海洋文藝

5 1979

黃山雲海（國畫）　謝海若作

加拿大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五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戲劇・小說・散文

紅娘子 吳祖光 四
一件郵寄的禮物 伊犁 五五
瘋子和醉鬼 李輝英 六三
紙盒裏的秘密 海辛 一〇八
垃圾西施（中篇小說・中） 金依 一二四
李後主《臨江仙》（北山樓讀詞記） 施蟄存 四〇
《風陵渡》再版新序 端木蕻良 四三
雲岡筆記 黃蒙田 四五
三十年後（九） 聶華苓 九〇
重逢 凌冰 六九
三人小品 林楓偉・阮妮妮・張茅 一三八
小品二題（選介自台灣《幼獅文藝》一、二月號） 一三三

詩歌

贈人以枯花（外一首） 蔡其矯 三九
眷念 方敬 七五
陽關三疊 李黎 七六
鄉土台灣未盡弦（十三首） 秦松 八〇
公房（圭山風情之二） 周良沛 八八
香江景物 洪荒 一二四
戀歌（附序） 伊娃 一二六
人 原甸 一二八
海上（外一首） 古弦 一三〇
曼谷詩草 王乃凡 一三五
戊午重返暨大講學漫成二首 曾敏之 一三七

談苑・講座

語言藝術家老舍 余惠 九六
賽珍珠遺作《變了的女人》 錢歌川 一五二
好字好畫不論筆（雙魚樓隨筆） 鄭家鎮 一二三
唐宋古文八大家 思嚴 一三三

外國文學

老人與野兔（澳洲）威爾弗雷德・麥理利作 李昕譯 一〇四

玻璃碩士（西班牙）塞萬提斯作　朱葆光譯　一四〇

外國文訊

保加利亞出版《聊齋》譯本　席汶　九五
狄更斯名作電視片集來港　秦毅　九五
南斯拉夫新人米赫爾新詩集　明華　一三〇
獲諾伊施塔獎的波蘭詩人　米一葦　一一三
來自世界之巔的作品　馬利　一〇七
傑克倫敦舊作重印出版　米一葦　八九
《最佳美國小說集》編輯易人　米一葦　七三
印度作家迪賽的小說　平平　四四
敘利亞黎巴嫩譯出楊沫的《青春之歌》　席汶　六八

畫頁

黃山雲海（國畫）　謝海若　封二
春郊（水彩）　歐陽乃霑　封三
朝氣（彩墨）　黃孝遠　插頁

文藝書訊　本刊　一三
編輯人語　本刊　七四

紅娘子

（京劇本）

吳祖光

前言

一九七八年春天，一位京劇演員要我爲她寫一個以旦角爲主的京劇脚本。由於她是個文武全材，能唱、能做、能打，因此我決定寫一個能够發揮她的所長的劇本，我爲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做到劇本應該具有的娛樂性。

說起「娛樂性」，好像很久以來就不再聽人提起了，尤其在「四害」當令的時候，有人敢談娛樂也得犯罪。但是誰都知道，那些在大風大雨裏，太陽暴晒下，排起長隊購買戲票的觀衆決不是爲了什麼好聽的「學習」，而是爲了娛樂。當然，真正的藝術從來不可能是純娛樂性的，從來都是和社會內容相結合的。任何一個作家都要把他的思想、觀點、政治態度、是非善惡的理解和分析，用潛移默化的手段來影響觀衆；觀衆儘管無心來受教育，但却從中受到了教育。用藝術手法傳達劇中人物悲歡離合的感情，這個藝術手法就是娛樂性的體現。

傳統戲曲中那一整套海闊天空、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高度寫意、虛擬的表演方法是中國的「國寶」。（借用日本《歌舞伎》的一個慣用名詞）但是很久以來偏偏有那麼一種强大的勢力讓京劇（以及許多戲曲劇種）話劇化，也就是用種種立體的實景裝置，真實的道具來限制演員的表演。我看這無異讓飛鳥縛住了翅膀，武士繳出了刀槍；或是讓我們現代的部隊拿着新式步槍耍大刀花，看到這樣的戲總感覺啼笑皆非，十分難過。於是我試着又寫了一個古老形式的京劇《紅娘子》（註），我希望這齣戲能够不假借漂亮的佈景、道具、燈光；完全用情節，用演員的唱、做、唸、打來吸引觀衆。

劇中男女兩個主角是李信和紅娘子，這兩個人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是歷史人物，但又不見得是完全的歷史人物。譬如李信（後改名李岩）雖見於《明史》，但是他生長的杞縣《縣志》中却無一字的記載。而紅娘子却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由於這樣的情況，就給了作者閉門造車的條件。無論古今中外，善與惡的基本概念仍是構成任何一個故事的基礎，這也是我們國家的優良傳統。筆記記載，從宋代雜劇中就有了諷刺朝政，揭露黑暗，反抗封建統治階級的現實主義精神。歌頌友誼，歌頌正義；同情弱者，反抗强暴，這都是爲人處世的原則。我就是根據這一原則來寫《紅娘子》，寫封建勢力、惡霸、官吏對善良百姓的壓迫，寫受害者的反抗。但是這個戲經不住用歷史的真實性來考查，因爲我不是寫歷史劇。有一位我尊敬的朋友提了一個意見，說官府的惡霸公子在壽筵上公然强娶紅娘子不符合明代官場的實情。但是由於我不是寫歷史，我就越出了歷史的限制。何況惡霸之類不要說古已有之，眼前過去不久的這一場遍及全國、影響深遠的生死大搏鬥中，我們親自耳聞目睹有多少典型的暴君、惡霸、花花太歲？這用不着我來一一列舉了吧？

寫作這齣戲，我希望能使觀衆看完頭一場就想看下一場，這也是我給自己歷來寫戲定下的規格；力求其不要一覽無餘，看了一場就知道下一場，甚至知道全部的發展。有一種戲確實是看了第一場的「因」就知道第末場的「果」的。但即使如此，也得讓觀衆有一種願望，還是有很大興趣看下去；因爲他還想知道這個結果是怎樣達到的。另一位看過這個劇本的朋友說，劇中有些情節看着面熟，像在哪裏見過。但是到底在哪裏見過，却又說不上來。我想，這就對了。從來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生活裏就充滿了弱者對强者的抗爭，或者失敗，或者勝利；或者屈服妥協，或

者寧死不屈。不外乎這幾種結局，這當中要經過一些大大小小的曲折變化，所以看來面熟也是合理的。

戲寫好了，要通過舞台實踐，才能看出效果，固然我希望觀衆看戲應得到娛樂的享受；但是劇本沒寫好，經不住考驗而失敗的可能仍是存在的。我只是說，我試圖攻堅，攻這個娛樂性的堅。借發表的機會，說一說我的想法，求得指教。

吳祖光　一九七九年二月

（註）在這之前我還寫了《鳳求凰》、《三打陶三春》。

人物

宋康	丑	連興	武生
宋金	丑	李倫	小生
猴子	武丑	李侔	武淨
紅娘子	刀馬花旦	李信	武生
周同	末	宋理	丑
雪如	旦	老宋	丑
雪英	旦	李老九	末
紅母	老旦	管家	
連祥	武生	饑民等	
		賓客等	
		三班衙役	
		捕快班頭	

第一場

崇禎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秋。
河南杞縣，縣衙內堂。

〔知縣之子宋康上。

宋　康：（唸）我父杞縣正堂，
　　我祖告老還鄉；
　　我母七品誥命，
　　獨養兒子——（指自己）宋康。
　　宋金，宋金！……管家……（自語）這個奴才哪裏去了？（大聲）呔！宋金哪裏？

〔宋金跑上。

宋　金：（唸）奴才叫宋金，
　　保主秉忠心；
　　有禍先逃命，
　　無理攪三分！
　　公子爺，叫奴才何事？

宋　康：昨日叫你，不見踪影，今日叫你不見應聲，你到哪裏去了？

宋　金：公子爺，難道忘懷了，只因太老爺七十大壽，老爺命奴才佈置壽堂，昨日忙了一天，通宵未睡。

宋　康：唔。

宋　金：今日又奉了老爺之命，隨了本縣衙役前往百姓人家，收取太老爺的壽禮，每户一貫銅錢。

宋　康：可曾收到？

宋　金：百姓們紛紛言道：這河南地界乾旱三年，山窮水盡，饑民遍野，連捐税都交不起，哪個有錢給你太老爺獻壽禮?!

宋　康：竟然如此。我來問你，適才聽得縣衙牆外一片喧嘩，不知出了什麽大事？

宋　金：公子爺再休提起！我們找這些窮百姓徵捐逼債本來已經十分艱難，誰知這時候還有出來與我們作對的！

宋　康：誰敢作對？

宋　金：就是那兵部李家。

宋　康：敢是那李信？

宋　金：正是李信。

宋　康：他怎樣與我們作對？

宋　金：這李信竟然開倉捐米，賑濟災民，遠近饑民成百

成千聞風前往李家寨，路過縣衙，故爾一片喧嘩。

宋　康：有這等事?!

宋　金：您看，我們徵糧討稅，老百姓怨天怨地；可是他李信放糧放米，老百姓歡天喜地，您說，他不是作對又是什麼?

宋　康：可惱！

宋　金：實在可惱。

宋　康：備馬！

宋　金：公子爺，備馬何往?

宋　康：這李信有多大家私，敢於開倉濟貧，真乃愚不可及。隨我前去，看個明白！

宋　金：不可，不可，一路之上，饑民成羣結隊，混亂得緊，若有好歹，小人在縣太爺面前如何担待?

宋　康：大路人多，你我從小道而去……

（唱）奇聞來自李家寨，
　　竟有愚人散家財！
　　叫宋金！

宋　金：喳！

宋　康：（接唱）與我把路帶……

〔二人上馬。

宋　康：（唱）此事倒要看個明白！

〔二人下。

——幕下

第二場

杞縣城郊，長亭古道。

〔求食的饑民三三兩兩走上。

〔饑民甲一家，妻子、兒、女同上。

饑民甲：（唱）大旱三年度日難，

〔饑民乙上。

饑民乙：（唱）餓莩遍地積如山。

〔饑民丙凍餓交加，十分衰弱，蹣跚上。

饑民丙：（唱）可憐路盡生機斷，
　　最是難逃饑餓關……（栽倒地上）
　　哎喲！哎喲……

〔饑民甲、乙等人返回來。

饑民甲：（攙扶丙）你怎麼了?

饑民丙：你們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趕……趕得我好苦……

饑民甲：你趕我們作什麼？

饑民丙：聽人言道，李家寨公子李信，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可有此事？

饑民甲：果有此事，我們正是前往李家寨去的。

饑民丙：既然如此，可許老漢隨你們一同前往？

饑民甲：你為何孤身一人，無有妻室兒女？

饑民丙：老妻已然餓死，本有獨生兒子，今年二十六歲了。

饑民甲：為何不在身邊？

饑民丙：是老漢不願與孩兒同歸於盡，我教他……他……

衆　：教他怎樣？

饑民丙：（四下張望）你們休向外人言講，我教他投奔李闖王……

衆　：李闖王！

饑民丙：投奔李闖王造反去了！

衆　：唔！

饑民乙：我若年輕力壯也要去投闖王……

饑民甲：禁聲！後邊有人來了，待我攙扶於你，速速趕路要緊！

〔衆扶持下。

〔猴子翻跟斗上。

〔紅娘子孝服，挎彈弓，腰懸寶劍，鞭馬上。

紅娘子：（唱）一肩行李一騎馬，
江湖賣解走天涯；
遭不幸老父客死咸陽道，
衰年老母病交加；
雖然是天寬地濶無邊大，
紅娘子餐風宿露本無家；
行來在疏林古道夕陽下，
只見那沉沉焦土漠漠平沙，
瑟瑟秋風噪暮鴉……

〔紅娘子繫馬亭柱上，回身向後面。

紅娘子：娘，娘！師父！這裏有一荒亭，歇息片刻再走。

〔師父周同上，猴子躍到周同面前。

紅娘子：師父，過來，過來，（迎上前去）娘……

〔雪如、雪英左右兩邊攙扶着坐在車上的紅母上，推車的是青年連祥，後面挑担走着的是青年連興。

紅　母：（呻吟）唉……
（唱）不料想一病難招架，

四肢無力兩目昏花……
真乃是屋漏又遭風雨打，
怎奈我夫君新喪舊病復發。
眼望着紅娘兒淚如雨灑，
可憐你年輕孤苦女兒家……

紅娘子：娘，道旁有一凉亭，且下車歇息片刻用些漿水……

〔師父周同已上了凉亭，將猴子拴在亭柱上，衆人攙扶紅母下車，進入凉亭。

紅娘子：娘，病可好些？

紅　母：稍見好些，我兒不必多慮。

雪　如：（走近紅娘子）紅姐……

紅娘子：雪如何事？

雪　如：糧食只夠今天的了。

紅娘子：一天糧食分兩天吃嘛。

雪　如：已經是分三天吃了……

紅娘子：這……（見周同走到身邊）師父，糧食盡了，可怎麼好？

周　同：紅姑不必着急，方才路上聽人言講，這杞縣李家寨的公子李信連日裏開倉放糧……

紅娘子：師父說那裏話來，開倉放糧乃是賑濟災民所為。
我們闖蕩江湖，跑馬賣解，這豫東、豫北、畿南、魯西一帶，誰人不知，哪個不曉？若去求人施捨，豈不為天下英雄恥笑！

周　同：哎呀紅姑呀，你父親新喪，母親患病，這河南地界連年大旱，哪裏還有我們賣藝人的生路……

紅娘子：我們寧可餓死，也不能仰面求人，只待母親病勢稍有好轉，就離開此地遠走高飛，這求幫乞討再休提起！

〔傳來呼救之聲：救命啊！救命！……

〔狼嗥聲。

衆　：狼嗥！

連　興：天乾地旱，寸草不生，山裏的餓狼都出來吃人啦！

紅娘子：（按劍）狼……

紅　母：紅姑！

紅娘子：（上前）娘！

紅　母：可曾聽見，餓狼傷人？

紅娘子：兒聽見。

紅　母：快去救人！

紅娘子：只是娘的病……

紅　母：救人要緊，我兒快去！

紅娘子：是！

〔紅娘子接過雪英遞過來的繮繩，持彈弓在手，上馬，疾馳下。

〔連興持刀追下。

紅　母：（病體不支，大叫）哎呀！

〔衆人吃驚，年青人喊：「大娘！」周同喊：「大嫂」！

紅　母：（唱）一剎時病重如山倒！
只覺得頭痛如裂身似火燒；
七魄悠悠三魂渺渺……

〔衆人驚呼，紅母死去。

〔紅娘子鞭馬上，連興跟上。

紅娘子：（唱）看我救死除狼手段高！

〔紅娘子見母親死去，大驚。

紅娘子：（撲上前，跪拜）娘！……（抱屍痛哭）
（唱）一見親娘把命喪，
刀割肺腑寸斷肝腸！
娘啊！……

〔紅娘子哭倒在地，痛不欲生，衆人向前攙扶。

周　同：徒兒，休要啼哭，就在這路邊坡地，將大嫂埋葬了吧。

紅娘子：就依師父。

〔衆人挖掘墓穴，埋葬紅母。

〔紅娘子重孝，與衆人一起膜拜。

紅娘子：（唸）白楊蕭瑟北風號，
日暮天寒去路遙。
長夜何時曉？
孤兒恨怎消……（哭）
娘啊！娘啊！……可憐娘一生流浪，不得一日安心，不幸我父亡故，娘日夜盼望還鄉，誰想到飽經顛沛流離之苦回到這苦難的家鄉……娘啊！娘……你竟棄我而去了……
（唱）哭一聲兒的父，叫一聲兒的娘！
轉眼間生死兩茫茫。
自幼小隨爹娘江湖闖蕩，
客裏年年思故鄉；
思故鄉，想故鄉，
重返故鄉一片凄涼；

田地禾苗不生長，
平川大道走豺狼……

爹娘啊……

周　同：徒兒……

（唱）賣藝人一世長流浪，
病在途中葬在路旁；
沐雨櫛風寒來暑往，
悲酸辛苦本尋常……
紅娘子：（唱）父母的恩情永難忘，
到如今父母雙亡；
有何生趣活在世上……（掃頭）

〔紅娘子痛哭暈倒。

〔衆人將紅娘子攙上涼亭。

〔衆人呼喚：「徒兒：
「姐姐：醒來！」
「班主：

〔宋金扶着受傷的宋康上

宋　康：（站住不走）宋金，我把你這個沒有良心的奴才！

宋　金：公子爺，我怎麼沒有良心啦？

宋　康：狼來撲我，你不來救我，怎麼却自顧逃命去了？

宋　金：我是找人救您的命，倒說我自顧逃命，冤枉！冤枉！

宋　康：是誰救的我？

宋　金：是一個身穿孝服的小娘子……啊！就在那兒！

宋　康：（凝神望去）啊！原來是一美人！待我上前……這是怎麼啦？

宋　金：慢着……原來是她呀！

宋　康：她是何人？

宋　金：我見過！我見過！她乃是江湖上有名的紅娘子，跑馬賣解，色藝雙絕！怪不得兩發彈弓，打瞎了兩只狼眼！

宋　康：噢！噢！原來如此，待我上前謝過……

宋　金：公子爺且慢！人家有事，咱們先別過去……俯耳過來。

〔向宋康俯耳低語。

宋　康：好，好，好！聞聽此言心歡暢，

宋　金：走吧，攙您回家去養傷。

〔二人下。

周　同：紅姑醒來！

雪如、雪英：連祥、連興：姐姐醒來！

紅娘子：（醒轉，起立）師父……

周　同：紅姑！

（唱）勸徒兒你要把心腸寬放，

紅娘子：師父……

（唱）好教我舉目四望按劍彷徨……

——幕下

第三場

李家寨。

李侔、李倫由兩邊分上。

李　侔：（唱）不信人間路已窮，
堂堂劍氣貫長虹。

李　倫：（唱）饑民麕集如潮湧，
糧囤糧倉轉眼空。
二哥到此何事？

李　侔：前來尋找大哥，三弟你呢？

李　倫：小弟也來尋找大哥。

二人（同）：有請大哥。

〔李信內白：「哦！」上

李　信：（唱）：天傾西北地東南，
誰是英雄可補天？
河南三載遭蝗旱，
饑民食其子、
村舍斷炊烟、
土地俱龜裂、
草木盡枯乾。
極目中原哀鴻遍，
可憐無計挽狂瀾。
二弟，三弟何事？

李　倫：啓稟大哥，這存糧有限，饑民無數，放糧不過兩日，存糧去了一半，這便怎麼處？

李　信：依三弟之見？

李　倫：這糧是不能再放的了。

李　侔：三年大旱，草木俱枯，饑民始而食草，繼而食土，乃至易子而食，如今紛紛湧到李家寨，停糧不放，焉得能夠？

李倫：糧食放盡，你我弟兄也要成為飢民了。

李　倖：咳！方今朝廷無道，汚吏橫行，四方豪傑，插旗造反，休道我們這樣官宦人家，就是大明江山，看看難保，若是真正做了饑民，倒也心安理順。

李　倫：二哥，你這是怎麼講話！

李　信：二弟，休要胡言亂語！你二人不要爭論，看為兄有個主意在此。（從袖內取出一份文稿）你們看來。

李　倫：（接過文稿）唔，《勸賑歌》……（唸）「……奉勸富家同賑濟，太倉一粒恩無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李　倖：（接過文稿）「……天地無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長臻。助貧救乏功勛大，德厚流光裕子孫。」哈哈哈……。

李　信：（不悅）你笑它何來？

李　倖：我笑的是你大哥，好一個厚道君子！這富豪之家，大多是刻薄成性，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你勸他放糧賑災，豈不比登天還難！你是忒以的老實了。

李　倫：二哥之言我却不信，待小弟去張貼分送，若有一二富户，肯予響應，也勝似我們一家單槍匹馬，孤掌難鳴！

李　信：講得好，速去辦來。

李　倫：是。

〔接過文稿，下。

李　倖：大哥，街上轟傳一事，可曾知曉？

李　信：轟傳何事？

李　倖：那江湖賣藝的紅娘子離鄉十載，如今回到家鄉來了。

李　信：啊呀呀！家鄉三年大旱，民窮糧盡，她賣藝之人，回鄉有何生路？

李　倖：正因是他老父客死咸陽，老母思鄉心切，故而回來，只是真真不幸，她那六旬老母，昨日又病死在城郊道上。

李　信：（為之動容）竟有此事？！

李　倖：還有一事，縣令之子宋康郊遊途遇惡狼，紅娘子兩發彈弓打死惡狼，救了宋康的性命。

李　信：唔唔唔，紅娘子現在何處？

李　倖：紅娘子一行人等無處安身，昨夜露宿街頭。

李　信：江湖之上義氣為重，紅娘子乃是女中豪傑，誰人不曉。如今千里還鄉，遭逢這般不幸，你我弟兄豈能袖手旁觀。速速將她們接來李家寨再做分曉。

李　侔：遵命。正是：風塵多奇士，
李　信：大澤有蛇龍。
〔二人下。

第四場

——幕下

李家寨紅娘子居停。
正面桌上供兩個靈牌。
〔紅娘子一身重孝上。
紅娘子：（唱）連日來只覺得天愁地慘，
思老父念老母痛徹肺肝。
從幼小隨父母天涯行遍，
經過的已往事都到眼前。
見慣了世事如雲幻，
受盡了苦難與摧殘；
嘆雙親可有過幾天飽暖，
到如今飲恨別塵寰……
〔周同上。
周　同：（唱）這時候必須要節哀順變，
走江湖還須過萬水千山。
紅姑，哭泣無用，保重身體要緊。
紅娘子：徒兒知道。只是想我一雙父母身懷絕技，久走江湖，辛苦一世，只落得路死溝渠，埋骨道旁，教徒兒怎不傷感！
周　同：紅姑啊！想我那師兄、嫂嫂，膝下無兒，所生只有一女。那有錢人家為兒女留的是金錢財寶，房屋田地；你父母留與你的却是一身武藝，一副俠義肝胆，剛烈心腸！你父母一生待人寬厚，疏財仗義，面對艱危困苦，從不屈膝低頭，如今他們不幸俱已亡故，全班老幼衣食重任都落在你的肩上，這河南地界三年不雨，蝗旱交加，災民遍野，雖蒙這李家寨的公子仗義相助，却要尋找一條生路才是道理！
紅娘子：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賣藝之人，豈能靠乞討為生，依徒兒之見，我們今日便去拜謝李公子救濟之恩，即離開河南地界，遠走江淮再做計較。
周　同：這便才是。
〔幕後，李侔：大哥，三弟，隨俺來。
〔李侔領路，李信、李倫上。

李　信：世亂待知己，
仗義訪豪英。

李　侔：紅姑娘，這是我大哥李信，三弟李倫前來拜訪。大哥，三弟，這是周師父、紅姑娘。

周　同：（行禮）原來是三位公子到了，老漢周同有禮。

紅娘子：（行禮）患難之中，承蒙公子仗義相助，我們全班人等，感恩不盡。

李　信：周師傅、紅姑娘說哪裏話來。我因俗事纏身，今日才來拜望，萬乞恕罪。

周　同：紅娘子：豈敢，豈敢。

李　信：二弟、三弟，這裏供有紅姑娘雙親的靈位，你我弟兄上前拜過。

紅娘子：不敢呀，不敢！

（唱）一言頓覺三春暖，
渾忘深秋九月寒；
泉下的雙親也應知感，
好教我清淚濕衣衫……

〔李信、李侔、李倫拜靈，紅娘子、周同陪拜。

李　信：江湖之上，久仰紅娘子巾幗英雄，肝胆照人。如今不幸二老仙逝，回得鄉來又值大旱三年，多有簡慢，倘蒙不棄，便在寨中多住些時，還要多多領教。

紅娘子：多謝李公子的關心，我們乃是江湖賣藝之人，豈可長時打擾公子，方才與師父商議，正待告別公子，拜謝相救之恩，便要遠走江淮去了。

李　信：不可，不可，愚兄弟此來，正為備得水酒，邀請師傅姑娘與全班弟兄一叙，接風洗塵，豈可匆匆離去？

李　侔：周師傅、紅姑娘，我們弟兄正要與你們談論武藝，操演槍棒，一定要多住些時，萬不可去。

周　同：紅姑，既是李公子盛意相留，且待明日再行如何？

紅娘子：便依公子。

李　信：內廳相待，恭候師傅、姑娘、全班弟兄早臨。

周　同：公子請。

紅娘子：公子請。

李　信：請。

〔李信、李侔、李倫下。

周　同：好一個慷慨的公子！

〔宋金探頭探腦上。

宋　金：喂！紅娘子的班子可在此處？

〔周同迎出。

周　同：你是何人？

宋　金：我乃杞縣正堂宋大老爺的總管家宋金的便是。

周　同：原來是宋總管，找紅娘子的班子何事？

宋　金：只因我們公子爺三日前出門遊山逛景，途遇惡狼，險些傷了性命，多虧紅娘子相救。明天乃是我們太老爺七十壽誕之期，大擺壽宴，奉了家爺之命，特來相請紅娘子全班出個堂會，演技助興。走遍杞縣全城尋找你們不見，今天才打聽到你們原來住到李家寨來了。教我這趟好找！

周　同：原來如此，總管稍候，待我們商議商議。

宋　金：這有什麼可商議的，入府之後定有你們的好處。

周　同：（轉身入內）紅姑可曾聽見？

紅娘子：徒兒俱已聽見。應是不應，師父作主。

周　同：想我們全班人等處此困境，正愁無有顧主，縣府來邀豈有不應之理？只是徒兒新遭大故未滿七日、重孝在身，如何應得堂會？

紅娘子：師父……

（唱）雖說是喪期中理應守孝，
災荒年顧不得禮法條條；
煩師父你把這堂會應了……（下）

周　同：好徒兒！（出外）宋管家，我們班主應承了。

宋　金：好好好，明日正午時候，我在縣衙門前相候，不可耽誤！

周　同：是是是。

〔宋金下。

周　同：（唱）好徒兒不愧是女中的英豪……

〔下。

——幕下

第五場

杞縣縣衙大廳——壽堂
正中掛大紅壽字，上懸橫額，大書「三代同堂」
賓客甲、乙、丙、丁上。

賓客甲：福如東海，
賓客乙：壽比南山；
賓客丙：同堂三代，

賓客丁：富貴神仙。

賓客甲：衆位大人請了。

衆　：請了。

〔宋金暗上。

賓客甲：今日乃是本縣正堂宋公太老爺七旬大壽之期，就請管家通稟，有請太老爺升座，我等拜壽。

宋　金：是（內向恭身）衆位鄉紳、大人過府拜壽，恭請太老爺升座。

〔衆家丁分班上。

〔宋康右臂受傷，左腿打拐，其父宋理、其祖老宋上。宋家祖孫三代一色紅袍，一式臉譜；宋康無鬚，宋理黑鬚，老宋白鬚；老宋當中就座，其子、其孫兩旁侍立。

衆　：我等拜壽，祝宋老太爺福祿壽喜，長命百歲！

（拜壽）

老　宋：不必拜了，諸位請入席吧。

〔衆各自入座。

衆　：（拱手）老父台。

宋　理：列位。

衆　：我等今日前來拜壽，見太老爺福體康寧，容光煥發；見公子爺一表人材，少年英俊，可喜可賀。

宋　理：小犬甚是無才，列位過獎了。

衆　：老父台不必過謙，公子爺前途不可限量，來日必為國家之棟梁，真乃宋家之千里駒也！

宋　理：哈哈哈……請酒。

〔衆舉杯同飲。

賓客甲：不敢動問，今日太老爺壽誕，可曾邀請李氏三位公子過府？

宋　理：敢是那李信三兄弟？

賓客甲：正是。

宋　理：管家……

宋　金：老爺容稟！奴才到李府送了請帖，李家三位公子已然送來壽禮，只是人還未到。

宋　理：唔。（向賓客甲）問他作甚？

賓客甲：這李公子大開糧倉賑濟遠近災民，弄得杞縣城中，鷄飛鳥亂，老父台可曾知曉？

宋　理：本縣知道。

賓客乙：偌大家私，散與災民，這李信莫非瘋了不成？

賓客丙：糧食金銀俱都散盡之時，看他如何下場？

賓客丁：蠢材！蠢材！

〔老宋大聲咳嗽，衆人肅然。

老　宋：依老夫看來：這李信所作所為，分明是趁這天下大亂，盜賊四起之時，邀買人心，圖謀不軌，其情可惱，其行可殺！

衆　：太老爺年高有德，見多識廣，說得有理，我等佩服。

賓客甲：李信所為，尚不止此，他所作《勸賑歌》一首，到處散發，老父台可曾得見？

宋　理：尚未得見。

賓客甲：（袖內取出《勸賑歌》遞上）老父台請看。

衆　：（紛紛詢問）什麼《勸賑歌》？

賓客甲：《勸賑歌》乃是勸我們這樣大户人家，都來開倉放糧，賑濟災民！

衆　：（轟然而起）啊呀呀，這還了得！

放屁！

豈有此理！

宋　理：（閱讀《勸賑歌》）「……官府徵糧縱虎差，豪家索債如狼豺！可憐殘喘存呼吸，魂魄先歸泉壤埋！」（大怒）反了啊！反了！

賓客乙：辱罵官府！

賓客丙：詆毀豪家！

賓客丁：李信啊李信！……教我開倉放糧？休想！

衆　：這等猖狂，豈能容他！……老父台，須要為我們作主！

宋　理：這個……

賓客甲：（拱手起立）老父台，想李家本是世代簪纓，富甲一方；這李氏三弟兄，個個武藝超羣，英雄蓋世，號稱李家三虎；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小看他們。

宋　理：（將《勸賑歌》收入袖內，點頭）列位但放寬心，本縣自有道理。請酒。

衆　：請！

〔衆舉杯飲酒。

〔鑼鼓齊鳴，宋金迎出。

〔周同牽猴子上，猴子週身戴孝。

〔連祥、連興孝服持槍上。

〔雪如、雪英孝服背刀上。

〔紅娘子重孝上。

紅娘子：（唱）：壽宴宏開喜氣饒，

可憐紅粉淚雙拋……

宋　金：呔！我說紅娘子！

紅娘子：管家。

宋　金：（怒）你們這是幹什麼？

紅娘子：我們是前來演堂會的。

宋　金：有這麼演堂會的嗎？今天是我們大老爺七旬大壽之日。看你們一個個披麻戴孝，要幹什麼？你們是不想活啦？！找死啊？……（低聲）久跑江湖，連這點規矩都不懂！還不快給我把衣裳換了去！

周　同：徒兒，這便怎麼處？

紅娘子：（思索、頓足）罷！想我們賣藝之人，講的什麼孝道？！……隨我更衣去者！

宋　金：對！對！這才叫通情達理吶！

〔紅娘子、全班人等同下。

宋　金：（目送紅娘子等）這是怎麼話說的？真是他娘的喪氣！

〔衆人脫去素服重上。

〔紅娘子全身大紅，揹雙劍，唯鬢邊斜簪白花一朵，上。

紅娘子：（唱）：達變通權君莫笑，
落魄還鄉舞細腰。

宋　金：啊，這就對了，跟我進來。

〔宋金引衆人入廳內。

宋　金：藝技紅娘子全班人等給太老爺、老爺、公子爺拜壽。

〔衆拜，下。

〔周同牽猴上。

〔耍猴，打猴拳，舞猴棍。周同與猴對打。

〔衆喝采。

宋　理：演得好，這猴子通人性，有賞。

〔宋金拋紅封，猴子接賞，又拋給周同，猴躍蹬周同肩上，下。

〔雪如、雪英、連祥、連興上舞刀、槍。

〔衆喝采，飲酒。

宋　康：有賞。

〔宋金拋紅封，雪如接賞，與雪英、連祥、連興下。

紅娘子：（內唱）：鳥困樊籠翅難展……

〔紅娘子上。

紅娘子：（唱）：舉目人間盡可憐。
民瀕九死三年旱，
知縣堂前擺壽筵。

翔風舞雪青霜劍……

〔舞雙劍。

〔衆喝采。

紅娘子：（收劍，接唱）：

雙飛彩鳳任迴旋。

宋　康：（大叫）：舞得好！重重有賞！

〔宋金拋大紅封，紅娘子接賞下。

宋　金：（向內喊）老頭！（招手）來，來，來……。

〔周同上

周　同：管家叫我？

宋　金：（將周拉到一邊）跟你說一樁喜事，你們的運氣來了！

周　同：多謝管家關照，有什麼喜事？

宋　金：只為那一天紅娘子打死惡狼，救了我們公子爺的性命。我們公子爺乃是一個有良心的孝子，見紅娘子有情有義，回得府來稟明我家老爺和太老爺，要收紅娘子做一房姬妾。只要紅娘子小心服侍公子爺，將來少不得做一位誥命的夫人，你說喜也不喜呀？

周　同：唔，有這樣的喜事？

宋　金：想不到吧？

周　同：實在想不到。只是……

宋　金：什麼「只是」你們江湖賣藝的哪輩子碰見過這麼好事！我們安排好啦，就是今天這個大喜日子，馬上拜堂成親，這才真是雙喜臨門吶！

周　同：既是如此，總管稍候，待我們商議商議。

宋　金：你這老頭！又是商議商議，你們紅娘子可是個痛快人，有什麼可商議的？喜從天降，平步青雲啦！（大叫）紅娘子！出來拜堂啦！

〔宋康急忙下位，走至堂前。

〔紅娘子上，周同牽猴子，雪如、雪英、連祥、連興隨上。

宋　康：（作揖）娘子，小生宋康有禮了……

紅娘子：呸！宋康！蠢子！

（唱）：罵一聲宋家蠢子你瞎了雙眼！

你本是井底蛙妄想攀天！

宋　康：（驚呆了）啊！

宋　金：好哇！給臉不要臉啊……

宋　理：三班衙役、捕快班頭走上！

〔滿堂大亂，老宋、宋理、衆賓客下，衙役捕快等

走上，將紅娘子等圍住。

宋　康：（逼近紅娘子面前）哼！你不過是個賣藝的下賤女子，少爺要你，乃是你的造化；答應成親，萬事全休，如若不然，我要你們的命！

紅娘子：大胆！（一掌將宋康打翻在地）

（唱）紅娘子雖然是出身貧賤，
清明如美玉香潔勝幽蘭；
爹娘煉我英雄胆，
精通武藝十八般；
曾經駭浪驚濤險，
不怕虎穴與龍潭；
任憑你杞縣堂、兵丁、衙役、捕快、班頭、明槍和暗箭，
我只當閑步過平川。

宋　康：（大叫）宋金！趕快救我！

〔衙役捕快們一擁而上，救下宋康。宋康逃脫，跳上桌子。

宋　康：（吼叫）與我打！

〔開打。

〔猴子捨身救紅娘子，被一名捕快殺死。

〔紅娘子抱猴屍痛哭，官兵們上前攻紅娘子被周同等殺退。

宋　康：（吼叫）將衙門關閉，看他們飛上天去！

〔幕後：李信：（高呼）且慢！

〔幕後：人聲：李家三位公子過府拜壽。

〔李信、李侔、李倫衝入堂前。

李　信：住手！

〔衆住手。

李　信：堂堂杞縣衙門，這樣斷殺，却是為何？

周　同：只因縣衙公子，强娶紅娘子做妾，故而斷殺。

李　信：宋康！我來問你，恃强凌弱，仗勢欺人，是何道理？

宋　康：李信！此事與你無關，休要多管閒事！

李　侔：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你是罷手的好！

宋　康：老子就是不罷手！你們看着做甚？與我搶！

李　信：（上前）誰敢來！

〔衆衙役、捕快後退。

李　侔：（拔劍）紅娘子，隨俺出去！

〔李侔在前，雪如、雪英、連祥、連興隨後，周同托抱猴屍，紅娘子隨後，李信、李倫斷後外撤。

〔紅娘子凝視猴屍，重又返回，取下彈弓瞄準宋康。

宋　康：（驚叫）啊呀！

〔紅娘子一彈打瞎宋康左眼，從高台上栽下來。

〔宋金及衆捕快衙役一擁上前救宋康。

紅娘子：（三笑）哈哈，哈哈，哈……。

〔周同等與李信等同笑。

〔紅娘子、李信等亮相，下。

——幕下

第六場

李家寨

〔紅娘子、周同一行上。

〔李信、李侔、李倫上。

紅娘子：（唱）冲破玉籠飛彩鳳，
李　信：（唱）打開金鎖走蛟龍。
紅娘子：多謝三位公子搭救之恩，請上受我等一拜。

〔紅娘子等向李信三兄弟施禮。

李　信：（還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是分所當為，只是我弟兄來遲一步……。

紅娘子：大公子說哪裏話來，我悔不該一時怒起，彈弓打瞎宋康那斯的狗眼，闖下滔天大禍，這宋家父子必不肯善罷干休！

李　信：事已至此，杞縣之事，由我弟兄一力承當，你，你，你們速速逃命要緊！

紅娘子：大公子！想今日之事皆由我而起，為今之計，只有我紅娘子前往縣衙投案，自干王法，才得一不連累三位公子，二不連累師父與諸位兄弟姐妹……（向周同）師父啊！我去之後，還望師父帶領他們速速離開這河南地界，免得再遭不測。恕徒兒不能再患難相隨，孝敬師父了……。

（唱）風風雨雨二十年，
賣藝生涯苦樂兼；
處世待人憑赤胆，
平生心迹義當先。
飛彈單打奸徒眼，
要為金猴雪仇冤；
恨與公子相見晚，
點水恩當報湧泉；

面前縱有森羅殿，
我一人闖禍一身担！

周　同：紅姑！徒兒！萬萬不可如此，我們戲班可以少得我豈能少了你，自首投案，由老夫一人担待……

雪如、雪英：由我前去投案！

連祥、連興：由我前去投案！

李　信：紅姑娘，周同師父，你們休得爭論，聽我一言！

（唱）招賢會友平生願，
援溺拯饑濟世艱；
薄有虛名在杞縣，
風骨峻嶒重泰山；
簪纓世代人尊羨，
扶危救困鎮鄉關；
說與縣尊行方便，
千金一諾自安然；
助君速去離凶險，
後會還期在眼前。

紅娘子：不可，不可！豈能連累公子！

周　同：同師父！衆家兄弟！那宋家父子貪贓枉法、欺壓百姓、魚肉鄉里，人人得而誅之。依俺李侔看來，不如趁此機會，殺進縣衙，為民除害，方解我心頭之恨！

李　信：唗！大胆李侔，休得胡言亂語，出此無父無君之言！

李　倫：紅娘子，周同師父，事到臨頭，急如星火，爭議不休，豈不誤了大事？就該依大哥之言，急速登程！

李　信：三弟之言甚是。此去但放寬心，休以我們弟兄為念，速速起身，後會有期。二弟，就命你護送紅娘子一行，從後園門出去，逃出杞縣境外，方保萬全。

李　侔：遵命！

紅娘子：公子大恩大德天高地厚，容圖後報，我們拜別了……

〔衆拜、李信、李侔、李倫回拜。

李　信：二弟，小心謹慎，不可生事！送出縣境，速速回來！

李　侔：是。隨我來！

〔李侔領先下，紅娘子、周同、雪如、雪英，連祥、連興下。

李　信：三弟。

李　倫：大哥。

李　信：此禍闖得不小，縣內公差必然前來捉拿紅娘子是無疑的了。

李　倫：倘若來時，便待如何？

李　信：這個……為兄自有打算。

〔管家上。

管　家：啓稟大公子。杞縣衙門捕快班頭前來捉拿紅娘子，已到府前。

李　信：喚他們前來。

〔管家下，領班頭二人上。

班　頭：（行禮）杞縣班頭拜見公子。

李　信：罷了，前來作甚？

班頭甲：只因藝技紅娘子大鬧縣衙，打傷公子爺，畏罪逃走，聞說女犯住在李府，奉本縣太爺之命，前來鎖拿歸案。

李　信：紅娘子早已出走，不在府中了。

班頭甲：啓稟公子，有人親眼得見，紅娘子全班人等打從縣衙回至李府。

李　信：你等不信，敢是要搜？

班頭甲：小人怎敢。

李　信：任你搜查。

班頭甲：謝公子！（下令）兩廂搜來！

〔衆捕快上，搜查。

捕快甲：兩廂搜過，女犯在逃。

〔衆捕快下。

班頭甲：（下跪）公子……

李　信：下跪為何？

班頭甲：想小人奉縣尊嚴令，來至李府捉拿紅娘子，如今女犯在逃，小人回轉縣衙無以報命，縣尊責怪下來，小人吃罪不起。

李　信：你等之意……

班頭甲：小人斗胆，敢請公子屈駕縣衙一行，向縣尊開脫小人罪名，小人感恩不盡。

李　信：好好好，待我前去！

班頭甲：（叩頭）多謝公子。

李　倫：大哥……

李　信：三弟，近前來。

〔李信上前，將李倫拉到一邊。

李　倫：（急迫）大哥，不可前去！

李　信：休要耽心，你我弟兄世代公卿，一鄉人望，平日素無過犯，為兄此去料應無事。

李　倫：倘若為難大哥呢？

李　信：就用銀錢打點……只有一事為兄放心不下……

李　倫：大哥請講。

李　信：你二哥性情暴烈無法無天，待他回來，務必向他講明，就說大哥再三關照：一不可殺官，二不可造反，三不可玷污我們李家世代忠良。

李　倫：是，小弟記下了。

李　信：為兄去去就回，不勞牽掛。

李　倫：是。

〔一捕快牽馬上。

捕　快：請公子上馬。

〔李信上馬，與班頭等同下。

李　倫：（目送李信去處，繞室徬徨）

（唱）見大哥隨官差前去杞縣，
轉眼間天向晚月上東山。

〔李侔上。

李　侔：（唱）紅娘子出縣境一行去遠，
歸家來只覺得怒氣冲天。

三弟。

李　倫：二哥回來了。

李　侔：（四望）大哥為何不見？

李　倫：你們走後，縣裏來了一伙公差，前來捉拿紅娘子，只因紅娘子已然走去，故此將大哥請入縣衙去了。

李　侔：你待怎講？

李　倫：將大哥請入縣衙去了。

李　侔：啊呀呀……三弟，你你你……不該叫大哥前去！

李　倫：小弟也曾攔阻，大哥執意要去，言道：去去就回。

李　侔：至今天色已晚，尚未歸來，大哥此去凶多吉少。隨我來！

李　倫：二哥，哪裏去？

李　侔：前往縣衙，搶回大哥！

李　倫：萬萬不可！大哥臨行之時，命我向你關照「三不可」。

李　侔：哪「三不可」？

李　倫：一不可殺官；二不可造反；三不可玷污我們李家世代忠良。

李　侔：呀呀呸！說什麼「世代忠良」，如今朝廷無道，天下大亂，强敵入寇，羣雄並起，眼看大明天下江山難保。想俺弟兄一腔赤胆，一片忠心，開倉放賑，救民水火；如今却將俺大哥拘往縣衙！此時不反，更待何時？

李　倫：二哥，萬萬不可，萬萬不可！且到縣內打探明白，再作計較。正是：

且壓心頭火，

李　侔：待看血成河！

〔二人下。

——幕下

第七場

杞縣縣衙大堂。

〔青袍上。

〔宋理上。

宋　理：杞縣為正堂，亞賽活閻王；

佈下天羅網，

要捉李家郎。（坐）

李家三公子可曾到來？

青　袍：是。（張望）尚未到來。

〔六名家丁抬銀子三罈上。

〔李倫上。

李　倫：（唱）看起來我弟兄一着棋錯，

只落得低眉束手任宰割。

堂上有人麼？

青　袍：你是何人？

李　倫：杞縣生員李倫求見太爺。

青　袍：三公子到了，請進。

李　倫：參見老父台，李倫有禮了。

宋　理：三公子不必多禮，請坐。

李　倫：（坐）告坐。

宋　理：三公子，原說三日之內押送紋銀三千兩，贖取你兄長李信，因何來遲？

李　倫：啓稟老父台，只因銀兩湊辦未齊，故而來遲。

宋　理：如今可已湊齊？

李　倫：俱已凑齊，老父台驗收。

宋　理：與我收下，抬入內堂。

青　袍：抬入內堂。

〔青袍指路，衆抬銀下。

李　倫：銀兩交齊，就請老父台放回我家兄長。

宋　理：你講說什麼？（連連冷笑）擊鼓升堂！

〔青袍擊鼓，衆衙分班上，喊堂威。

〔宋理入正座，李倫起立。

宋　理：還不與我跪下！

李　倫：（下跪）這是何意呀？

宋　理：大胆李倫到此何事？

李　倫：是你教我押送紋銀三千兩，贖取我兄長李信，反來問我？

宋　理：（拍案）哪個王八蛋收了你的銀子！

李　倫：（起立）狗贓官！

（唱）杞縣堂前天地暗！

咬牙切齒罵贓官；

你比豬狗還下賤，

寡廉無恥只要錢！

宋　理：（拍案大怒）胆大李倫！咆哮公堂！血口噴人！

分明是一刁民！與我重責四十！

〔責打李倫。

宋　理：我來問你：先前講好，與你二哥李侔一同前來，今日你為何一人前來？那李侔現在何處？

李　倫：我二哥李侔麼？

宋　理：他到哪裏去了？

李　倫：我二哥離家出外，至今未歸，去向不明。

宋　理：哼哼哼！你那二哥生性倔强，平素不服管教，出外不歸，分明是投奔流賊去了，你道是也不是？

李　倫：你說得倒也有理。但願二哥早日投奔義軍，插旗造反，將你等贓官碎屍萬段！

宋　理：啊！……

李　倫：狗贓官！我來問你：你將我大哥怎麼樣了？

宋　理：你大哥李信麼？

李　倫：你與我講！

宋　理：你大哥李信開倉放糧，邀買人心，勾結流寇，圖謀不軌，私放逃犯紅娘子，業經定成死罪，秋後問斬！

李　倫：啊呀！（暈倒）

宋　理：收監！退堂！

——幕下

第八場

碭山操練場。

〔吹「牌子」。四女兵，二將連興、連祥，女旗手持「紅」字大旗上。

〔雪如、雪英上。

〔周同上。

〔紅娘子戎裝上。

紅娘子：（「點絳唇」）：猛虎張牙，豺狼探爪；遍天下，餓莩如麻，仇恨天來大。

萍踪浪迹走天涯，
四海原來是一家；
塗炭生民誰拯救？
待將血雨洗官衙！

只為江湖賣藝，歷盡風霜；富室豪門橫加凌辱；世亂年荒，走投無路，插旗造反，死裏求生！自從逃出杞縣，前路茫茫，萬般無奈，鋌而走險，在這碭山地界，樹起紅帥大旗；不圖旬日之間，四方豪傑，遠近饑民紛紛投效，竟達三千之衆，積草囤糧操練兵馬，待與天下英雄，各路義軍，弔民伐罪，誓滅昏君酷吏，為受難的黎民百姓報仇雪恨！自離杞縣以來，一心感激李家三位公子救命之恩，掛念三位公子的吉凶禍福，也曾派人打探消息，未見回報，好生放心不下……師父！

周　同：紅帥。

紅娘子：操練上來。

〔周同領兵將操練，遶場下。

紅娘子：帶馬！

〔女兵遞馬鞭，紅娘子上馬，與雪如、雪英身段。

紅娘子：（唱「粉蝶兒」）

立志翻天
舉刀、劍、槍、戟、錘、鞭；
騰殺氣，插旗造反，
為黎民大報仇冤；
休小看女兒家狂瀾能挽，
手起處搬到泰山；
樹雄心，憑赤胆，
紅字旗風雲漫捲！

〔一女兵「報！」上。

女　兵：報紅帥，適才營外巡哨，見草叢之內睡倒一條大漢，趁他昏睡將他綑了，大漢醒來破口大罵甚是無理，看來是個奸細。紅帥定奪！

紅娘子：帶他上來！

女　兵：（喊）帶奸細……

李　侔：（內唱）一腔怒火冲霄漢！

〔李侔雙手被縛，被女兵牽上。

李　侔：（唱）待從何處雪奇寃？
　　纔得單騎出虎穴，
　　誰知身又落龍潭。
　　不知何日脫災難？
　　分明是李二公子在眼前！

紅娘子：啊呀！（翻身下馬，唱）
　　來的不是二公子嗎？趕快鬆綁！

李　侔：啊呀，紅娘子！

紅娘子：二公子，為何這等狼狽？因何至此？

李　侔：是俺離家出走，本意投奔李闖王，不想迷失路途，昏睡在草叢之內。

紅娘子：二公子，你受苦了……大公子、三公子呢？

李　侔：噯！一言難盡：
　　（唱）只因大哥太良善，
　　不解人間有詐奸；
　　杞縣大堂去抗辯，
　　可憐一去就不回還。
　　三弟求情去打點，
　　耗盡家財也入牢監。
　　單身匹馬脫凶險，
　　好教壯士髮衝冠！

紅娘子：呀！（唱）
　　一言激起心頭恨！
　　狗贓官，你害人終須害自身。
　　李公子慷慨任俠金玉品，
　　紅娘子結草啣環也難報恩。
　　區區杞縣何足論，
　　我教它轉眼化作馬蹄塵！
　　弟兄們聽俺一聲令：

眾　：啊……

〔周同、連興、連祥領眾男女兵上。

紅娘子：（唱）傳令步馬眾三軍……
　　晝行軍，夜行軍，

人不停、馬不停，
過寨不攻、過鎮不進，
直指河南杞縣城；
殺官不准殺百姓，
只待城破啓牢門我要救恩人！
〔小軍遞馬鞭，李侔上馬，紅娘子上馬。
〔大圓場，下。

——幕下

第九場

杞縣監牢一囚室。
夜晚。
〔看監頭目李老九手捧一托盤上，托盤內有燭台、酒壺及盃筷。李老九將燭台及酒具等放在桌上，恭敬地向內室……
李老九：大公子……
〔李信戴脚鐐、長枷上，李老九上前攙扶李信坐凳上。
李老九：大公子，您府上管家兩天沒有送飯來了，怕您氣悶，我給您打了點酒……
〔說着，李老九卸下李信的長枷。
李　信：多謝李九哥。
李老九：大公子說哪裏話來。公子為勸賑救災身受不白之冤，全縣父老兄弟，誰不為大公子叫屈。我李老九幸與公子同宗，又做了這監獄頭目，若不善待公子，天地不容。
李　信：如此，生受你了。
李老九：（斟酒）您慢慢喝着，我得空再來陪您說話。
〔李老九下。
〔室外寒風蕭瑟，起更鼓。
李　信：（舉杯欲飲，又停盃）咳！不想俺李信竟有今日！（聽更鼓，唱）
不如意事常八九，
舉杯消愁愁更愁。
時當日沒黃昏後，
路到山窮水盡頭。
無端落入奸人手，
黑牢半月等三秋。
開倉放賑為把災民救，

毀家紓難為解君父憂。
亂世顛倒美與醜，
書生意氣付東流……
說什麼前程如錦繡，
只落得南冠縶楚囚。

〔牆外傳來人聲吶喊，鳥鵲驚飛。

〔鑼聲。

〔人聲：杞縣正堂宋諭示全城百姓：賊人離縣東門只有五里，守城十萬火急，各家丁男立刻全數上城，不得遲悞！各家門前懸掛燈籠，嚴防奸細！有敢擾亂治安，縱火搶劫者格殺勿論！有留住生人，隱瞞不報者立即拿問！

〔李信驚起，李老九匆匆上。

李　信：李九哥，你來得正好，外面何事喧嘩？

李老九：老漢正為此事而來，李公子，大事不好！

李　信：可是方才鳴鑼通告，有賊人前來攻城之事？

李老九：若是一般賊人倒也無妨，我們杞縣牆高城厚，易守難攻，一般賊人也難以攻破。

李　信：難道是李闖王的人馬來到豫東不成？

李老九：李闖王現在豫西，遠隔千里之遙，大公子再猜。

李　信：此事與我什麼相干，我猜它作甚？

李老九：怎說與大公子無干？今晚有人來攻打縣城，聲言正是為救李信公子而來！

李　信：（大驚）啊！竟有此事！豈不是將我推入絕路，催我快死麼？！老九快與我講，倒底是何人前來攻城？

李老九：噓！低聲！（側耳傾聽室外）……乃是賣藝的紅娘子前來攻打縣城！

李　信：啊！紅娘子？

李老九：紅娘子在碭山地界插旗造反，人馬有數千之衆。探子來報，紅娘子人馬已經來到城東五里舖，前哨騎兵已到東關，百姓哄傳乃是為救李公子而來……今晚就要攻破縣城，打開監獄，救出公子。只殺官，不殺百姓！

李　信：（頓足）啊呀！（唱）

如聞霹靂心驚顫！
滔天大禍到眼前……

〔獄卒上。

獄　卒：（低聲）九爺，九爺！

李老九：何事？

獄　卒：李公子家的丫環姐前來送飯，可讓她進來？

李老九：進來，快快進來！

獄　卒：（回身向後）丫環姐，叫你進去吶。（下）

〔紅娘子丫環打扮，手挎小籃，用衣服裹武器上。

紅娘子：（唱）電掣風馳到杞縣，
　　前鋒早已過東關；
　　紅娘子一身都是胆，
　　且看我夤夜入牢監。
　　大公子，我給您送飯來啦。

李　信：（與紅娘子打一照面，驚。）啊！……你是……

紅娘子：（行禮）公子。

李　信：你是紅……

紅娘子：是我，丫環小紅給您送飯來啦！

〔紅娘子將籃子放在桌上。

李老九：小紅，你服侍公子用飯吧！（下）

紅娘子：大公子。

李　信：紅，紅，紅姑娘！你……怎麼來了？

紅娘子：這還用問嗎？李公子，我救你來啦！

李　信：唔……

紅娘子：李公子疏財仗義，毀家紓難，做的是天大的好事！可是為了救我紅娘子，無辜押進了監牢，這江湖之上，義字當先，我若是不來救你，我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呀？

李　信：你來救我，感恩非淺。只是聞聽你嘯聚人馬，插旗造反，意欲劫獄殺官，這却萬萬不可！

紅娘子：李公子，如今朝廷無道，當官的殺人不眨眼，老百姓九死無一生，沒有一條活路可走了，這乃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啊！

李　信：你的話雖如此，只是我李家本是簪纓門第，世代忠良。倘若因我李信之故，破城殺官，便有滅門之罪！上貽祖宗之羞，下為儒林之玷。如何使得！

紅娘子：好一個李大公子！你是簪纓門第，孝子賢孫，世代忠良，不肯殺官；可是如今官要殺你又待如何？

李　信：怎見得官要殺我？

紅娘子：他不單要殺你，還要殺你的兄弟李倫、三公子吶！

李　信：怎麼講？

紅娘子：我們騎兵前哨，黃昏時候在杞縣北門外官道上活

捉前往開封信使一名，搜出縣令宋理呈送撫台衙門公文一件，（袖出公文）公子請看……

〔李信尚未接過公文，李老九倉皇奔入，紅娘子將公文收回。

李老九：李公子，縣大老爺來到監門，看望公子！

李　信：（驚）他……來此何事？

紅娘子：正要找他呢，他來得好！（欲取劍）

李　信：（急忙阻攔）不可！……

李老九：（取長枷）趕快戴上！

〔李老九匆匆為李信戴枷。

李老九：丫環姐，趕快隨我下去，暫避一時……。

〔李信向紅娘子示意，使眼色，紅娘子隨李老九下。

〔四兵士持刀劍上。

〔宋理上，李老九隨上。

宋　理：（滿面堆笑，拱手）……啊……李公子。

李　信：犯人鐐拷在身，不便行禮，還望老父台恕罪！

宋　理：（佯作驚怒）李老九！

李老九：小人在！

宋　理：混賬！本縣一再囑咐，對李公子務從優待，不料竟連長枷都用上了！真是胡鬧！可惡！還不與我取了下來！

李老九：是，是，是……

〔李老九為李信取下長枷。

〔宋理與李信各就座。

〔宋理擺手，衆兵士下。李老九下。

宋　理：本縣一時疏忽大意，致使公子受屈，望乞海涵。

李　信：豈敢，老父台夤夜屈駕監中，不知為了何事？

宋　理：啊呀呀！李公子如今賊情緊急，與你不講客套了！紅娘子今晚前來攻城，東門、北門已被包圍，聲言此來乃是為救公子出獄！

李　信：我却不知。

宋　理：你知也罷，不知也罷。本縣牆高池深固若金湯，是紅娘子千餘人所能攻破？公子出身豪門，世受國恩，勾結流寇，難免滅門之禍！紅娘子要救公子，却恰恰害了公子了！

李　信：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大人就將你的來意明說了吧！

宋　理：好，好，好！本縣此來全是為了公子，與你個立功贖罪的機會。

李　信：俺李信如今還立什麼功？贖什麼罪？

宋　理：就請公子寫一封親筆書信，勸說紅娘子立即退兵，解去杞縣之圍。本縣定要上奏朝廷，陳明公子退賊之功，那時轉禍為福，全城父老兄弟也將感公子之恩不淺。

李　信：老父台，你說笑話了。俺李信本為賑災招怨，又為紅娘子受禍。若再寫此信，豈不更加坐實「勾賊攻城」之罪麼？

宋　理：不然，不然，倘若有人再敢借此陷害公子，本縣願以身家性命担保！

李　信：紅娘子攻城與否，概與李信無干，此信斷不能寫。

宋　理：李信，你休要胡塗！本縣與省城近在咫尺，紅娘子囤兵堅城之下，省城大軍明日必來進剿；大軍一到，內外夾攻，紅娘子必遭覆滅；你李信罪加一等，悔之晚矣！

李　信：事已至此，俺李信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實難從命！

宋　理：（大怒）李信！你是寫與不寫？

李　信：方才說過了，實難從命！

宋　理：（拍案而起）好你個李信！你是不想活了！休怪我手下無情！（大喝）來人啊！將他綑了起來！

〔紅娘子衝了出來。

紅娘子：且慢！縣太爺，您別生那麼大氣！我來勸勸公子，讓他給那紅娘子寫！

宋　理：（一怔）……哦！好，好，好，你勸他寫……

紅娘子：李公子，您別那麼死心眼，聽我說兩句：您是豪門大族的貴公子，按您的門第、身份，怎能給那個江湖賣藝的下賤紅娘子寫信呢？

宋　理：啊？

紅娘子：可是話說回來了，大公子文武全材，又是風華正茂，將來封侯拜相，貴不可言，豈能為了不寫這一封信就斷送了您的錦繡前程呀！

宋　理：說的是。

紅娘子：我跟您說，信就這麼寫：說您在縣城平安無事，一不曾坐牢，二也沒上綁，縣太爺對您待如父母。這紅娘子本為救您而來，信到之時，必然退兵；保住了全城，也就保住了縣太爺的前程。縣太爺感恩圖報，定要上報朝廷，言道：李信勾結紅娘子攻城，鐵證如山，罪該萬死！你李公子斬

首法場之日，也正是縣太爺祿位高升之時啦！

〔宋理原來連連點頭稱許，聽到此呆住了。

宋　理：你講的什麼？……啊！你是何人？！

紅娘子：狗贓官！你看我是誰？

宋　理：你是……

紅娘子：我就是打瞎你兒子狗眼的紅娘子！

宋　理：啊！來人！

紅娘子：來人！你看看來的是什麼人？

〔連祥、連興、雪如和雪英同上。

〔宋理被綁起來，紅娘子舉劍。

宋　理：李公子救命！

李　信：紅娘子，他乃朝廷命官，萬不可殺！

紅娘子：朝廷命官，萬不可殺？他，他，他可是要殺你啊！

（取出公文，唱）

狗官的罪證如山重，
呈文一紙送開封；
煌煌縣令黃金印，
字字句句寫的清：
上寫：「李信通流寇，
李侔、李倫是幫凶……

李　信：啊！（接過公文，看，唱）

開倉放賑為市饑民寵，
《勸賑歌》為買好名聲！
饑民嘯聚千萬衆，
居心謀逆理難容；
李侔在逃無踪影，
李信、李倫當問斬刑！」

紅娘子：（唱）這時節你就該清醒，
該不該殺官反朝廷？

李　信：狗贓官！我來問你，我三弟李倫現在何處？

宋　理：李公子，你放我回衙，一定代你查找。

李　信：呸！紅姑娘，可知我二弟李侔的下落？

紅娘子：二公子呀？……

〔三聲號炮。

紅娘子：聽見沒有？三聲號炮！李侔統領我們的三千人馬攻進縣城啦！

〔殺聲大起。

〔義軍們遶場上。

〔李侔口中啣刀，左手牽着老宋，右手牽着宋康跑上，將二人摔倒在地。

李　侔：（施禮）紅帥！大哥！

李　信：你，你，你是二弟？

李　侔：正是小弟，來救大哥出獄！

〔兵士們打開李信脚鐐。

李　信：二弟……你竟敢攻城……造反了？

李　侔：不造反救不了大哥性命！老百姓聽說是救你，裏應外合，不費吹灰之力，就破城啦！

李　信：（頓足）唉！你忒年輕……莽撞了……

紅娘子：大公子，造反吧！事到如今，你不造反也不行啦！

衆　：大公子！造反吧！

李　信：也罷，要我造反，必須依我三件大事。

紅娘子：哪三件大事？你說吧。

李　信：一、不可殺朝廷命官；二、不要傷害百姓；三、開倉放糧賑濟災民。

紅娘子：好，好，好，就都依你。

李　信：李倫？三弟現在何處？

李　侔：大哥！……你隨俺來！

〔李侔及衆人押定宋理、宋康及老宋跑出監牢。

〔紅娘子、李信等跑出監牢。

〔圓場，下場。

〔宋金溜上。

宋　金：大樹一倒，
無枝可攀；
三十六計，
另找冰山。

〔宋金從反方向跑下。

第十場

杞縣城頭，旗杆上高懸李倫的人頭。

〔李侔、李信、紅娘子、連祥、連興、雪如、雪英押宋家三代跑上。

李　侔：大哥！你看見我們的三弟沒有？

李　信：三弟現在何處？

李　侔：你抬頭觀看！

李　信：（抬頭看）啊呀！（搶背，跪步上前）

〔李侔揮劍割斷旗杆繩索，人頭落下，李信接住人頭。

——幕下

李　信：三弟……（哭，唱）

只覺得地暗天也昏，
是為兄把你送入枉死城；
這一劍要了你狗官的命……

〔李信一劍殺死宋理，李侔殺死老宋，紅娘子殺死宋康。

李　侔：（唱）必須要反朝廷殺崇禎……

紅娘子：（接唱）才能除禍根！

〔探子上。

探　子：報紅帥！開封府副將陳永福率領大軍已到杞縣西關！

紅娘子：再探！

〔探子下。

紅娘子：弟兄們！破了城，殺了官，李公子也起義啦！這叫旗開得勝，人心大快！如今開封府的大軍來到，必須要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殺它個片甲不留！殺！

〔敵將上，大開打。

〔官兵敗退。

紅娘子：李公子，官兵大敗而去，你我何處安身？

李　信：但憑紅帥一言而定。

紅娘子：我們去投奔李闖王，推倒大明朝，你們看是如何？

衆　：但憑紅帥。

紅娘子：投奔闖王去者！

〔衆亮相。

（全劇終）

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於北京

下期佟遼：詩美與哀感（評論）

特稿施蟄存：蘇東坡《洞仙歌》（札記）

贈人以枯花

（外一首）

蔡其矯

遠行的花
不曾褪色
長留着頑皮的記憶；
如今看來
它還帶着那天的空氣和陽光
不會改變
即使雪落冰封。

風中玫瑰

一上，一下。一來，一往。
飛舞的焰火，
躍動的霞光。
一道道的浪痕，
一條條的虹影，
在狂舞和流瀉中閃射。
看不真切的輪廓，
無法辨認的眼波，
從中散發捉摸不到的笑聲。
一高，一低。一起，一落。

李後主《臨江仙》

——北山樓讀詞記之一

施蟄存

李後主《臨江仙》詞，相傳為趙匡胤軍隊圍金陵城時所作，此乃附會之説，不可信也。此詞宋人所傳，余所見凡四本。蔡絛《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其所録詞為：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

此詞缺歇拍三句，故以為當時匆遽中未完成之殘稿。此為見著録之第一本。

陳鵠《耆舊續聞》亦記録此詞云：「《西清詩話》載江南後主《臨江仙》，云圍城中書，其尾不全。以予攷之，殆不然。予家藏李後主《七佛戒經》，又雜書二本，皆作梵葉，中有《臨江仙》，塗注數字，未嘗不全。後則書太白詞數章，是平日學書也。本江南中書舍人王克正家物，歸陳魏之孫世功君懋。予，陳氏婿也。其詞云：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煙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閒裊鳳皇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後有蘇子由題云：『凄凉怨慕，真亡國之音也』。」此為見於著録之第二本，詞全未殘。

《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江南後主行書二十有四卷，內有《樂府臨江仙》。此為見於著錄之第三本。惜其詞不傳，未知與蔡、陳二本同異何如。

自此以後，輾轉傳錄，互有出入，異本遂繁。明萬曆中譚、吕兩家刻本則前段第四句忽作「畫簾珠箔」，《雪舟脞語》則作「曲欄瓊室」，竟不知其所從來矣。

大抵宋人所常見者，多為不全本，而不全本亦有二。《墨莊漫録》記劉延仲補三句云：「何時重聽玉驄嘶，撲簾飛絮，依約夢回時」，蓋據蔡氏傳本補之也。康伯可有《瑞鶴仙令》補足李重光詞一闋，見《陽春白雪》，其詞云：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恨小樓西，曲屏珠箔晚，惆悵卷金泥。　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閉尋舊曲玉笙悲，關山千里恨，雲漢月重規。

此詞上片第四句為五言句，故康補足下片亦為五言句。且調名又不作《臨江仙》，想必其所見原本如是。然則康伯可所據，又別是一本，此當是第四本矣。劉延仲所補，極婉約，其意境與原作亦合。康伯可所補，全無重光蘊藉氣度，且作入宋以後語，視劉作遠矣。

《耆舊續聞》載全詞來源甚詳，當非妄言。夏承燾先生謂「據此，乃後主書他人詞，非其自作。」余竊以為此論未允。陳氏言後主書此詞，塗註數字，正可證其為自作之詞，故每寫一通，輒有改易，故稿本流傳，各不相同也。若其書太白詞，固未嘗有塗註也。其與太白詞同在一本，蓋未必一時所書，或書己作，或書古人之作，偶爾濡筆，何足疑哉！

此詞亦後主宴閒時所作。墨蹟詞稿有殘句六段，其第三段云：「櫻桃落盡階前月」，其第五段云：「櫻桃落盡春時困。」皆與此詞首句近似，蓋當時構思之迹也。陳鵠傳本晚出，北宋人所見皆殘本，故蔡氏附會之，以為是圍城危急中所作，不可信也。補作者，亦多事也。

《風陵渡》重版新序

端木蕻良

有一種野馬，他對什麼地方的水草都能適應。

在我長期的流浪生活裏，養成了另外一種個性，就是不擇食，到什麼地方就吃當地土生土長的東西，既方便，又富於營養。在吸取精神食糧這方面也是如此的。由於我生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我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寫作，除了計劃中就夭折的不算外，發表了一部分沒有寫下去的長篇，就有《科爾沁旗草原》第二部、《幾號門牌》、《大時代》。

但我確實是願意走遍祖國大地的。很小的時候，我就想到四個地方去，一是天池，二是三峽，三是桂林，四是金馬碧鷄。凡是我到過的地方，我就願意很快地熟悉那裏的一切。也可以說，我有點兒民俗學的癖好。即使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匆匆的一瞥，我也願意捕捉一些本地風光，或者說地方色彩。這也許是在我馬不停蹄的生活中，得到的另外一種補償吧。

《風陵渡》是一篇現實的記録，這不消說了。《火腿》，是我從上海走出，在路上生病就醞釀好了的題材。金華、東陽就在我旁邊。山陰道上過眼繁花的景色，我還來不及寫，就寫了《火腿》這一篇。待到踏上嘉陵江岸，我便寫了《泡沫》，《生活指數表》這些短篇。因為所謂的下江人擁江而上，從在找房子和生活指數這些問題上，顯示出來的矛盾，各個方面都可以牽扯到的。因此，當時有個外國文學雜誌，評論時說它是中國的 Satire of short story。

像《吞蛇兒》對老上海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了。我雖初到上海，也還是攝取了它。這不是為了獵奇，而是想通過它說明有一隻大手在上海的天空伸展，它不同於左拉所描寫的巴黎上空的一雙大腿。它是物質的，同時又是精神的。在上海顯示得更加突出。它使人的生活扭曲了，變異了，着魔了，把一些人變成另外一種動物。從這短篇的副題來看，可見想寫的姊妹篇還有不少，並且是不限於一時一地的。可是，雄心到頭像觸礁的船似的，紛紛沉入海底了。

《三月夜曲》，這故事幾乎百分之百是真實的，當時，正是意大利指揮帕琪每週在蘭心大戲院演出古典音樂的時候，小提琴家 Alman 到中國表演的時候，夏里亞賓到上海開獨唱會的時候。上海的白俄勒索夏里亞賓，使他憤然輟演而去。對末路的將軍貴婦們來說，柴可夫斯基、悲多芬，本來就不是他們的。現在，連作為裝飾也顧不上了，他們祇是不顧一切地伸手要錢。高爾基的《在人間》裏面，暴露聖像作坊的老闆，利用虔誠的苦工製造各色各樣的神像，為自己發財。我寫的《三月夜曲》是想寫出那個異國女人設計出賣她的「風度」和「高雅」。因為她無疑是有「教養」的。這是一種細緻的技巧，或者說也是另外一種聖像「藝術」。而她的靈魂則依然是罪惡。奏出來的祇不過是個序曲，琴聲便斷了。這琴聲必然斷的。那時，上海「綠州」影院首映《夏伯陽》。片中白匪軍官在偷襲夏伯陽之前，彈琴的場面至今還在我的眼前。他的琴聲包含着什麼，不是很清楚的嗎？

有一位作家說過一句話：當時發表出來的東西，都不是作者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品，應該到被

檢查没收的紙山裏去找。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在那種年代裏，作家知道要開「天窗」，也故意寫上去。有時又用拐彎抹角的話向讀者打招呼。有時還要搞「挾帶」。像《青兒》這個小小的短篇，就是挾帶出場的。當時鄭伯奇熱情地來找我，約我出了集子。因為我對他高度信任，便把一篇根本不能發表的作品《青兒》編到集子裏面。在小說中，很明白地指明青兒的爸爸是紅軍戰士。鄭伯奇當然看得出來，但他原封不動、隻字未改地朦混過了檢查官的眼睛，把它印行出來了。我們當然是心照不宣的。在那個法西斯恐怖時代，他冒着風險，稱得起有胆有識。一直到現在，我對他，還在傾注着感激的熱忱。

我經常是舊書店的顧客，但是一直都没有遇到《風陵渡》這本書。今年夏天方齡貴先生來看我，知道我没有這本書，慨然贈我，並寫下題詞：「把你的書贈給你！」這樣，我今天才能使它有重版的機會。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於北京。

印度作家迪賽的小說

平平

印度作家迪賽的小說《山上之火》(Fire on the Mountains)是一本寫實的作品，故事從舊生活方式與現實前景的衝突發展起來。小說的一大部份篇幅重現了一個老婦人對童年往事的回憶，她切斷了與兒女家庭的一切聯系，獨居在山上一幢孤零零的房子中。直到她的長孫上山以後，才改變了她生活上的靜止與平衡。

迪賽以描寫人物和環境見長，書中對心境和氣氛的描述，不亞於一首成功的交響曲。

外國文訊

雲岡筆記

黃蒙田

1

踏上旅遊車時天色還有點灰黯。濃霧籠罩着。我們在通向西郊的公路上飛駛着，早晨的陽光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露出雲層來了。和公路並行蜿蜒東去的武州川水面發出耀眼的閃光，公路上驢車揚起煙塵透過晨光看到滾滾煤屑。乾燥的風透過車窗撲在面上仍然感到刺痛，公路上趕驢車的老頭依然穿着棉襖。這裏還是春寒時節。從田野裏黃色和白色相間的野菊，從楊樹嫩黃的新葉逐漸蔓延，特別是從人們從內心透到表面來的笑容上，意味到春天實際已經降臨了。

武州山南麓山崖下那些像蜂房一樣的石窟，有一半承受着朝陽時候，覺得這時的雲岡是我曾經在這裏看過的最美好的時刻。我指這裏的美好景色不是單純指大自然，而是因了自然景色裏面有多麼深厚博大屬於一個偉大民族的藝術遺產，而我也曾像別人一樣首先受到它深刻的感染，因而認為這裏的自然境界是世界上最美的所在。一個不曾進過雲岡石窟去體會那些偉大創造的人，一個不知道雲岡石窟包含着如此豐富內容的人，他面對着武州山南麓的山崖那些石窟羣絕對不

會感到它有什麼美，甚至以為那根本不是風景，更談不上美。由於我曾經在那些石窟進進出出，了解那裏有着人類雙手和智慧創造出來的最美的東西，因而有此刻的感應。

我穿過石窟前的草坪，越過密密的楊樹林，和武州山崖遥遥相對的是一層接着一層三個拱形門口的平房。我得到同意走上一列房屋的平台，居高臨下遠眺，山崖綿連東西一公里的石窟盡收眼底。武州山並不高，山上有疏落的城牆遺址，被藍天白雲襯托得格外空濶、蒼莽。透過前面一列蒼鬱的楊樹林，像蜂房一樣的石窟在早晨的陽光下更加明亮，露天大佛在發出閃光，和平房上散滿屋頂的金色玉米和紅色辣椒前後呼應。即使在今天來説，依舊感到這裏的自然景色氣勢多麼宏偉，雖然作為武州塞的所在地已失去了當年的意義，那天高地濶的蒼莽境界，還是使我們呼吸到當年這裏客商來往頻繁的熱鬧情況和它獨有的宏大氣派。此刻楊樹在風中輕擺，人們以懷古的心情悠閒地走進石窟裏去，我想像當年那人頭湧動、香火鼎盛的情景就在這個地方發生。那時候，北魏王朝從和林格爾的盛樂遷都大同，武州塞成了兩地交通要衝，這裏便被人們作為神山一樣看待了。帝王貴族首先選擇了武州山依着山崖開洞鑿佛。封建帝王和貴族中人時常到這裏來禱告，各地信徒長途跋涉來到這裏崇拜，武州山成為聖地了。我曾經想像這個山岩在那些石雕工匠没有到來之前大抵和別的砂岩山丘一樣荒涼，有一天那些稱做「雜户」的卑賤的民工石匠被趕來了，他們在山前搭起了帳棚，年復一年在這裏起居飲食，在這裏和石頭搏鬥。山崖上的石窟一個接着一個被挖通，後來成了蜂房樣子。北魏王朝在這裏一百年以後，又遷都到洛陽去了，武州山上主要的五十三個石窟和大小五萬一千多個石刻雕像就是民工石匠們在這段時間特別是中期開鑿出來的。石窟裏無數精美石雕是為了宗教的原因而在這裏斧鑿出來的，那時候它們的作者身份是和奴隸類似的工匠，没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我們今天面對着這些石雕時不是為了滿足宗教的要求而是一種最好的藝術享受，我首先想起的正是成千上萬在這裏付出高度智慧和石雕技巧甚至生命的石雕工匠們。我在平房頂上一塊石磚上坐下來尋思。藍天白雲、黃土煤屑、緑草河水和綿連的砂岩構成這裏的風景特色。然而它只是我們在外表能夠看到的特色。這樣的自然景色在西北幾乎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自然景色而包含着如此豐富的内容却没有幾處。

運煤火車機聲在短程軌道有節奏地響着。回頭一望，越過武州川那邊山上的廠房升起了白煙，在晨光中使白煙照得

通透。山上的煤礦在緊張地出煤。大同是無人不知的產煤所在地。公路上飛揚着帶煤屑的沙塵，地上是長期積聚着煤屑的灰黑色，甚至呼吸到的也是煤煙的氣味。這個城市每一寸地下都深深地埋藏着煤礦。我忽然記起，在此刻遙望着一公里長的武州山地下就是一處豐富的煤礦。然而圍繞着它周圍是不能採煤的禁區，為了保護雲岡石窟裏的石雕不致受到震蕩而崩裂。

這家平房院子掛着風乾了的向日葵、玉米和紅辣椒對我們這些南方來客極具吸引力。那個抱着孫女兒的老太婆甚好客，說要請我們進屋裏喝點水，又要送點紅辣椒給我們帶回家去。我家騎樓現在用綫串着幾個通紅的辣椒就是那次帶回來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剝一隻紅辣椒下來調味，由於它此時的意義已經是紀念品。一望見它，就會想起那倆婆孫純樸、天真的笑容，就會想起在紅辣椒主人家裏遙望武州山麓的石窟，就會想起石窟裏那些高度完美的石雕造像，甚至會使我想起將要再到那裏去。

2

在第十三窟裏，抬頭一望，五丈高的交脚菩薩一直達到圓頂的天花，由於窟壁開了一個方形明窗，很清楚地看到本尊四週的雕刻。我注意欣賞的不是較多人知道的南壁門拱上和本尊腰部相對的一行七立佛，而是明窗下東側壁面上的立菩薩。這菩薩上身坦露，頸上掛滿了瓔珞或飾物——有一對蛇首飾物，和吊着鐘的項圈。下體穿羊腸裙。手持澡瓶。飄帶由左臂自背後繞過右臂。這是一塊高浮雕，有些部份的高度幾乎接近圓雕——早期的浮雕總是比較厚的。

我留意這件浮雕正是表示我對它格外感到興趣。西洋雕刻、雕塑有浮雕，這一表現方法，中國雕刻、雕塑也有浮雕此種形式。中國浮雕不是來自西洋，它是我們古代雕刻工匠創造的。我的假設是工匠們從漢代石刻畫像得到啓發，進一步發展而來的。一般來說，漢代石刻畫像是在石面上挖去沒有形象的空地略為深陷下去，形象便成了隆起的塊狀，再在塊狀平面加些陰紋綫刻加强形象的概括能力。如果拓印起來，挖去的地方空白，略為隆起的位置便是形象，而形象裏面

第十三窟明窗東側立菩薩

是有些陰紋綫刻綫條幫助表達形象的正確輪廓。是不是有這個可能：在漢代石刻畫像這個形式基礎上，利用浮起部分不同程度的高出於平面，而表現出形象的體積和立體感覺，即用不同程度的浮起表現圓雕的感覺。這樣看浮雕的創造能成立嗎？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第十三窟裏的立菩薩是高浮雕。如果我們把要求的標準退到第五世紀即一千四、五百年前，我想它是最出色的浮雕。這座浮雕很厚，這是受了歷史的局限，雖然在立體的要求上可

以達到目的，但是看慣了現代雕刻的我們會很自然地要求它更薄些，這樣要求於第五世紀時候的工匠是很不公平的。

正是因為這座立菩薩受了歷史的局限，本來很多部分可以借助綫浮雕表達物料的質感和它在塑造這個形象上所規定的形態，現在使用傳統綫刻來幫助浮雕的不足。菩薩穿的羊腸裙是貼身的，工匠採用了大量綫刻來表達它因為動勢和衣料的不同要求而出現的紋路，在肚臍下用一個結把一幅裙子扣緊，於是產生了非浮雕同樣可以收到的效果。一幅和肉體感覺根本不同的物料造成的羊腸裙裹在飽滿的肉體上，由於裙子是貼身的，雖然裙子和肉體都是砂岩石質，它們的物質感，形態感的明確劃分是因了綫刻在浮雕上起着決定作用。我留意到飄帶的處理，它雖然也利用綫刻，但在浮雕上沒有一條回旋飛舞的帶狀位置可供綫刻，工匠就無法不把飄帶作為浮雕來處理——和菩薩身體比起來，這一部份算是淺的了，而浮雕上的綫刻，乃是為了加强飄帶的飄動之感，我想，當時的工匠還沒有信心光靠浮雕就能使飄帶產生飄動的感覺。

如果今天看來這座立菩薩感到粗獷甚至粗糙，我想，這正是它美的所在。它的粗獷正是它在表現方法上的粗糙所造成，那就對了，這種粗獷不是同樣可以表達形象的豐滿和美態嗎？

我留意到雲岡許多同時代的石雕，很多還不能離開傳統綫刻方法，有些用得很多，有些用得較少。本尊大像少用，陪襯的其他形象則用得多。有些用得好，有些用得不好甚至很不好，第十六窟的立菩薩，第十七窟西壁的供養天人，綫刻就用得很劣，那些綫條的出現對形象的衣裝、肉體質地和形態的表達沒有什麼幫助。

雖然同時代同類型的角色，並不是全都在浮雕以外還要借助綫刻這一表現條件。我注意到有些綫刻用得很少，有些幾乎全是用浮雕方法來表達肉體和衣服的關係，表現衣服的質感和因了動勢而引致的不同紋路。雖然浮雕結構還不理想。這種情況的出現，是不是工匠的技術水平有高下之分呢？既是高手，自然創造性就較高了。到現在為止，我是傾向這種看法的。

工匠還不曾很好掌握了浮雕的規律和浮雕的表現能力，許多場合——如形象重叠的情況之下，就很難把形象得心應手地歸納到浮雕上表現出來。在這樣的時刻，工匠還是可以在傳統上找尋出路的，那就是石刻上的綫刻。以綫刻而論，

斧鑿出來的綫條是無比流暢，和要表現的東西的性質——如衣裝、飄帶等等是適合的。這是石雕藝術發展過程中殘存的現象，到了石雕發展到最高峯的唐代，這種情況就消失了，石刻工匠無須大量依賴石刻綫條參加到浮雕上去，因為原先只能用綫刻表現的，此時的工匠們已經懂得了層次分明、厚薄並用的浮雕技術去表達了（不過綫刻並不是絕對不用，而是不被視為是對浮雕輔助條件，綫刻還是有它自己獨立的石刻形式，如永泰公主墓的石刻綫畫，就是它獨立存在的石刻形式）。

3

藝術家對待人物畫中的雙手是很注重的。特別是沒有情節性的人物畫，對雙手的刻劃從來都不放過。雙手恰如其份的安排和社會特徵反映於雙手上的生理特徵，時常是突出這個人物典型性格的輔助條件。雲岡石窟的石雕造像，工匠對待每個角色的雙手都當作一個極為重要、認真的過程來處理。手的姿態和面部固然是處於相同的心理狀態之下，角色的內心同時通過雙手的姿態傳達。當我在石窟裏的時候從不放過對雙手的欣賞。我不是把雙手孤立起來欣賞，它是整體中的一部分，我要求知道的是這一部分對整個形象起着怎樣的作用。

佛家的手姿代表一種語言。我不明白石雕造像上手的表情代表什麼意義，只能聯繫到石雕面部的表情意味到手語的內容。第十六窟釋迦立像和第十九窟釋迦坐像雙手的姿態大致相同，和第三窟釋迦坐像也很相類，右掌向前，其分別是右掌橫側、下垂手背外向或掌心外向，這些輕微的差別是否代表不同的意義呢？我不知道。只是從釋迦的表情深處似乎看到一種含蓄的勸告：不可！從心裏信仰這個大像的「善男信女」的心靈總是和大像之間有一種精神交流，彷彿一種神秘的電流互相貫通，釋迦一揚手是勸戒他們：不可不可！不可什麼呢？範圍很廣，譬如說：忍耐下去，不可亂來！你想什麼和將做什麼，手語和大像的表情及時向你提出：不可不可！我不知道這樣解釋大像手的姿態是否能站得住脚，我相信這些神秘的表情和含蓄的手姿正是對觀者的心靈加以勸、悟，這不正是大像的建造者封建帝王告戒，在尖銳的階級和

民族矛盾下的人們除了安份以外任何想法都不可以有嗎？當人們在大像脚下膜拜的時候，這雙柔順的手向着人們的心靈暗暗發生消解作用。如果它的作用真的做到這樣，這一雙手的力量也真是太大了。

石窟裏的大小雕像都是用貼着窟壁的石頭雕出來的。石雕工匠用一柄鎚擊着利鑿在石上敲擊，逐步現出四肢、頭部、五官。人的形象出現了，不，正確地說是人的生命出現了。人們常用栩栩如生四個字來形容它，雖然明知道它是石頭雕成的。雙手是大像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意義正如頭部之對於大像一樣。第三窟那略向上揚掌心向外的右手，石雕工匠用簡潔的刀觸就雕出它飽滿的肌肉質感，它是石又不是石，彷彿用手指和它接觸就會深陷下去，而別的部分隨之鼓起來。這就是肉體的感覺。在第十八窟裏，北壁四十七尺高的釋迦大佛那貼着胸脯的左手多麼豐滿，多麼柔軟，具有多麼强烈的生命感啊。我用望遠鏡在窟口向上望，彷彿感到左手貼着的胸脯一起一伏地呼吸，彷彿感到左手的肌肉被皮膚包裹着就要裂開，一種活躍的生命感呼之欲出。當然實際並非如此。只是感覺到如此而已。

我一直不能忘記第十六窟北壁立佛的手——特別是下垂的左手。大姆指貼着上彎的中指，也是上彎的無名指貼着掌心，食指和尾指伸開，現在是中斷了，仍然可以看到它是修長圓渾的。這隻手很美，美的程度使人相信它是屬於仙佛的手，而血肉飽滿又告訴我們它是現實生活中的手。石刻工匠把它固定在一種姿勢，但我們似乎感到它的手指在伸開和合攏，微微的外伸又微微的內彎。當然這幾隻手指絶不會動，但是雕刻工匠的設計可以使我們作出動的反應。這樣的反應不是孤立的，右手姿態所代表的意義，大像面部的表情和內心世界，這幾方面聯繫起來又相應地促成了我們產生上述的反應。我凝望着這隻手，陷入了只有在神話世界才會出現的事情，那被砍去了的食指和尾指似乎有鮮血流瀉而下，那大佛此刻正感到一陣劇烈的痛楚……這是想像，這想像是由於這隻手被工匠創造出來的强烈生命感而引起。它是冷冰冰的石頭，但是我們像血肉之軀的一部分那樣對待它。這樣的反應不太神奇麼？是很神奇，但一點也不神奇，神奇的是石雕工匠的智慧和雙手。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變了的女人》

——賽珍珠的一本遺作

錢歌川

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在八十歲時逝世，到現在已經有六年了。她一生寫了八、九十部文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和兒童讀物。她在一九三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是美國獲獎作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獲獎的作品是五十年前寫成的、描寫舊中國農村生活的《大地》（一九三一年出版）。在美國作家中，她的作品，是被外國繙譯得最多的一個。當她逝世的時候，據說還有二十五部作品沒有發表，現在新刊的《變了的女人》這部短篇小說集，便是其中之一。書中除用作書名的一篇力作而外，還包含了另外的五個短篇。至於其他遺作，據說也將陸續出版問世。

雖則《變了的女人》一書中沒有一篇作品是以中國為背景的，但作者賽珍珠的名字，是和中國分不開的。她是以描寫中國知名，描寫中國起家的，她知道中國確實比她知道美國更多。她把中國視為她的家鄉是不無道理的。她出生在中國，長成在中國，居留在中國，差不多有四十年

之久，一半的日子，還是在滿清帝國的沒落時代。她在一九三四年才由中國回到美國定居，專門從事著作，直到去世為止。她要是能夠多活上六年，就可以看到中美兩國重建邦交，必然會感到十分喜慰的。

她是長老教會傳教士的女兒，教區在鎮江南京一帶。當時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都是學會了說當地話，深入民間去傳教的，所以賽珍珠也從小在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長大，中國話是她的第一母語，美國話還是後來學習的。她由中西兩種文化培育出來，但未能植根於其中任何一種。她熱愛她在那環境中長大的、革命前的舊中國，心情不勝懷舊，不能適應和接受時代的翻新，所以她在解放以前和以後，都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她在一九三一年獲得普利遮獎的時候，美國竟有人提出抗議，說她雖是一個美國公民，但不是美國作家，因為她本人既不在美國，筆下寫的又全是中國的事情，和美國毫不相干。她在一九三四年返回美國時，並未能發現她父母所保證的一個自由的國度，而只遇到了一些損人利己和不公正的行為，她感到失望之餘，便不惜花費她後半生中許多時間和金錢，來和美國社會中的這些敗德奮鬥。有人說這對她的寫作是很不利的。

在美國的文學界，人們並不怎樣重視賽珍珠的作品，而只對她這個人頗具好感，因為她為人和藹可親，嫉惡如仇。她本人和她出版家的丈夫，都認為世人對她的待遇有欠公允，因為她的作品寫的既多，而又非常用力。人們攻擊她沒有描寫美國的生活，認為她和美國太疏遠了，於是她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便用約翰·賽奇斯（John Sedges）一個男性的筆名，發表了五部有關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以證明她是能寫中國以外的東西的。其實這是沒有必要的，她的作品在市場上銷路一直不壞，至今還有不少的人愛讀她的作品。

賽珍珠有鑒於美國婦女不大肯讀成册的書，所以她就以連載的方式，在婦女雜誌上陸續發表她的作品。這樣一來使得她更為讀者所喜愛，她的名字普及於每個家庭。她寫的東西確是很適合尋常人家閱讀的，因為她的題材是人類全體共通的，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係，乃至戀愛結婚一類戲劇性的生活；而她的寫作風格，接近寓言，有助於世道人心，她的人物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善惡愛憎，無所不包，文筆又如行雲流水，流暢通俗，故事娓娓道來，自能引人入勝。

這本短篇小說集中的主要作品《變了的女人》，是從

來沒有發表過的（其他的短篇多半是在雜誌上登過，現在才集印成書）。這是一篇帶有濃厚自傳色彩的作品。賽珍珠對她個人的生活，一向緘默不言，甚至為她作傳的哈利斯（T. F. Harris），對此也大唱苦經。不過在《變了的女人》中所呈現出來的情形，就和作者本人的生活非常近似。書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女作家鄧諾娜（Eleanor Nora Dane）。她離開她丈夫的原因，是那人對她的成就和名氣，感到受不了，不能處之泰然。諾娜變了，她要獻身於寫作，而她的丈夫却要她專做家務。那故事是描寫一個寧肯選擇孤獨、自由、和寫作的，很有決心的女人，她寫的東西令人同情，她說的話語令人信服。最後諾娜又被勸誘而再度結婚，不過這回那男人却答應她保持平等互敬的關係，不干涉她的寫作。「愛情是無須繩索也要受到縛束的。」這便是她新丈夫說的一句警策動人的話。對於結婚幸福的這種過於傷感的容忍，破壞了在其他方面大好的故事。作者為什麼必須添上這樣一個特殊的結尾，是不難推測出來的。

作者賽珍珠也和小說中的女主人公一樣，曾經兩度結婚。第一次是在中國，丈夫是一個美國農科傳教士巴克（John Buck），他對於賽珍珠的寫作，一點也不感興趣。這是一個不圓滿的婚姻，不過她總算把它維持了十八年之久，到一九三五年當她在文學上的成就達到頂點的時候，她才和巴克分手，而和她的出版者瓦爾希（Richard Walsh）結婚了。那位出版家一直為她出版和推銷所有的著作，培育她成名，而且追求她有年了。她第二次結婚，也未能盡如人意，還是不免有些問題。在哈利斯寫的傳記中，賽珍珠就說，諾貝爾獎金是「對我丈夫一個相當的考驗……他同我一道去領獎，對他是有點難堪的……使他淪於次等的地位。」

這位世界知名的女作家，在個人生活中，一定經歷了不少的鬥爭，但她是絕對不肯向人訴說的，至多只在筆下借題發揮一下，以舒積鬱而已。這樣的文稿，她是決不發表的（上面提到她有二十五部未刊的遺作），因為她說過，她決不發表傷害別人感情的任何作品。現在時過境遷，她作品中可能受到傷害的人都已死去，作品發表出來，應已無傷大雅，所以那些有所影射的人和事，今後會從她的遺作中，一點一點地揭露出來，我們對於這位有才華的女人的生活真相，也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一件郵寄的禮物

（英國）伊　黎

綠油油的草地向遠處伸延，在墨綠的叢樹間矗立一間鮮艷的紅屋，左角的天空總是那麼藍，右面聚集的一大堆白雲，像要把整個天空佔有，却永遠挨不過圖景中間一棵高聳的白楊樹……噹噹、噹噹……牆鐘敲響十下，那聲音單調而疲勞，却還是每小時敲下去。

坐在搖椅上，她頭向後靠，閉上眼，就讓搖椅把她輕輕地搖，搖出一串記憶，她恍惚在大海當中行走着，記憶之船把她從香港帶到英國。那時，她還那麼年輕，年輕得連她也忘記是怎樣愛上一位陌生的英國人的。那年，她穿上白紗禮服，整張臉粉紅得像熟透的桃；而他——高大、英俊的金髮少年，把她帶進有尖頂的教堂。

他點上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把一圈圈白煙長長地噴向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咪咪，我愛你。」那英俊、高大的男人用不純正的中文說。

「我聽不懂。」她搖搖頭，轉過臉。一頭黑雲似的髮絲撒嬌地波動在他手裏。她的瓜子臉配上彎彎的月眉，她的朱唇美如櫻桃。

她曾為他的儀表傾倒，那深藍如大海的眸子充滿柔情，那天真的微笑多麼可愛——他像一個大孩子！

「咪咪，你嫁給我吧！」他用英文問。

她聽得懂這句話，很多男人都曾問過她的話，只是有

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看來他們只要喜歡一個女孩子，便想佔有她。

「不，我不嫁英國人。」她大力搖頭，用中文高聲回答。看見他迷惑地半裂開嘴，她又快樂地笑了。

「我愛你。」他重覆說這句話，固執地用這三個字打動她的心。而那時，她的心充滿柔情，一如受微風薰吹，禁不住掀起感情的微瀾。

也許是緣份吧！她的心沒有被用金錢、用地位、用身家做餌的男人釣去。她認識的一個紗廠少東每天打電話向她求婚，另一名珠寶商要娶她做填房。她却惟獨愛上這位有漂亮外表、及比她年輕五歲的異國男子。她的家人在國內，她孑然一身在香港，而他是軍人，碰巧軍隊停駐香港。

「親愛的，別抽煙啦！」

她睜開眼，面前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兩鬢已銀白，那對陷進去的藍眼睛，仍然那麼天真，那麼温柔地透着孩子氣。

她朝着他噴了一口煙，小孩般央求他：

「只這一支。我不是每天准抽兩支嗎？」

他友善地拍拍她的膊頭，他闊大的手掌總是那麼輕巧地落在她的肩膊上。

「你若不聽尊臣醫生，我可要告訴他。」

醫生曾勸過她戒煙，因為她常常咳嗽。尤其英國的冬天又冷又濕。

「亨利，有聽收音機天氣報告嗎？」

「唔，還會下雪，你看天色便知。」他蹲下身，加進一大鍬黑煤球。她最愛他寬厚充滿男性味的背。她俯下身，輕柔地按摩他的兩肩。

雪已連續下了三星期。窗外，只是灰白一片，天空、屋宇、草地、馬路，沉沉寂寂地，全被雪掩蓋。彷彿整個世界已被活生生地埋葬掉了。平時，在路上蹦蹦跳跳的鄰家孩子們和他們尖銳的叫嚷聲，都被雪阻隔在另一個世界裏。

「你要茶嗎？」他站直身，拍拍手上的煤灰，掠一掠左額的幾根銀髮。

彷彿世界上唯一温暖的是火爐，黑色的煤球正被熊熊的火燒熱，快要變紅色的火團了。

「不，謝謝你。」

「那你餓嗎？」

「還不餓，你也坐坐吧！」

「唔，我要先去鏟雪。」他的雙頰被火燻紅的有點像紅蘋果。

「明天再鏟吧，鏟完還不是會再下嗎？」

「如果結成冰，到時就很難鏟，路滑會很容易跌傷人。」說完，他已離開她，到廳門口的時候，他回過頭說：「我需要運動運動。」他舉高雙手在伸懶腰。

她站直了身子，骨節就像被鈍敲過般酸疼。她最怕冷，冰雪像要透進她的骨髓。她趕緊把一條厚毛毡圍上雙腿坐下。搖椅多温暖，坐墊是用軟綿綿的羽毛做的。

他看來很年輕，站直身連中年人最常有的大肚皮也沒顯露出來。頭頂的金髮仍那麼閃亮。笑起來有酒渦的兩頰更看不出他已五十多歲了。

他進來了，噓噓地呼着氣。身上只一件套頭羊毛衣。

「亨利，你忘記穿外套了！」

「我只站在門口看看。前門起碼有一呎厚。我們的汽車已全被埋葬。」

「亨利，如果你去士多店，可以替我買點東西嗎？」

「當然，什麼東西？」

「買瓶阿司匹靈。」

「誰說家裏沒有？我前天買了兩瓶，放在櫃子裏。」

「你真好！」

他穿上大衣，戴上皮手套，帶上門又出去了。

她閉着眼。温熱的火在她臉上跳動，那剥卜的聲音，彷彿是一些會說話的火孩兒在叫嚷着。她常常挨在火爐旁坐一整天。雖然整間屋內都有暖氣，可是火的光、火的聲音，令她不感覺寂寞，也不覺日子冗長。每一個煤球只能短短地燒十來分鐘，當亨利在家時，每隔半小時，他都會來到她跟前加煤球，有時他會倚着她身旁讀報、看書、跟她聊天。

他回來了，高鼻子凍得紅紅的，兩肩披上一層灰白的雪。他整個人透着一股冷氣，口裏噴出白煙。

「哇，真冷！」

「你過來，暖暖身，我去弄杯茶給你。」她懶洋洋地站起來，扶着搖椅的手骨很酸。她不捨得把毛毡披在搖椅背後。

「你坐啊，我自己來弄。」亨利把一雙手伸進火爐，鼻頭在滴着鼻水。

她在走廊的時候，不自禁地抖索一下，風從門下、梯

口飄忽而來，她忽然害怕起來。如果這場雪不停，如果他們的煤球燒完，如果停電，那他們兩個老人會不會被凍死？在這冰天雪地被凍死怎辦？他們沒有親人！

「亨利，」她忍不住叫他。她走回前廳，看見熊熊的火，和坐在她的搖椅上的他，她的心才定下來。

「你餓嗎？要不要吃火腿煎蛋？」

「也好，謝謝你。」亨利懶洋洋地答。

「吃飽不怕冷。」她說完，便勇敢地穿過走廊，走進厨房。厨房內很黯淡，她開着燈。一股寒氣在窗口迫進來。薄薄的玻璃窗抵不住寒冷。窗下框已結成冰。窗外，雪在密密地下，一塊塊、一片片、一粒粒地向下聚攏。她感覺窒息。把窗底下的鐵杆一扭，窗被打開了。雪就像幽靈般飄進，也有急驟地向她迎面打來，也有遲疑地在窗口徘徊。她聽見一連串淅淅瀝瀝的響聲，有來自遠方，有出自近處，說不出是什麽聲音，却是有秩序地此起彼落，好像踏着有密有疏、又急又緩的步履。一股寒風在倔强地、蠻橫地闖進來。她抖索着用手向後一扯，終於又把密密的雪和風拒於窗外。她用衣袖抹掉臉上幾滴冰凍的水，發覺窗口已積聚一大片的白雪，她便用海綿狠狠地抹掉。

日子本來不是這樣黯淡的。她隨他的軍營從香港搬到馬來西亞，搬到星加坡。那十幾年被亨利的愛，被椰林風光、被蔚藍的天、被燦白的驕陽、被深藍的海填得滿滿的。她像三歲小孩般學英文，亨利拿着一本有中英對照的會話書和她談情，倍增夫婦間的生趣。而且她懂得治家、懂得打扮自己、更懂得亨利的愛好。每到一個軍營，她搶了很多英國太太的風頭。那時，她把每天的時間都填得滿滿的，她可以通宵達旦地在舞會上和每一名男士擁舞而不覺得累。她在馬來西亞渡過最快樂的七年，一位她最要好的女朋友至今仍寫信給她，並且每年聖誕節她都寄禮物來英國給她。

「親愛的，你要幫手嗎？」不知什麽時候，亨利已走進來。

她還沒有燒水。

「怎麽？又疼？」他憐憫地問。

「不，我在想，想起我們在馬來西亞住的日子。」那時在宴會上，他穿上全黑的燕尾禮服，她穿上艷紅的濶裙，他會温柔地摟着她，在舞池內轉幾十個、幾百個圓圈，直到她覺得眼前一切顛倒，不自禁地倒進他懷裏。

她看見他笑了，眸子內充滿懷念。

「如果你長駐馬來西亞多好！」

「可是親愛的，這是我的國家啊。」他辯白着。

「噢！」她明白了，怪不得亨利從來沒有埋怨過這種寒冷的天氣和孤寂的生活。她做了二十幾年異客，她的心一陣絞痛。除了在這間屋內她有自己的地方，一出這屋門，她便被認做外國人。她的故鄉，春暖荔枝香的中國南方，離這裏太遙遠了。而她，可以什麼時候返故鄉啊？

她低着頭在切火腿。亨利在幫她拍打着蛋。

「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回去渡渡假？」她忘不了遙遠的家鄉。雖然她和她弟妹已多年沒有通信，因為他們一直沒有原諒她嫁給異國人。而且她爸媽早已離開人間。可是家鄉屋前的小河，河塘內的泥鰍，水滿時爬上堤的蟹，春天滿目的桃花、杏花……

「唔，去香港、馬來西亞玩玩也不錯。可惜，我們認得的朋友不多了。」

「茱迪天天來信催我們去玩呢！」茱迪是她在檳城的好朋友。

「我看得等我再次退休後才有機會。」他輕聲說。

「那時我不已是個老太婆？」亨利再次退休，她要七十歲了。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她記起自從回來英國後，亨利的薪水不很高，她又不會英文，沒有找過事做。他們一向的生活沒有寬裕過。而且亨利常常換地方，他們從沒有安頓下來。七年前亨利從軍營裏退休後，他們才買下這間屋。軍中發下來的退休金不夠維持兩個人的生活，亨利才又在郵政局找到目前這麼的一份工作。

她沒有再提渡假的事。看來那些遙遠的地方，只有她在閉目後才可以親近。

「亨利，你看占米今年暑假會不會來探我們？」占米是亨利的侄兒。亨利的哥哥在南非做生意，送兒子來劍橋讀書。每年夏天，他都來他們處住幾天。每次，她都被他修長的身材，和他那對跟亨利一樣藍的眸子吸引。

「不會吧，他不是今年回南非渡假嗎？」

「哎！」又少了一位年青的朋友。她也不是沒有過朋友，只是在軍營中認識的朋友，不是她搬走，便是人家搬走，一次又一次的分離，常常令她難過流淚。走掉的朋友，就像秋天飄離樹枝的落葉，不久便被遺忘了。她住屋的附近有一間醫院，她曾找到從香港，馬來西亞來的學生護士，請她們回來吃飯，帶她們去郊外旅行，安慰她們寂寞的心。其中有一位還認了她做誼母，可是她們畢業後便

作鳥獸散般飛走。她的誼女後來去了澳洲，三年只來過一封信。於是她再也不敢去醫院找中國護士，因為她怕嘗試別離的苦澀。她只希望上帝仁慈地把她先召了去。否則如果亨利先去，只剩下她孤苦伶仃的一個人，不知會有什麼後果。

亨利戴上絨帽，穿上大衣，預備去街口的士多店買牛奶。他臨出門前，在火爐內又加進一大鍬煤球。

她回到搖椅上。亨利替她開了電視機，可是配上笑聲的諧劇看來多無聊，她怎麼也聽不進異國的聲音。

她只注視着火，黑色的煤球很快被已燒着的煤珠感染上了，起先是表皮被燒紅，漸漸，內裏也被染紅了，整個煤球於是變成一團火，熊熊地燒了一會兒，它們發散的火光有藍的，橙黃的，鮮紅的。火多麼美麗，比流雲還飄忽，可烘得整個人溫暖。

門鈴響了，她心中一顫：亨利不是自帶門鎖的嗎？會不會是他出事？

她趕緊打開大門，一股冷鋒迫切地衝進來。一個郵差把一個四方盒和幾封信遞給她。

「謝謝你。」她想請他進來喝杯茶。他的整張臉只露出一雙眼。對方一言不響已轉身，拖着厚重的皮靴走了。她關緊了門。看見那個小郵包外的厚紙皮已被雪水打濕。右上角的郵票是馬來西亞的，却又不是茱迪的地址。而且把亨利的姓也串錯了。

她找到了一把剪刀，把小郵包拆開，厚紙皮內夾着一封信，是用英文寫的，署名莉莉。她想了很久，却想不起一個叫莉莉的朋友。總不會是亨利的舊女友吧，可是她從來沒聽他提過。她於是把這封她看不懂的信擱在一旁，撕開透明的膠紙，打開盒蓋，裏面有一條馬來西亞特有的花頭巾，包着六盒「脫苦海」藥膏。

她迷惑了。是誰知道她有關節炎呢？

她捧起了一盒藥，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特有的涼味滲透進她的肺，她竟感覺無限舒暢。

她又拿起那封信，雖然認得一些字，却怎樣也讀不明全信。

亨利進來的時候，她的臉向着火爐，沒有發覺他。他在她背後輕輕一拍，她整個人跳起。也不等他說話，她把信遞過去。他的大衣上披着一層毛毛白雪。

他一隻手拿着信在唸，另一隻手在搓殭凍的臉，他的兩頰有點像馬鈴薯皮。她聽着他唸，却聽呆了，這女孩是

誰呢？她在信中說一直在惦記他們，他們是世界上最仁慈的夫婦，在茱迪處得知她骨疼……

「嗨哎嘻——」亨利尖叫起來，把她興奮地舉起，在空中轉了兩個圈，隨後把她緊緊地擁在懷內，他大衣上濕濡濡的雪全貼到她臉上。

「我記起了，茱迪不是有一鄰居叫曾太太嗎？曾太太的四女兒不就是莉莉？她整天挨着你叫姨姨的。」亨利興奮地說。

她只茫然搖搖頭。

「你不是請她和茱迪的女兒常常週末去玩嗎？」

她還在努力地想，腦海空白一片。她羨慕亨利的記憶力。她多麼渴望記得這樣的一位女孩子啊！

「她媽媽叫她阿四，本來要過繼給我們。後來見我們要回英國她又後悔。」

「哦！」她終於想起了。腦海裏出現一名六七歲、臉圓圓、眼大大的小女孩。「她最愛吃冰條，常常向我討。」

「對了。」亨利說：「我也記起了，她媽媽常常罵她饞嘴。」

「她太好了，她真有心。」她感動得流淚。亨利緊緊地摟着她。「亨利，還有人記得我們。」這次她真的哭了。溫熱的淚流滿兩頰。可是她覺得很快樂，整個人覺得溫暖。

「亨利，我們一定有她的舊照，你去拿出來給我找找看，我認得她的。我真渴望見見她啊。亨利，你立刻寫信叫她來英國玩，機票我們出。」

「她說可能明年來英國唸產科哩。」

「叫她來，叫她快來，就住在我們這裏。」她擦着淚。

「她說這裏沒有熟人。」

「我們就是啊。亨利，叫她來附近的醫院讀，我會照顧她的。」

亨利笑笑，拖着長袍似的大衣，穿着皮靴咯咯地上樓梯，去找舊照片。

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靜，火烘得她雙頰很燙。她把那張信紙緊貼胸前，在廳內打圈圈，她像在抱着一個嬰兒，輕哼起一隻兒時常唱的民歌。

她注意到火爐已黯下來，於是她把那張信紙小心翼翼地平放在搖椅上，用手推一推椅背，搖椅便輕輕地搖，隨着她唱歌的節拍，輕輕地搖——她蹲下身，把一大鍬一大鍬的煤球倒進火爐內，火堆暫時暗下來。可是她知道烏黑的煤球一感着熱，便會很快熊熊地變作蔚藍、橙黃、荔紅的火焰。

瘋子和醉鬼

李輝英

人家稱呼她為八姑，八姑聽後，冷冷的一笑，在場的人以為八姑是不屑爭講的了，哪裏知道不旋踵間她已滔滔不絕的開了場。宴會已近尾聲，熱熱鬧鬧的氣氛還未消失。

「你們叫我八姑，」她神色認真的說，「我不惱，人無外號不發，馬無夜草不肥，八者發也，好兆頭。不過，這裏有一點，我可不能不說明一下，那就是姊妹弟兄中，我並非排行第八，是第三。三啊、九啊，常常給你帶來數字上的吉祥。三陽開泰、三思而行、三分鼎足、九牛一毛、九霄雲外、九牛二虎……寫都寫不完，正像賣瓦盆的出身，一套一套的。本來，我不想開口的，無奈你們都樂於把我當成了對象，說五說四，我又怎能三緘其口呢？話說當年八姑我未出嫁前，身份是名正言順的三小姐，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男子漢，潮一般的湧上來，然後又慢慢的退下去，他們說的是：『我愛你，三小姐，請你同我結婚，我甘願做你的奴隸。』話說的多甜呀，我才不為這一類甜言蜜語所麻醉，一律掛出免戰牌，且先叫這些人嘗嘗被拒絕的滋味。我發現，男人的臉皮厚之又厚，縱然發射强弩，不能損及分毫，為了誇耀自己的了不起，常常說出自相矛盾的言語，你戳穿了西洋鏡，揭發了他們的醜態，他們不但不惱，反而盡量的陪笑，藉做晉身的階梯，由此攀緣而上，毫不臉紅。人們常說八姑的嘴冷，其實說出來的全是實情，不是過來人，全都摸不清。所謂見過鬼怕黑，

自宜小心謹慎，嚴防上當。本來，我不想開口的，想不到如今竟然犯了戒。……」

「犯戒的說法太嚴重了，」有人搶了先：「那是不公平的！」說話的人是位中年男子，宴會後開始了聊天的節目。

「敢正你是男人，替男人說好話！」八姑先聲奪人，誠心壓倒對方的氣勢。

「不是說好話說壞話的問題，」對方毫不理會八姑的聲勢，只顧說下去：「你說男人的臉皮厚，有什麼學理根據？意氣用事，我也可以照樣告訴你說，女人的臉皮厚之又厚，厚過任何的男人！……」

「你這是報復，」八姑鄭重其事的說，「我心平氣和的先請你拿出證據來！沒有證據是不能服人的。」

「當然有證據！」那個男人冷笑一聲，向前探出了上半身，縮短了彼此的距離，提防出現失聽的機會。

「請。」八姑做手勢表示謙讓。

「很簡單，讓我先發個問：是男人有鬍子還是女人有鬍子？」話到這裏，引起人們的哄堂大笑。

「當然男人有鬍子，這有什麼疑問。」

「女人呢？」

「當然沒有鬍子！」

「為什麼？」

「因為，因為……」

「因為女人的臉皮厚，鬍子差長不出來，男人因為臉皮薄，所以人人長鬍子！」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別笑了，別笑了，笑得岔了氣還得請醫生，看病、吃藥，那就得不償失了。」八姑叫別人別笑，其實她也是哄笑聲中的一個。她這時一面壓伏衆人，一面只顧說下去。「快不要再說什麼鬍子不鬍子那一套了，我承認這位先生所說的道理。千千萬萬請你們注意，道理為我所承認，可並不等於我承認了學理，道理和學理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的。本來我是不想開口的，話說當年的世界和現在的世界，有着遙遠的差距。就以世道人心來說，三從四德就等於給女性束上了重重的鎖鍊，哪裏還有什麼自由，供大人先生們當做玩物玩玩就是了，大而至於男女平等的說法，聽都沒有聽講過。

「說不想開口又開了口，可以說是舊習慣難以更動！江山容易改，秉性最難移，這個移動的移字，表示得恰到好處，有人用易代移，那便不夠勁道，也不傳神了。我不

是讀書人，竟然掉入了書袋，多麼可笑？我不敢妄自尊大，去聖人門前賣字，自暴其醜，不過偶而說上三五句，打哈哈湊湊趣倒是有的。因為我常常想，人生在世，幾十個寒暑，忽焉而過，轉眼之間，昨日少年今白頭，憑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時間拉回半分毫，有限的時空，你老是愁眉苦臉的折騰你自己，多麼惱人。心情輕鬆點兒，愉快點兒不行麼！『行。』我替你回答了，非不行也，乃不為也。拿出拍拖的勇氣打衝鋒，不怕得不到勝利。說到拍拖，我且在此再行交代個三五句，因為有人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我樂得借花獻佛做出簡單的回答。……」

「八姑，別賣關子，你就快些兒開始罷。」這人顯現出焦躁的心緒來，急了。其實男子漢不應該太過衝動的。

「一張嘴說不了四面八方，得慢慢的才行，慢工出巧將，說的很明白。對不對？」八姑不上火，慢條斯理的招架着。採取了以問做答的方式。

「就算是慢工出巧將，也該開場了。」

「好，好，我來開始。」八姑自然然的陪了笑，開了口。「先得申明一下，請你們別緊張，我告訴你們，當我年輕時，壓根兒就沒有拍拖這件事！有之則出現於市井小民中，說真的像我們的書香門第，不興這一套。至少是我的家中，沒有人拍拖，如果有人提到了這件事，代表的意味是屬於鹹濕的一類，為大人先生們所不齒。換句話說，好人不拍拖，拍拖無好人，天知道，人們的心理上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想扭轉也無從扭轉起。後來，也許過了二三年，也許過了五七年，風氣大開，青少年們提出自由戀愛的口號，歐風東漸也給予一些影響，封建的大門打開了，拍拖才於不知不覺中，成為官方法定的玩意兒，我自己却沒有經過拍拖的階段。……」

「真的麼？」有人截住話頭問，是個中年婦女。

「我又何必講假話？」

「你們家裏不時興，未必外邊也不開通！」

「這——這就很難說了，我們家裏高門大院，春風不渡玉門關啊。」

「好一個春風不渡玉門關，多麼頑固的大家庭啊！侯門深似海，高門大院給你們加上了重重的限制，失去了行動上的自由，活受洋罪！」先前那個男人追着問。

「哪裏有壓迫，哪裏有反抗，誰願意叫別人來縛了手脚？我還不是找了個機會就逃之夭夭了。一年之後，家人把我找回去，可是我……」

「可是你？……」

「可是我已變成一個孩子的媽媽了。家裏人異口同聲的罵我：『三小姐，你真不要臉，千不該萬不該毀壞了家風，臉叫你丟盡了。』丟盡了臉是我的事，與你們有什麼關係？看你們——真是少見多怪！就這樣，我似乎成了全家的公敵！」八姑透了口氣，接續着說，「誰也不理睬我，走過我的身旁，只用斜眼留着我。這些，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由於你們盼望的殷切，我就不能不勉為其難了。話說當年家人把我抓了回去，正像鷹隼撲捉一隻小雞，氣勢洶洶，彷彿一回去就捅我一刀了事。我有點兒怕，但却强自鎮定，决心一拚到底。我明白外面的行情：男女婚姻大事，由男女雙方自行做主，別人不得干預。夠了，這就是我的老本。家裏男人三妻四妾抽大烟，沒有人說話，獨獨我的自由戀愛，非抓回來法辦不可，簡直豈有此理。世上怎麼多有這號衛道的人！法海和尚就因為心理變態，千方百計干預許仙和白蛇的自由戀愛，把後者壓在雷峯塔下，一定要等白蛇生下兒子，長大之後考中狀元，這才來個仕林祭塔，全家團圓，法海和尚這時又滾到什麼地方去了？」

「滾到什麼地方去了？」有人帶着一聲冷笑問。

「滾到封建道統殼殼裏面去了，變成了一隻癩蛤蟆，人見人憎，得不到好死的。」

「八姑，法海和尚變成了癩蛤蟆，這倒是你的新發現，怕只怕找不到新證據呢。」

又是一陣哄笑，八姑竟然笑得前仰後合的，恍如馬迷買中了六環彩。

「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她一扳一眼的說道，「無奈你們管我要證據，這就多添了麻煩。我只能說像法海那樣的好管閑事，不打入十八層地獄，是他的造化，變成了癩蛤蟆，便宜了他。蛤蟆通稱青蛙，略可分成三類，一是青蛙，一是蛤士蟆，一是癩蛤蟆。青蛙專吃有害農作物的害蟲，受人保護；但一遇到蛇，便被吞食了，難逃劫數。蛤士蟆雖也是蛙中的一種，好就好在蛤士蟆油很珍貴，是補品，吃火鍋時放進幾隻蛤士蟆，味極鮮美。最無出息的是癩蛤蟆。一身癩，醜態畢露，還想吃天鵝肉呢，有道是不知好歹，不自量力。小時候一見癩蛤蟆，無名火起三千丈，非把牠戲弄一番不可。方法是使用一枝小棍子，敲打癩蛤蟆的背脊，一邊敲打一邊念念有詞：『蛤蟆氣鼓，一氣氣到八月十五。』果然那隻癩蛤蟆像打氣的車胎，慢慢的膨脹起來，漲到了一定程度，敲打的小棍再一用力，只聽拍的一聲，癩蛤蟆的外皮爆破了，一命嗚呼，再也休想

天鵝肉了。……」

「青蛙是否分三類我且不管牠，」有人搶着說，使八姑暫時停頓下來。「俗話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到底怎樣解釋才更具體？還有，好模好樣的男人，怎麼會比成為癩蛤蟆？」

八姑一看說話的男人，其貌不揚，先就倒了胃口。不理不睬麼？那怎麼可以。等於在衆目睽睽之下打了敗仗，一千一萬個不能。不能，不能呀！

「本來我是不想開口的，」她接着說，「再加上三言兩語也就結束了，但現在看起來，不能那麼快了。首先要接觸到的是天鵝，有多少人看見過天鵝？我就是未曾見過天鵝中的一個，雖然從未見過天鵝，可並不等於沒有說及天鵝的資格。影影綽綽的印象：天鵝是一種高上的鳥兒，等閑的鳥兒難得親近。天鵝既然很高上，天鵝肉可想而知也必然名貴，連天鵝鳥都罕見，天鵝肉就更不易得了。至於天鵝毛色的漂亮，體態的輕盈，哪是癩蛤蟆所能並比的，所以就出現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說法，表示你不知天高地厚，表現在具體的事物上，便是窮光蛋想娶位富家女，不大可能。但這也未必沒有例外，王寶釧拋綵球，拋到了薛平貴的身上，他就是一位窮光蛋。……」

「八姑，薛平貴匹配王寶釧，是被動的，不是適當的例子。我們且不講它。我們也不講貧富，單講人才。選擇夫婿，你有什麼看法？說說好麼？癩蛤蟆和天鵝肉的說法，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這人顯然有困擾八姑的意圖。

八姑不在乎，人已經老得快掉牙了，顧得那麼多的南北西東？但她得仔仔細細思索一下，免得出現了漏洞，被當成了話柄。

「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她想好之後說，「話說當年人們擇婿之道，最最重視的是門當户對，門不當，户不對，休想婚配。看過唐代傳奇，知道當時有王姓大族，互相締婚，血緣近，並不理想；至於≪李娃傳≫中出現的李娃，只是文人筆下的構想，可靠性不大。所謂天鵝肉，多半指的富家女、癩蛤蟆則指的是貧窮的男子漢，兩者之間，殊少成婚的可能。鏡花水月而已。選婿先選有貝之財，然後再選無貝之才，坦腹東床王右軍，便是選婿選中無貝之才的實例。前面說過我自己的婚事，是我跑出了深宅大院自己找了個年輕小伙子，却生生被家人硬給拆散了，實在敗興。這以前，家人多次徵求我的意見，提出一批一批的人選，可是我全不滿意，一律退票。我自己找

的，他們也退票，一來二去，十年八年的日子過去了，八姑老了，成了剩餘物資，人見人不要，落到這般田地。說到這裏，是不是太放肆了？」

宴會結束了，人客紛紛退席，只有八姑這一桌，人客不但不減少，反而又圍上來一羣人客。也有人看了一眼之後說了聲「瘋子」，下邊跟着說：「有什麼看頭！」意思是見了瘋子，遠走為上。八姑沒有住過青山病院，怎能目為瘋子？簡直是侮辱！

八姑有無聽到別人說她是瘋子，且不管它，她一律當成沒有聽入耳內，却是表示出她的大量來。宰相腹內能行船，豁達大度這才能夠取得多數人的擁戴。俗話說過大人不見小人怪，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就須得從忍字上做功夫，忍得住紅爐火的煆煉，才可以鑄成良材，不如此，半途而廢，只有自己倒楣。

「本來我是不想開口的，」八姑面對一羣人客把她圍個不透風的情形，無疑增加了她說話的興趣，那種爭勝的心理，就像小兒女們要討大人的稱讚似的，無須要求就已滔滔不絕的說個沒完沒結了。「剛才我曾經說到放肆的上面，說是說了，究竟算不算放肆，有待大家伙的詮釋，因為我把世間一個女人不該宣佈的內心世界坦誠的說出口外，事屬罕見，像是放肆了些，其實說真的，如今影片裏到處全都出現些光屁股的鏡頭，看起來極不順眼，却又正在大行其道，這才真的是放肆呢。是不是？

「但放肆一些，不足垢病，以我做例，當年我的出走，恰好是對傳統的挑戰，你說不好那樣辦，我就偏偏那樣辦；你說不該上南邊去，我就偏偏要上南邊去。這行動，現在叫新潮，當年叫叛逆；有人寫了劇本《三個叛逆的女性》，正是給受壓迫、受束縛的不幸女子爭自由，爭平等的，當年認為大逆不道，如今却被淘汰乾乾淨淨了。女性們到了可以出口長氣的時代了，八姑我雖然老成太婆了，樂於分享這樣的榮譽。」

「八姑說的對！」芸芸衆生中，一位中等身材的男人高聲叫道。「如今是男女拍拖大行其道了，自由戀愛不受干擾，可窮小子麼——沒有份兒。」

「這就要你奮鬥了！」八姑意猶未盡，紅脹的臉上青筋暴露，顯然是喝了大量酒漿後的反應。一點都不錯，她每說一句，便噴出濃烈的酒氣。「除了奮鬥難道你還想淘枯井麼？多麼沒有出息呀！」

「沒有出息？是彼此相愛呀！男女相愛不分貧富！」對方聲色俱厲的叫了出來，使旁邊的看客更多了看熱鬧的

興趣。「温莎公爵不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麼？」

「在當前的社會裏，」八姑嚴肅的拉下臉來，青筋愈顯得暴露。「既然到處都要錢，男女相愛便不能摒棄了金錢，除非你是唯愛主義者。史特林堡的《愛情與麵包》，就是最好的實例，專講愛情不理當前的現實，那是不行的，除非你不吃不喝當了神仙，但神仙又十分的羨慕凡間世界，七仙女就是好證據。王母娘娘不是為了在上方當了女王，她何嘗不有思凡的心腸！本來我是不想開口的，無奈大家伙興趣濃厚，引得我打開了話匣子，給大家增添了麻煩，請原諒本人的多嘴。温莎公爵的艷事，不想饒舌了。至於有人說我是個瘋子，恕我不敢接受，要是頒發勳章，那就不同了。怎麼樣，朋友們，吃飽喝足了，該鬆人了。再佔着地方不肯離去，就誤酒家的生意，才該挨打呢。總而言之，我本來是不想開口的，想不到一開起口來，就漫無邊際，不像個瘋子才怪。……」

「真是個瘋子！」

「真是個瘋子？」八姑不緊不慢的說，找尋說話人，人們一哄而散，哪裏找得到踪影。

「不是瘋子也是醉鬼——簡直是個女醉鬼！」有人加上了這一句，是蓋棺論定的語氣。

叙利亞黎巴嫩出版《青春之歌》譯本

席汶

最近四五年參加中國長篇小說《青春之歌》的阿拉伯文譯本。這是中國小說又一次被譯成阿拉伯文出版。

叙利亞的一些報章特地刊登了《青春之歌》阿拉伯文譯本出版的消息，並且介紹了該小說的內容。

《青春之歌》阿拉伯文譯本的譯者名叫蘇哈伊爾·阿尤普（Suhayl Ayoub），是個律師。阿尤普長期以來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翻譯工作。他很愛好中國文學，曾將魯迅的《阿Q正傳》和《故事新編》及其他一些中國文學著作譯成阿拉伯文出版。

《青春之歌》的阿拉伯文譯本是根據《青春之歌》的英語譯本（Song of The Youth）翻譯出來的。除叙利亞外，目前黎巴嫩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也出版了《青春之歌》的阿拉伯文譯本，受到了讀者的歡迎。

阿尤普還準備譯出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以滿足讀者的要求。

重逢

凌冰

去年冬節我和女兒羣到曼谷探親。

往早在家鄉，冬節是年暮時分的團圓佳節，可重視哪！伯叔兄弟姐妹們都趕着回家過節，圍着吃湯圓是一個重要的節目。家裏往往有一些人住在南洋，不及回家，也要給他們留下一份糯米粉，等他們寄批回來，馬上做湯圓吃。這是慶團圓哩！我和女兒這次到曼谷，正逢冬節，其樂可知了。

甫到家裏，叔父老人家執着我的手細看，熱淚漣漣，嬸母也在抹淚，惹得我也淚滴四行。屋子裏的人見狀，很是錯愕。向來富於詼諧、幽默的堂大哥哥急對大伙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多年不見嘛，這叫喜極而淚！」又轉對我們說：「儉些，儉些！」（潮語節省眼淚之意）經他這麼一說，大伙都哄笑了起來。這時正好一碗碗冒着熱煙的湯圓端進來了，叔父說：「食圓啊！」氣氛為之一轉。我放眼打量着屋子裏的人，有分別多年的，有從未蒙面的。但是一家人嘛，血濃於水，加上照片時常見面，所以沒有什麼陌生的感覺。

驀地裏，有人從背後摟着我的腰叫：「冰姐！」「啊！瑤妹！」瑤妹是姑母的女兒，全家住在新加坡，這次是特地帶着女兒玲來和我晤面的。堂姐芳也推着她女兒珊說：「叫阿姨！」跟着芳姐、我和瑤妹緊緊地依偎在一起，久別重逢的喜悅——化成滴滴淚珠從心泉裏湧了出來，流遍

了腮邊，分不清是誰的了。

雖說時光不能倒流，兒時不可再。但事後談起，當時我們三人的視覺上出現着的却是卅年前大家分別時的形象，它清晰地叠印在每個人的臉孔上。只有在平靜了下來的時候才驚覺到對方容貌的變化。大哥哥大概看穿了我們的心事，直嚷道：「唉喲，三個雅姿娘仔（潮語——美麗的姑娘），怎麼都變成醜老太婆了。」說得我們三個女兒——羣、珊、玲朝着我們傻望。她們三人年紀相若，而從他們青春美麗的臉蛋上却隱約地呈現着她們母親當年的狀貌，引起了大家一大堆感喟和讚嘆，人生就是這樣一代代地傳下去。

曼谷，我對她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愛她就像愛我的家鄉潮州一樣。而事實上我也恍惚像回到我的家鄉潮州似的。舉凡親朋戚友、風土人情、烹飪食物，對我是那麼的温馨、親切、熟悉、可口。特別是和叔父母、舅父母、堂兄弟姊妹在一起時。我們總會無休無止地談起過去，那怕是一件很細微的事情，大家回憶起來還是那麼清楚，那麼津津有味，就好像剛發生了的一樣。

「三隻羊又在一起了！」當叔父看我和芳姊、瑤妹親密地坐在一起談笑時，總是喜滋滋地說。我們三人屬羊，過了農曆年就四十八歲了。記得在家鄉的時候，平日我和芳姊都是祖母寵愛的。但瑤妹這外孫女兒一來，祖母就偏向她了。只是不論如何，我們三姊妹還是最要好的。三隻羊聚在一起，多麼親切啊！

叔父又時常說：「看你們三人好到辮仔結相綴。」（潮語捆在一起的意思）這句話引起了我們難忘的回憶。……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在家裏廳門口的石階上，三人排排坐鈎花邊，那天心情特別好，因為祖母給我們一人一隻精編的小花籃裝針綫，又從農家處得到潔白的蔴骨（黃蔴的莖）裝在鈎針的一端上，鈎起花辮來，既輕快又有聲，倍添情趣。姊妹三人邊鈎花邊談笑，多快活呀！不知什麼時候，三個人的髮辮給哥哥們捆在一起了。因為一直未被發覺，哥哥們也樂得手舞足蹈。故意要我們起身去玩。那知我們三人做活兒興致勃勃，站都不願意站起來。哥哥們沒有辦法，竟搶了我們手上的花邊，嘩哩嘩啦地抽了起來，眼看鈎好了的梅花給抽掉了，又急又恨，站起來追趕他們，這時才發覺到辮子給捆在一起。三人互相拉扯，痛得哇哇大叫。哥哥們却樂不可支，哈哈大笑起來。說給我們怎麼打都可以，還擺着一副等待挨打的模樣。可是等到我們把糾在一起的辮子弄開時，他們却跑到屋頂上

去了。他們在屋頂的磚道上奔跑，對我們炫耀地叫：「好馬就上來打好了！」（潮語，有胆量的就來。）最後他們竟索性坐在屋簷沿上，伸下兩足，搖晃着，擺動着。我們胆小，怕哥哥們摔下來，反而說好說歹懇求他們下來……。

羣、珊、玲和姪兒姪女們聽得咧開嘴笑，大姪女嫌他爸爸和叔叔太壞了，又說姑姑們太老實了，給他們欺負。哥哥們不服氣，說事實是下來以後給我們打了許多次。大哥哥竟說他左臂的風濕，就是給我們三人打傷所引起的。但孩子們不同意，斥為無稽。大家越說越逗樂。

這時廳外花棚上的炮仗花紅殷殷地，格外耀眼。看來就像家有喜事，掛好着連串炮仗在等待燃放一樣。大哥指着炮仗花說：「還有更可笑的呢！」二哥、芳姊、我和瑤妹都會意地笑了起來。

……小時，家中院子裏也有一棚炮仗花，我們兄弟姊妹時常在花棚下玩耍。一個夏天的下午，炮仗花開得正歡，一片喜氣洋洋，我們在花下玩「新娘」遊戲。瑤妹扮新娘，芳姊和我扮陪嫁的丫頭，大哥和二哥當轎夫，還有一些抬嫁粧的。我們把新娘子刻意打扮，頭戴上炮仗花冠，頸上套上用各色花串成的項鍊。臉上披上紅頭巾，哥哥們用手搭成「手坐轎」，芳姊和我把新娘子扶上轎去，一行浩浩蕩蕩正欲把新娘送到院子另一端的婆家去。那知手轎沒有搭好，瑤妹被摔下地中，嗚嗚大哭。驚動了祖母和姑母出來探看，哥哥們怕被責罵，嚇得雞飛狗走。祖母知道我們在玩耍沒說什麼，姑母却「惜奴惜肉」地喊叫一番，瑤妹見姑母疼她，竟撒賴地坐在地中喊痛，不肯起來……

這時瑤妹不禁摸着自己的屁股說：「是，是好痛嘛！」二哥哥羞她說：「小時摔了一跤，到現在要做祖母了，還痛吶！」說得在座的人大笑起來。事後聽我女兒羣說，他（她）們小一輩的對我們——他們的父母小時候是那麼親密、那麼友好、有着那麼多值得回憶的趣事，很是羨慕。今天，他們都是住在父母的小家庭裏，單門獨戶，一年難得見幾次面，那有上一輩人在鄉中聚族而居的歡樂呵！

當然，在一個月的聚會中，談得最多的還是我們目前各自的情況，我們的國家、社會，我們的丈夫、兒女，我們的家庭生活和經濟。也是這些談話，使我深深地感到我們已經不是同一個國家的人民了，而是分屬三個國家的人民了。首先是瑤妹，一動口就說：「我們新加坡怎麼樣！」「我們新加坡人怎麼樣！」芳姊雖然沒說我們泰國人怎麼

樣，但從她的衣着行動看來，也相當泰化了。她穿没領上衣紗籠，赤脚在屋裏行走，説話也以泰語為主，偶爾夾什着一些潮州話。

一天，芳姊女兒珊對她説：「阿嫉，隻狗個人唔快活。」（狗病了的意思）既隻狗又個人，這是什麼話，芳姊見我在尋味着她女兒的話，做着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説：「無變，泰人説唐話！」（潮語無辦法的意思）

叔父深有所感地對着我説：「冰，這裏阿叔和你是中國人。阿瑤她們是新加坡人，阿芳和這個屋子裏的是泰國人。」一時間，大家都靜默了下來，感情是萬分複雜的。

大哥哥不再插科打諢了，他一臉正經的説：「我們本來是一家人，現在我們是分屬於三個國家的人，這是現實，我們都應該尊重這一客觀的現實。」我也覺得事實就是這樣，没有什麼可抱憾的。枝葉茂盛的樹林，本來是同根生的。人類的繁衍也是這麼一回事。二哥哥説：「現在有飛機，二個鐘頭的飛行就可以聚在一起，距離是越來越縮小了。」這時大家的情緒又活躍了起來。我們的三個女兒正在為着行將到來的分別而顯得難捨難分的樣子。叔父愛憐地望着她們無限深情地説：「但願中國、新加坡、泰國就像你們姊妹一樣相親相愛，一代代地傳了下去。」

屋子裏的人相視而笑，衷心地接納着叔父這老一輩的美好祝願。

《最佳美國短篇小説集》編輯易人

米一葦

美國一九七八年《最佳美國短篇小説集》（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的主編人，現已改由德・蘇洛達羅夫（Ted Solotaroff）担任。

這一年一度的小説集於一九一五年創刊，由休士頓・米佛林書店發行。第一任編輯是奧布連（E. J. O'Brien）。他前後主編二十六年，這一九四二年起，編務始改由馬爾他・佛黎女士（Martha Foley）繼承。一直到她於一九七七年逝世為止。

蘇洛達羅夫原是《美國評論》（American Review）（叢刊）的主編。他宣稱他將保持佛黎的傳統，堅持小説集的高水準。同時他將每年選聘不同的作家和文藝批評家作初步的評選工作。

小説集初名《最佳短篇小説集》自一九四二年選為今名。所有作品都選自美國和加拿大各雜誌，每一集都有一篇編者評述該年短篇小説創作的文字。

外國文訊

曼谷詩草

王乃凡

芭提雅海灘景色（作者攝）

重訪曼谷感懷

勞燕南飛訪故巢，湄河依舊水滔滔。
初臨玉寺心何靜㈠？再涉金山意更豪㈡。
親友重逢如隔世，風雲叵測似驚濤。
卅年別夢疏籬客，苦佇低簷見節操。

贈友儕

憶昔同舟送殘陽，焉知一別似參商；
今朝重聚欣無恙，只惜雙鬢已着霜。
夜闌酒醒待天光，不歇蕉風拂客窗。
見慣湄南潮漲落，亂流放棹自安詳。

訪孔堤貧民子弟學校教師芭貼女士

哺育千雛一義嬢，披荊斬棘澤窮鄉；

頡頏十載烟塵濁，水火京郊出鳳凰。

遊芭提雅海灣（二首）

白浪拍蒼穹，佳音自海東。
畫篷飛似矢，勝沐楚台風。

騎椰風下忒娉婷，日麗沙黃遠壁青。
今喜揚帆觀四象，何時碧海馭長鯨？

註㈠玉寺指皇家田畔玉佛寺，正殿供奉綠玉佛像一尊，原爲泰國王室御用佛寺。寺內沒有和尚。曩時蝸居曼谷，無緣瞻仰，此次舊地重遊，適寺開放之日，乃獲觀賞，因謂初臨。

㈡金山泰語稱「普考通」，屬「越色局」寺，座落曼谷市中心，金塔建於人造小山上，沿二三百級石階斜徑，可登臨山頂，俯覽全市。

編輯人語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繼《鳳求凰》及《三打陶三春》之後，不久前再完成一個京劇本《紅娘子》。他仍然允許交給我刊先在海外發表，但了解到京劇在此間沒有太大的"市場"，擔心一連發表了三部京劇本，不知讀者看法如何；又吳先生在本港的朋友很多，亦希望能從他們中聽到一些意見的反映。倘有此等信件，可請寄來我刊代轉。

老作家施蟄存從五七至六五年間，寫了許多讀詞札記，一直沒有發表。這次給我們寄來了其中的三篇，準備供我們分三期刊載。施老一再鼓勵我們把刊物辦得多樣一點，因此他下次提供我們的稿件，也將改換別的一類形式。他手頭還有一些外國文學小品的譯稿，目前又正在痒心力於《唐詩串講》的著述中，不論哪一方面，我們都十分歡迎。也有助於我們的搞好多樣化。

由於長稿太多，安排上發生困難，一些已一再預告過的篇目往往未能依期刊出，我們非常抱歉。切盼遠近作家朋友們體諒我刊篇幅所限，儘量供給短小精悍的佳製。同樣，《各地報刊佳作選介》一欄暫時也只能選介短稿，並且，我們耳目未週，希望愛護我刊的朋友們從這一方面多給我們以助助。

本期中，黃蒙田的《雲岡筆記》具有美術評論的深度，而讀來宛然是一篇優美的散文；伊犁的小說《一件郵寄的禮物》渲染着深厚的生活、人情味；凌冰的散文《重逢》保持其作品中一貫的鄉土特色與豐富親情。此外方敬、蔡其矯、李黎、秦松等等的詩篇都將是讀者所喜愛的。恕不一一提名了。

眷念

方敬

一

我心裏有株樹，
它的根深入家鄉的泥土。
我回到故園的林蔭深處，
多情的陽光，
把我的心留住，
留在母親懷抱的温暖裏，
吮吸蜜似的幸福。

家鄉的樹，
果子結在異域，
樹愛着果子，
果子戀着樹，
母親伸出青枝綠葉，
把果子殷勤地庇護，
讓陽光去深深祝福。

二

千重浪，萬重浪，
萬里迢迢啓長航；
千重浪，萬重浪，
海外兒女盡望鄉；
千重浪，萬重浪，
家鄉母親長懷想；
千重浪，萬重浪，
深情厚愛寄朝陽。

三

在家鄉的綠蔭道旁，
陽光剪下我的身影，
我的影不離我的形。
我又遠游到了海外，
帶去了煦陽和嘉蔭，
我的形思念我的影。

陽關三疊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李黎

楓橋

月落之後　霜溶在姑蘇城的石板路上
夜來夢見獨宿城外的客船
却不見江楓漁火
寒山寺的青燈　温柔地點亮
一個初冬旅人寒瑟的夜夢
夜半的鐘聲　鐘聲
曾經怎樣不情願地東渡扶桑
終又回來
鐘有鐘的滄桑

人有人的　國有國的
兩千年前　吳越的小戰場
鮮花掩埋白骨　見證着
一次無聊的戰爭
兩個鄰縣的手足相殘
什麼時候　白骨才學得會

楓橋畔的客船
夜半鐘聲裏的愁眠
是第幾代的鐘聲了　蒼老而微弱
什麼時候　我們才學得會
自古來　我們
飲的是同一條河水
流的是同一條血水

鐘聲可敲得醒曉來襤褸的宿夢
夢秦時的明月漢時的關
　無定河邊的白骨
　長安城裏的牛欄
什麼時候　我們就學得會
鐘聲敲響一個個
肯定的問號

伶仃洋

一片水域有一個斷腸的名字
一片水域連結兩個斷腸的浪子

割讓了法律上的血緣關係
割不斷那條臍帶　連向母體
伶仃洋裏
一雙伶仃的兄弟

船在洋裏　人在船上
洋在人的眼中
眼中有一片苦澀的伶仃洋
烏雲在頭頂
似有風　有風

來自北方

「伶仃洋裏歎伶仃」
千百年的長歎　來自
一個人　一個島　還是一個國

斷肢可以再植
斷裂的土地呢
心呢

伶仃洋水東流　向東
還有一片不叫伶仃的海洋
還有一個
孤懸的大島
懸着
在幾億顆心上

西出陽關

關外　是碧眼胡兒與胡姬
（當然也有胡化了的漢兒
習得胡兒語，站在牆頭……）

關外據說是草肥馬壯
胡笳十八拍聲中
有人舉首　以為
關外的明月也圓些

總是這樣的
總是想着地平綫的下面是什麼
有根的要掙扎着與泥土分離　說
「母親　不要再用污濁土氣的泥巴
纏我　給我自由」
沒有根的想找一樽玉瓶
瓶裏有清水加阿斯匹靈
（沒有玉瓶的話　瓷瓶也可以
瓦缽也好　其實什麼都可以）

就這麼出關了
以為麒麟橫豎是死了

青牛也老了
沒有可留戀的　出關吧
以為流浪會是淒艷的
像電影故事　以為
這就逃開了自己

十年一迴首
才看到自己長長的影子
故鄉的月色　之後
是故鄉的日出
身後　是一片不會生根的投影
在關外的草原上

一片汪洋算不算一個關
十年歲月算不算一個關
一個關算不算一條不能回頭的河
河的此岸是現在
河的彼岸是過去　是未來
河岸　關口
是一個出關又入關的
　回鄉又離鄉的
游子　浪子
把九百萬和九萬萬壓在心上的
離家又回家的
孩子

一九七九年春作於關外

戊午冬重返暨大講學漫成二首

曾敏之

紫荊花放明湖秀　歷盡艱難我又來
此日登樓欣縱目　長征浩蕩蔚英才

暨園風物總情牽　風雨鷄鳴十二年
師友誼長豪氣在　奔騰四化促先鞭

鄉土台灣未盡弦

（十三首）

秦松

落雨天

濛濛的看不見天日的
灰暗的天空　沉沉的
似乎要掉下來
在掉下來之前
先落下她雨的淚珠

流着雨的淚珠　漂流在
雨中的那些女孩子們
從鄉間來的一朵朵
雨中的流雲　濕濕的
漂浮成紙船　濕濕的
漂流成落花　漂流成
菌狀的植物　濕濕的

流浪的魚

污染的海灣上
失去呼吸的魚
都浮出污染的水面
張着不敢說話的口
流落在佈滿鐵絲網的沙灘
流落成枯黃的落葉

春郊（水彩）　歐陽乃霑作

市政局主辦一九七九年
市政局文藝創作獎
中文文學獎

主旨：

市政局文學創作獎目的在推廣文化活動。已舉辦者有正統音樂創作獎，中文話劇創作獎等。現舉辦中文文學獎旨在鼓勵市民對文藝寫作之興趣，藉以提高一般文化水準。

組別：

該獎分散文及小說兩組。參加者可自由命題。字數以中篇爲準。

參加資格及辦法：

(1)凡在本港居住三年以上者均可參加。
(2)一人可同時參加兩組。
(3)稿件必須爲未經發表之文章。
(4)稿件可逕交或掛號郵寄香港大會堂高座五樓大會堂參考圖書館。來稿需用原稿紙書寫並註明參加者之眞實姓名、地址及電話，以便聯絡。

截稿日期：

即日開始收稿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止。郵寄者以郵戳日期爲準。

公佈日期：

入選名單將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張貼於市政局各圖書館及

評審委員：（排名以筆劃爲序）

散文組　司馬長風　李　素　陳之藩　盧瑋鑾　蕭輝楷

小說組　白先勇　余光中　胡菊人　馬　蒙　劉以鬯

獎金：

散文組　第一名　獎金港幣三千元
第二名　獎金港幣一千五百元
第三名　獎金港幣八百元
優異獎九名　每名各得獎金港幣五百元

小說組　第一名　獎金港幣五千元
第二名　獎金港幣三千元
第三名　獎金港幣二千元

備註：

(1)凡參加作品，未經公佈結果前，不得公開發表。
(2)所有作品以評審委員之決定爲依歸。
(3)市政局對獲獎作品，將保留其出版權。如欲公開發表，需事前徵得市政局同意。
(4)一切來稿，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回。

沙灘上

沙灘躺在迷失航綫的海邊
赤裸的沙灘上　躺着悶熱的
煩燥的拖延　躺着空酒瓶
汽水瓶和吃光的空罐頭
和空彈壳一樣的兵士的
眼睛　茫茫地望着茫茫的
天空　偷偷的迎着從海那邊
飄來的氣球　飄來故鄉的
雲　故土的風　故土的心
沙灘上躺着流浪的魚　躺着
光禿禿的枯岩　躺着
望什麼的岩石　望空了眼睛
望乾了眼淚　像枯燥的沙灘
躺在迷失航綫的海邊

梅山和梅花

開在南台灣
立在北回歸綫上
面越向西　心越開向東
向東　向大地
北望　北回歸
體驗過大地的冬
迎接過大地的春
老人從你的身邊走過
孩子們從你的脚下奔過
青年人好像從來沒有登上過
山頂多高　梅何時開花
花開幾瓣　開過什麼顏色
老人們常常這樣說
孩子們都跟着一起唱
你鐵骨紅心皮膚金黃
黃河的黃　高原的黃
是我們的皮膚　我們的心
是我們堅毅不拔的鐵骨
綻開成五瓣如我們張開拓荒的手掌
如從大地升起的五顆閃閃的星芒
星空和花海一樣美
紅梅與紅星是一家

星空撫照着島嶼
花海守護着大地
那些穿花衣的演員們
還在螢光幕上彈着流浪的「給他」
（逃進流行曲裏哭成遊魂）
山屹立不動　向東
梅毅然不拔　望北
開着紅色的花朵
開着島嶼的心

海棠葉上的葉末

很多年以前
母親的海棠葉被蠶食過
我們是被蠶食過的葉上的葉末
那傷殘的海棠葉的歷史
是我們念過的傷心史
我們流淚的讀過
先人們流血的寫過
以碧血保衛　鮮血灌溉過的
今天全新的海棠葉
一大片的完整　碧紅與青勃
葉脈的强盛沸滾着葉的週身
我們感受到她週身的力量
青勃生春的葉脈通向我們
我們掛在海棠葉的葉尖上
沒有輸進我們鮮紅的熱血
好像是長在葉尖上的病狂的刺
要刺傷自己的心
還要刺傷母親的心

鳳凰木與鳳山

在我們東南方的大島上
也有一個小小的南方
暖暖的南方　長滿了
高大的鳳凰木　開滿了
火焰的花在火焰的樹上
火焰的樹像永不飛去的
火鳳凰　守在南方　守着家鄉

守過災難　守過戰亂也守過歡樂
從荷蘭海盜　到倭寇水鬼
火焰不熄　花木更盛
從鄭成功　鄭成功之前
傳下來火種　赤坎樓上的光赤
祖先的薪火　從大地到大島
從台南到台北　從古到今
到滿鄉滿土到滿海原的簇簇漁火
島鮮明在薪火與漁火的勞動中
像盛開的鳳凰木的火焰
一年四季的燃着　開着
喜歡冷雨的台北　是否想過　看到
暖暖的南方　熊熊的火焰花
在冷雨中熾熱的燃着通紅的開着
我念着台北更念着小小的南方
那暖暖的來自大地的不熄的火焰
台北啊台北　你真是那樣的冷
那樣的潮濕　那樣的晦暗
那樣的蒼白　那樣的陰沉？
熱情的明亮的南方呀！

開着紅艷艷火焰花的鳳凰木
該像火把一樣的行動
該像火鳳凰一樣的飛起
聽說還在操練中的鳳山
還在踢漫步的鳳山　決不是
什麼起點　也許是還在鼓裏
要去刺殺母親的兇手夢
台北和台北的朋友們！
你是開在冷雨中的鳳凰木
還是什麼踢漫步的鳳山？

龍山寺說古

還沒有古到能以淡忘
說古的老人說
這是一個集聚過千帆
盛開過萬花的港口
連接着陸地的航綫
淡水河也沒有這麼的枯淡
老人說不知從多久以來

航綫越來越淡越來越糢糊以至終斷
像這個說古老人已老花的眼睛
河枯瘦成一條飢渴
寸斷的枯腸　斷成
現在這種無心腸
斷成一段一段
一塊一塊的沙灘
仍看出很多履過的
一雙一雙脚印履痕
仍聽見一帆一帆航來的
風聲　已沙痂成
一陣陣的咳喘　喘咳成
一幢幢傾斜的小木樓
傾倒像一個一個
弓背彎腰的老人
一面說古　一面拾荒
拾龍山寺外萬華的華夜
貼滿了狗皮膏藥的萬瘡傷口
消化過消炎片再去消化消炎針
當歸鴨依偎着蒜油鷄的微醺
死巷的巷口　吞吐着
捉迷藏的同樣遊戲

大理石與老兵

大理石生在大地上的大理縣
在台東與花蓮之間
也有一個生長大理石的大理鄉
許多老兵以握過槍的手
築成大理石的路
架成大理石的橋
通過大理石的河谷
河谷上建成大理石的賓館
賓館裏供奉着大理石的神像
老兵的臉上刻滿了
大理石的波紋
大理石的雲鄉
老兵的心中銘刻着
恆念念不忘的他年青媳婦的
大理石的光滑想像

老兵的滿腹心事躺在
大理石的煙灰缸裏
老兵的一生夢想乘上
大理石的帆船
（他不懂得怎樣乘雲駕霧）
沉落進大理石的河谷

林口與苦苓林

林中不見林
口張成一個個流動的招呼站
站無定點也無定向
除草機和剷土機
是從美軍基地開出的
草綠色的大卡車　和
四分之三型的吉普
載着白色的以及黑色的鷹
向黃色的雲滾去
雲早就陷進黃色的泥漿
粘住小湖的眼睛和身體
可憐的苦苓林
病喘在白色的烟霧裏
迷濛成廉價零售的夜
把刺痛的氣喘
把剝光的空白
把脫皮的枯枝與新枝
打扮成異國情調的快樂假期
陷在泥漿中的黃色流雲
猶以自己殘傷帶血的手
以傷殘不全的枯樹幹
歌成所謂天使的翅膀
歌成所謂繆司的春天
呼吸同溫層上的真空
林中見不見林都無所謂
口已張成裂帛的最後絶響
留下苦苓林
哭泣在白色的烟霧中
用被綑縛的手脚
探尋她的土壤和根

中華路

沿着鐵路的兩邊
是繁華的中華路
編上ABCD號碼的樓房
像一列一列擁擠的車廂
都向西門町擁擠
擁擠給觀光客看
車禍也是
常常打瞌睡的自動鐘也是
對面的憲兵隊
隔壁的警察局
憲兵隊隔壁的「國光」也是
騎在頭頂上的廣告招牌
什麼精工舍　田邊
三陽　武田　鈴木
什麼引特來興諾　等等
除了二分之一半方形的片假名
還有很多很多流綫型的美文
橫行在中華路上
還有很多很多聽不懂的語言
聽不懂的歌調
只有客人聽得懂
主人莫宰洋
莫宰洋誰是主人
誰是客人？
中華路繁華在「國光」的對面
分開在鐵路的兩邊
編上ABCD號碼的樓房
像一列一列擁擠的車廂
擁擠着觀光客
擠滿了日和美的招牌

無舟之河

三十年前
流動的小河
擱淺成有舟無岸
三十年後
擱淺的小河

流動成有岸無舟

兵營旁邊

營房的旁邊
是乾裂的水田
水田的旁邊
是哭泣的樂園
樂園哭在水中
水田病在火中
火烤着受傷的水鳥
烤焦了脫皮的井蛙
槍如生銹的犁
犁過飢渴的水田
焦急的蛙以枯竹竿
伸向井底探測水聲
伸向樂園播種鄉愁
伸向水田種植相思
撒下自己所有的鹽
收割水鳥枯乾的眼淚

從變黃的青色相片上
拾取沒有身份的身份證
一定要把身份證上的
籍貫　弄清楚
一定要弄清楚

一條路上

走出蘆洲的水草
走出三重的烟花
上觀音山　去登泰山
都在一條路上
乘車的　徒步的
坐轎子的以及抬轎子的
從水路　從陸路
亞熱帶的植物和半寒帶的
都是一條路　一個源
什麼時候出發
什麼時候從觀音山
上泰山　觀日出了

一九七九，二，十九—二五，在紐約。

公房

——圭山風情之二

周良沛

這房，為幽會放下一籠紗帳？
還是像少男少女蜜意的心房？
公房，像支羞閉的眼睛，
只有火塘幽暗的紅光。

姑娘績的蔴，很長很長，
蔴絲一圈圈地滿繞在團箕上，
目不移，頭不偏，理蔴，績蔴，
驕傲的姑娘都端莊。

是看績蔴？是覷姑娘？
白綫像從火塘抽出的光絲一樣；
「多巧呀！」——「這也值得誇獎？」
「累了唄？」——「越懶越累的慌！」

小伙子撥一撥火，
口弦對姑娘訴訴衷腸，
蔴有多長，歌有多長，
歌有多長，情有多長，……

嫻靜的姑娘，不聲不響，
丟下口弦，小伙子繞起綫團，
綫團繞大了，心事亂蔴一樣，
怎麼開口呀，怎麼唱？

綫已繞近綫頭了，
那頭績績，綫頭捏她手上，

拽拽綫，牽得她手動，
敲敲空團箕，她望一望。

「快喲——」——「你莫慌——」
「要苦等多久？」——「蘇多長，
綫多長！」
是姑娘沒聽出話音？
是蘇綫沒牽到她心上？

績啊，笑啊，叫他繞來趕不上，
笑啊，繞啊，忙得他得意洋洋；
累了？驅困？誰停下績蘇放聲唱，
尖細的歌聲，蘇絲似地細長……

姑娘們圍攏了，肩膀搭着肩膀，
身子隨着歌聲左右搖幌，
小伙子還沒聽完，
就在拚命鼓掌。

唱《阿詩瑪》，唱《婦女自由歌》，
還有《自從出了太陽》
唱了歌，不能忘識字，
加了柴，燒得公房通亮。

作先生的，格外慇懃，
字，用木棍劃在炭灰上，
小伙子唸：「自由——解放——」
姑娘復頌，書聲朗朗。

夜讀的公房，火光明亮，
是開放初戀蜜也似地心房；
揭起那蒙籠的紗帳，村巷裏，
飄來勞動與生活的歌唱！

傑克·倫敦舊作重印出版

米一葦

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傑克·倫敦曾說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沒有一本比《在深淵中的人們》(The People of the Abyss)使他在寫作中怒火中燒，憤慨不能自已。這是描寫他逗留倫敦貧民窟的經歷和貧民窟貧困慘景。當時英國正大事渲染其"偉大的維多利亞皇朝"，而實際上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該書現由勞倫斯·禧爾書店重印出版。

文藝批評家傑克·林賽爲重印版寫了序文。他在文章中說，傑克·倫敦是第一位產業工人以現實主義和革命者的觀點來透視產業社會，以强有力的言語道出了這個社會的實質。他以小說、散文和講演來反映社會面貌，在描寫社會的底層方面，除了高爾基，沒有另一位作家可以跟傑克·倫敦相提並論的，但高爾基的底層世界主要是貧農和作坊工人。他們倆相同之處是他們以極大的毅力深入社會，到最黑暗的角落去，並最忠實地通過文字把最醜惡的東西暴露出來。

三十年後（九）

——歸人札記

蕭萍

年輕的莊稼人

現在，小剛——我爺爺的曾孫——正坐在我對面，渾身太陽泥土氣，簡直就是個莊稼人！黑黝黝的臉膛、粗糙的手、誠實得發楞的眼睛；他坐在那兒也比別人沉重一些；他很少說話，很認真聽別人說話——但別說廢話！那兩道嚴肅認真的目光叫人別說廢話。我找機會和小剛講起話來，小心地講，也小心地聽。

「……『你一定要去武漢嗎？』老師問我。我說：『一定要去！』『這麼重要嗎？』『非常重要！我姑媽從

我家是所謂的「書香門第」。爺爺是個詩人，大塊頭，白鬍子，捧着小宜興壺，吟詩，寫詩，訓人，發牢騷。「我就不能當個知縣？嗳？」這是他一生不服氣的事。他本坐着轎子去上任，走到半路，宣統皇帝推翻了，他坐原轎子轉道回老家，一輩子也沒幹過任何差事。

美國回武漢了！」」小剛告訴我他如何向學校請假從洛陽趕到武漢來會我們。他是考試制度恢復後第一批考取大學的年青人，在洛陽農業機械學院內燃機系讀書。

「小剛，我實在高興你來了。」我對他說。「我到武漢之前，就躭心你不會來，因為我知道你非常用功，一分一秒也不放過。小剛，你下過鄉的，是不是？」

「是。」

「在鄉下多久？」

「四年。」

「你在鄉下種田放牛，如何能考取農機學院呢？」安格爾岔進我們的談話，他對這個一身土氣的中國侄子特別有興趣。

「苦讀呀。我聽說大學要恢復考試制度了，就開始準備。官方宣佈以後，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才考試。我日夜讀書，每天讀到半夜兩三點。」

「你們考機械系的，要考些什麼？」

「數學、物理、化學、政治、語文學。」

「什麼語文學？」

「作一篇作文，還考語文知識、古文……」

「古文？」

「古典文學。」

「古典文學？你們學校裏不是沒有古典文學了嗎？」

「現在要考古典文學了。」

「你以前讀過古典文學嗎？」

「在學校沒有。但平常自己看過古典文學。」

「你在鄉下四年幹什麼？」

「我是種地。」

「種什麼地呢？」

「什麼都種，五穀雜糧，主要是小麥。」

「在哪兒？」

「商丘。」

「你們一年可收幾次小麥？」

「小麥要過冬，一年只收一次。現在農村採用先進的方法，一年可種兩次糧食：小麥收割以後，再種豆子。」

「你在鄉下每天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按季節來。在冬天，沒多少事。在收割季節就忙一些。農村生活很自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沒事也可看書。」

「什麼時候忙呢？」

「五月份收麥子；秋天收豆子。忙的時候，不是人支配時間，是勞動支配人。譬如，天馬上要下雨了，我們正

在吃飯，就得放下飯碗。種田完全靠人，對人的勞動力要求很大。忙的時候，睡覺也沒一定時間，有時早上兩點，或是四點起來。我們隊裏比較富裕一些，有拖拉機，就不那麼苦了。」

「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呢？」

「學生們住在一起。我在新建隊。」

「什麼叫新建隊？」

「幾十個知識青年，一塊兒下鄉。到鄉下以後，我們自己蓋房子，住在一起；國家給我們一些地，給我們機器，給我們工具。這就是新建隊。我們有的兩人住一間房，有的三個人，有的四個人，很隨便，很自由，想跟誰住，就跟誰住。」

「你喜不喜歡下鄉？」這是我這個耍筆桿的姑媽一直想問的問題。

「剛開始，很喜歡，覺得生活很新鮮，很自由。日子久了，就覺得很空虛了，什麼也學不到。本來的計劃是青年下鄉兩年，鍛鍊兩年，看看農村是怎麼樣生活的，然後上來，服務就會更熱心了。」

「一年，兩年，很好，年青人應該知道米麥是怎麼從泥土裏出來的。」我說。「我就很慚愧，對這個完全不知道。知道米麥怎麼從泥土裏長出來，這其中有很多道理，人與土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生命，人與社會，都可以從下鄉的經驗中悟出許多道理出來。小剛，」我望着他說：「你是被浪費的一代中沒有浪費掉的，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恒心！」

「小剛，我想問你。」安格爾還沒提出問題，眼睛就調皮地笑了。「到現在為止，我在中國還沒有看見年青的情侶。在美國，年青人在一起，喝！」他兩手一揚，作驚嚇狀。「他們也許太露骨了。你們年青人在一起是怎麼樣的呢？」

「中國男女青年之間不大講話。但現在好多了。前些年連電影裏也不能有愛情情節。現在自由多了。作品裏也可以描寫愛情了，而且描寫得很細膩。」

「你可不可以請女孩子去看電影呢？」

「我們經常這樣，好幾個人在一起。」

「我是說，你可不可以一個人請一個女孩子去看電影呢？」

我們笑了；小剛也笑了——他很少笑，笑起來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白牙，叫人看到特別開心。

「我有個女朋友，她會彈鋼琴，會拉大提琴。」

「真的？」我叫了起來，想到那個年青的莊稼人楞楞望着那個女孩彈鋼琴的樣子。

「她還會唱歌。別人不敢唱的，她都唱！」

「什麼樣的歌，不敢唱呢？」

「談情說愛的歌呀。中國有些人受封建思想束縛；別人一唱那樣的歌，他們就認為是思想不健康了。事實上，那種封建思想才是不健康的。」

「你們常常在一起嗎？」我這個愛管閒事的姑媽早就肯定了那一對青年人的感情是「健康」的。

「因為上學不在一個地方，我們常常通信。」

「談天氣嗎？」安格爾笑着問。

「你呀！」我笑着向安格爾招招手。「你干涉別人私事了！」

「什麼都寫！」小剛理直氣壯地。「真的，什麼都寫！她思想很自由。她喜歡西方音樂。她父親是教大提琴的，她母親教鋼琴。我也喜歡西方音樂。」

「你們喜歡古典西方音樂呢，還是爵士音樂？」安格爾問。

「中國很少有爵士音樂。我們喜歡抒情音樂，喜歡青年人愛唱的那種歌曲。」

「我們在外面看國內的作品，常常看到青年男女要好的時候，他們就考慮彼此的思想性，思想「正確」，就好下去，否則，就分手。在現實生活裏，是不是這樣的？」我問小剛。

「在現實生活裏很少那樣的情況。寫作的人故意那樣寫。實際上，倆人首先還是要性情相投，志同道合。」

「以前年青人結婚，是由家庭包辦。」安格爾說。

「現在的婚姻呢？」

「現在，也有婚姻是家庭包辦的；但有的家庭由子女自己決定。」

「假若家庭反對，怎麼辦呢？」

「分兩種情況：有一種年青人因為家庭反對，就和家裏鬧彆扭，自己作自己的主張；有一種年青人有孝順思想，幹什麼事情，都得先通過父母。思想不同，做法也不同。但是，大部分人還是徵求家庭同意。」

「以前結婚很鋪張。現在如何呢？」

「登記就行了。有的人旅行結婚，出去玩一趟就結婚了。現在最新式的結婚。是集體結婚，譬如春節，許多人在一個儀式上集體結婚，花錢比較少，也很熱鬧。」

「小剛，告訴你女朋友，」我說。「下次我再回來的

時候，希望聽她彈鋼琴、唱情歌！」

「我知道，媽媽要相親了！」藍藍說。

我們全笑了。小剛這次可把臉都笑紅了。

幾帖速寫

東湖水蕩蕩。天上雲飄飄。

夾竹桃下站着一個綠衣童子。他轉身看見我，突然笑了。火紅的花在他頭上燒起來了，燒紅了他的臉。他仍然羞怯怯地望着我笑。

真個是「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 × ×

一綫青山。一抹斜柳。灰藍的水。灰藍的天。無波。無雲。

水天之間，一條小船。一個披蓑笠的老翁拉着漁網，一把一把從水裏拉起來。

我在水邊跪下，拍拍水。

× × ×

高聳的灰色樓房。一格一格的窗子，一排排，全是灰黯的。

妹夫一手提一個大肚子土罎子，從外面眉飛色舞地走進來：「涪陵榨菜！我跑川江特地下船買的，天下第一呀！給你帶回愛荷華！」

他的臉正好坎在背後灰色大樓一個窗格子裏。他的笑把窗格子點亮了。

× × ×

一大片灰色的水田。一大片灰色的天空。中間是一條土黃田坎，上面有幾個影子在蠕動。影子逐漸大起來了——原來是三、兩個農夫牽着水牛。一幅淡遠的水墨畫。

農夫和水牛走過來了。農夫流着汗吆喝，水牛拖着犁耙——原來他們是在耕田，並不是點綴風景。

× × ×

一扇褪色的木門半開着。一個老人坐在門裏竹椅子上。他旁邊有一叢翠綠的葉子——綠滴滴的，滴到老人肩上了。

× × ×

長長的窄巷，兩旁矗立着灰色樓房。地上閃着雨水。很靜很靜。

突然，吱、吱、吱——很細很細的叫聲，但很肯定，很清晰。我轉身尋找。路旁一個破竹簍裏，兩隻黃得透亮的小鷄在叫；竹簍邊上吊着一片青菜，綠得水汪汪的。

那兩點黃，那一小片綠，叫我快活了好半天。

狄更斯名作電視片集將來港

秦　毅

英國克拉那達電視公司（Granada Television）與美國紐約公共廣播電台聯合攝製的根據英國著名小說家查里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名著《艱難時世》（Hard Times）改編的電視劇將在香港放映。

《艱難時世》是狄更斯揭露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社會的勞資矛盾的一部傑作。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八五〇年代的英國教育，反映了當時英國工業革命對英國農村的影響，反映了當時英國自由資本主義引起的惡果。

爲了拍好這部電視片集，編導和攝製人員曾經花費幾個月時間在英國好幾個城市中物色與狄更斯筆下所描劃出來的焦炭城（Coketown）相似的地點來反映當時貧民區極其污穢而富人區則極其華麗的鮮明對比。

爲了尋求課室場景的真實感，他們還特地在曼徹斯特找來一間建於一八五三年的學校。然後他們在幾百個學生中精心挑選出一個骨瘦如柴的學童來表現一八五〇年代的營養不足的小孩形象。

此集曾獲得高度的讚揚。演員陣容也相當强大。領銜主演的是國際聞名的電影明星愛德華·福克斯（Edward Fox）、蒂摩西·韋斯特（Timothy West）和積奎琳·唐（Jacqueliny Tong）等等。

這部電視片集共四個部分，每部份約放映一個鐘頭。

保加利亞出版《聊齋》譯本

席　汶

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國古典著作《聊齋》選集。該選集取名《龍》，共收入《聊齋》裏的三十六篇故事。選集附有編者前言、《聊齋》作者蒲松齡的簡介和魯迅先生對蒲松齡的評價。

選集所收故事和文章均由一位名叫波拉·維里華諾華（Bora Velivanova）的保加利亞人譯出。他是根據一九五六年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聊齋誌異》並參訂其他版本選譯的。

外國文訊

語言藝術家老舍

余惠

每一位成名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並從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例如老舍，他是以善於運用語言為人們所稱道的。

老舍姓舒，名慶春，字舍予。一八九九年生於北京，滿洲族人①。滿洲人的姓名，漢譯是要用漢字寫出許多個音節的（例如宣統皇帝是愛新覺羅·溥儀），所以入民國後，往往以名字的第一個字為姓，漢化了。老舍姓舒，大概也是漢化了的結果。

作為早期的作家，老舍却是比較後起的。所以在反映中國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的三篇《現代小說導論》中，都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其實，他在一九二五年已經開始創作了，沒有引起立即的注意，原因恐怕是由於他當時不在國內，正游學歐洲。

老舍的家庭，像許多沒落的「旗下人」一樣，是比較困苦的。他在小學畢業後，考進北京第三中學，但讀中學到底是要用錢多一點的，所以只讀了半年，便轉入了不需學費還有些補助的師範學校。當時，只有窮青年才願意讀師範，走當教員的路。一九一六年，師範畢業後，他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學的校長，那時只有十七歲。三年後，可能是工作有成

績，北京市學務局派他去江浙考察教育，回來後升任北郊勸學員（相當於後來的督學）。由於他曾離開北京，又與大、中學生脫節，還有要藉以餬口的職務，在這一年發生的「五四」運動並沒有在這位年青的教育工作者身上引起很大的影響。不過，勸學員也許對他不見得很合適，因此不久之後即去天津南開中學教授國文。

一九二一年，老舍又回到北京，任教育會書記，兼任市立第一中學教員。同時，並就讀燕京大學校外課程部英文科。在此期間，生活是困難的，工作和學習也是艱苦的。燕大教授艾溫斯發現了這個人，並對老舍學習的勤懇和中文的素養大為賞識，便於一九二四年介紹他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担任中國語言講師，這時才二十七歲。

這個時候，老舍才有了從事創作的條件，他自小在北京成長，對於舊北京中下層的人物和生活有深刻的體會，加上他觀察的敏銳細微，又以他帶着善意、諒解的批評態度以諷刺手法作了一點分析（這構成了他作品的「幽默」），縱然這種淡淡的諷刺跡近於開玩笑，却給人以一種親切感。尤其是，他在漂亮的文字中運用了北京的方言（「京片子」），便突出了他對駕馭語言的優越才能。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完成於一九二五年底，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的《小說月報》開始連載。海內外文人對這位前此不見經傳的作家的特殊風格乃大為注目。

《老張的哲學》，寫的是北京閒人的生活，刻劃了社會的一個側面。接着他寫了第二個長篇小說《趙子曰》，寫的是北京學生的公寓生活，是又一個側面。用他自己的話說：「老張是揭發社會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與事，老趙是描寫一羣學生，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趙子曰是老張的尾巴。」②有人認為，老舍所强調的「好笑好玩」是他的不足之處，因為太多的笑料使作品失去了嚴肅的社會意義，而作品中本來是不乏社會性的。在刻劃舊社會人物的弱點上，老張和老趙都有一點阿Q的影子，但由於浮淺，便在一笑之間，失去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然而在語言藝術上，讀者已經可以感覺到作者的才華。如果我們把《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看成是老舍在自己創作道路上的摸索和試驗，或者更為準確一點。

相繼而來的作品是《二馬》，這是老舍在英國生活，有所體會，企圖通過對留學生的描寫，以比較中國人和英國人在思想、生活、性格上的歧異，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題材。當時如果他對社會的觀察不祇細緻、而且是更深入一些，不

光停留在表面現象上，那麼對主題的表達，就會有更顯著的成功。但文筆上顯然又有了進步，又保留了幽默與輕鬆的本色。

一九二九年，老舍留寓倫敦五年之後，開始作歸計，趁便游歷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年底到新加坡小住。在新加坡，他為兒童寫了童話小說《小坡的生日》。

一九三〇年，老舍回國。次年，應山東齊魯大學之邀往任教授，迄一九三四年，再到青島大學執教，以至一九三六年。從這段期間到一九三七年，是老舍創作十分旺盛的時期。長篇小說有《貓城記》，這是有意識的諷刺文學，不只幽默而已。作者所描述的「貓人」，是古老的中國民族的象徵，在造意上，比過去的作品進了一大步，顯示作者有意圖直接接觸中國的社會問題。《離婚》以北京為背景，這是作者最熟悉的地方，裏面有作者最熟悉的小市民，而他已經熟練地掌握了的幽默手法，又適宜於表現這種描述妥協敷衍的人們的生活，對人物的描繪也漸富深度。《牛天賜傳》是在以「幽默」作號召的刊物《論語》上連載的，論格調，在當時的作家羣中，也以老舍的作品為最合適。作品以一個富家的小孩為主角，在遭遇到環境的變遷時所碰到的種種問題。老舍在談到這部作品的時候說：

> 既要顧到故事的連續，又須處處輕鬆招笑。爲達此目的，我只好抱着幽默死啃；不用說，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③

這裏有對自己的不滿足，更多的是對刊物的主編人林語堂的不滿意。因為林語堂大抵除了要求「幽默」更多一些幽默」之外，其他什麼都不要。也可以說，老舍在這段文字中「幽」了自己一「默」，實在是，看出了自己的問題。

老舍的長篇小說，常常是由作者跑出來議論、解說，雖然由於他筆下談笑風生，娓娓動人，很能吸引讀者看下去，但到底未能使結構趨於緊密。他自己有這樣的分析：

> 我自己也必須承認：我是個善於說故事的，而不是個第一流的小說家。我的温情主義多於積極的鬥爭，我的幽默沖淡了正義感。④

比較起來，在這個時期老舍所寫的短篇小說，有些便更為出色，原因之一是在結構上更見謹嚴，原因之二是針對一

點，社會意義便更為强烈。他結集起來的，有《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短篇小說集，還有創作經驗談的《老牛破車》。

短篇小說《黑白李》，寫姓李的兩兄弟為了支持北京拉人力車工人反對修電車路的事，哥哥黑李代替弟弟白李犧牲的事情。這是直接描述社會事件的，作者對於這些青年懷着明顯的敬意，證明了他並不只寫「幽默」。小說結束的時候，李氏兄弟的朋友，作品中第一身的「我」，兩個月後在上海碰到了白李——

「老四！」我喊了他一聲。

「啊？」他似乎受了一驚。「嘔，你？我當是老二復活了呢。」

大概我叫得很像黑李的聲調，並非有意的，或者是在我心中活着的黑李替我叫了一聲。

白李顯着老了一些，更像他的哥哥了。我們倆並沒說多少話，他好似不大願意和我多談。只記得他的這麼兩句：

「老二大概是進了天堂，他在那裏頂合適了；我還在這兒砸地獄的門呢。」

最後兩句話，可以頂得一篇宣言，表示了作者對於這些人和他們所做的事的態度。

《斷魂槍》寫清末時候一個隱居的拳師深藏不露的故事。有了現代的槍炮，原來的武藝不頂用了。鏢師沙子龍把鏢局改成客棧，他的「五虎斷魂槍」法也秘而不傳。有一天，他的徒弟王三勝在外面賣藝，被一個老頭子栽了跟頭。老頭子要找沙子龍領教槍法，要學「五虎斷魂槍」。可是沙子龍的答覆只是一句話：「那條槍和那套槍法都跟我入棺材，一齊入棺材。」情調是很蒼涼的——拳師的時代過去了。

要說寫什麼「武俠小說」，老舍這篇《斷魂槍》比時下的武俠小說家寫得真實而傳神得多。說真實，是指生活在這社會中的人；說傳神，是指描寫的生動。如寫孫老者在沙子龍面前顯功夫——

拉開架子，他打了趟查拳：腿快，手飄洒，一個飛脚起去，小辮兒飄在空中，像從天上落下來一個風箏；快之中，每個架子都擺得穩、準，利落；來回六趟，把院子滿都打到，走得圓，接得緊，身子在一處，而精神貫串到四面八方。抱拳收勢，身兒縮緊，好似滿院亂飛的燕子忽然歸了巢。

作者的文字也就是那麼乾淨俐落，一個字有一個字的用處，一個字有一個字的力道，套句「武林」的說話，那是非「高手」莫辦。作者說，這是把十萬字的材料濃縮而成的短篇，其緊湊是必然的。

《月牙兒》是帶淚的短篇小說，寫一個貧家的女兒，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社會迫成為暗娼。作者在這篇作品中不但內容有深度，技巧上也達到了細緻精煉的新境界。他自己認為「是有以散文詩寫小說的企圖的」，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嘗試。像開頭的這一段——

> 是的，我又看見月牙兒了，帶着點寒氣的一鈎兒淺金。多少次了，我看見跟現在這個月牙兒一樣的月芽兒；多少次了。它帶着種種不同的感情，種種不同的景物，當我坐定了看它，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記憶中的碧雲上斜掛着。它喚醒了我的記憶，像一陣晚風吹破一朵欲睡的花。

老舍也說過，《月牙兒》是長篇小說《大明湖》的一個片斷。他對創作的慾望總是那麼旺盛，不知道有多少個長篇的腹稿沒有來得及寫出來。

但是他稍後寫了著名的長篇《駱駝祥子》，這是抗日戰爭前寫的，到了戰後才發表，得到了比他以前任何作品更好的評價，可以說是成熟的代表作。祥子是舊北京的一個人力車夫，是一個忠厚、誠實、勤勞的勞動者，可是在社會的重壓下，他終於被擠迫而沉落於溝壑。老舍對祥子懷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對這個擠垮了祥子的社會（當然還擠垮了更多的人）表示了深惡痛絕。開頭堅壯、沉默、有生氣，渾身充滿了勁道和希望的，年青力健的祥子，到最後成了一個只能在紅白事情中打傘或舉着輓聯花圈遊街的「還有口氣的死鬼」。祥子的一生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控訴。小說的結尾說：

> 體面的，要强的，好夢想的，利己的，個人的，健壯的，偉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殯；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埋起這墮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會病胎裏的產兒，個人主義的末路鬼。

讀這一段，我們想起狄更斯《雙城記》的前言，也是那麼强烈的對照。不過狄更斯只是客觀地反映了現實，而老舍却有了自己的觀點，因而顯示了他將會走上的道路。

《駱駝祥子》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達到了新的水平。北京方言的運用，自然而有韻味，念在嘴裏就有勁。他的文

字，就是沒有別的一些人那樣的造作、蹩扭。像寫祥子第一次拉上屬於自己的新車的時候——

> 這麼大的人，拉上那麼美的車，他自己的車，弓子軟得顫悠顫悠的，連車把都微微的動彈；車箱是那麼亮，墊子是那麼白，喇叭是那麼響；跑得不快怎能對得起自己呢，怎能對得起那輛車呢？這一點不是虛榮心，而似乎是一種責任，非快跑，飛跑，不足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與車的優美。

描寫的細緻，反映了祥子們要求的低微：僅僅是可以拉上自己的人力車，可以掙錢維持簡單的生活，就已經是唯一渴望着的「幸福」。然而連這樣的希望，也是剛到手就被搶了去的奢侈。這一點，便說明了許多問題。

抗日戰爭開始，老舍離開了北平（他在一九三六年辭去青島大學的教職，回到北平專業寫作），去武漢參加抗戰的文藝工作，這對他是一個大的轉變。小說的創作他是沒有放棄的，但當時更需要的是劇本。他寫了《殘霧》（與宋之的合寫）、《面子問題》、《歸去來兮》、《桃李春風》、《大地龍蛇》（歌舞混合劇）等，前面的兩種大概是他自己比較滿意的，收進《老舍戲劇集》中。他對語言所掌握的高度技巧，給他創作主要是用語言表達的戲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殘霧》是暴露當時所謂「大後方」的醜惡現象。主角冼局長貪權好色，上了一個女漢奸的圈套，結果失官被捕，而女漢奸不但逍遙法外，又和一個更有權勢的大官勾搭上了。這是一個傳奇性強的故事，加上對話的警煉，演出效果是很好的。《面子問題》是以小官僚們為對象的諷刺喜劇，這些小傢伙把面子放在第一位，為了體面，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出來。作品人物的類型鮮明，對話生動，演出時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但似乎還沒有獲致很高的戲劇效果。原因究在哪裏呢？老舍自己認為：

> 我老是以小說的方法去述說，而舞台上需要的是「打架」。我能創造性格，而老忘了「打架」。我能把小的穿插寫得很動人（還是寫小說的辦法），而主要的事體卻未能整出整入的掀動，衝突。結果呢，小的波浪頗有動盪之致，而主潮倒不能驚心動魄的波浪接天！⑤

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老舍對自己要求的嚴格和分析的入微。顯然的，他可能是看到戲劇這種形式有時比小說更能收到影響觀衆的直接效果，又感覺到必須把自己不夠熟練的這一「關」拿下來，到了五十年代，他的創作活動便着重

放到戲劇上了，連話劇帶戲曲，一共寫了十五六部。他這時的體會又深了一層：

> 劇本真是不容易寫。想把劇本寫好，正同想把小說寫好一樣，需要豐富的生活經驗與高深的進步思想。但是，劇本還需要特殊的技巧，比小說作法更嚴格更精密的技巧。這三樣——生活、思想、技巧，我都貧乏。就拿我的較好的劇本來說，也並不怎麼突出；盡管我勞動甚勤，還是免不了出次品、廢品。不過，出次品、廢品也不無好處：一次失敗，下次執筆也許更得法一些。我沒有抱着廢品落淚。我把它扔掉，而後再學習，再嘗試。於是，十年來習作劇本未曾間斷。⑥

這使我們再一次為老舍律己之嚴所感動。在這些作品中，他自己推薦的是五本：《龍鬚溝》、《茶館》、《女店員》、《全家福》和《神拳》。其中尤以《龍鬚溝》有代表性。

龍鬚溝是北京有名的一條臭溝，在過去的日子裏，溝的兩岸住的是貧民，他們在又臭又髒又有害的環境中生活，從來沒有人過問。直到五十年代初期，這條溝才修成了暗渠，上面建成了大道，對於一直居住在這裏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從來沒有想像過的轉變，也反映了時代的變化。抓住一點表現全面，是老舍在處理題材上的一大特色。而他在語言運用上的精純自如，也足以成為典範。我們試讀一段蹬「三輪兒」的丁四的台詞：

> 丁四：這我都知道。他媽的我們蹬三輪兒的受的這份氣，就甭提了。就拿昨兒個說吧，好容易遇上個座兒，一看，可倒好，是個當兵的。沒法子，拉吧，打永定門一直轉游到德勝門臉兒，上邊淋着，底下淌着，汗珠兒從腦瓜頂兒直流到脚底下。臨完，下車一個子兒沒給還不算，還差點給我個大脖拐！他媽的，坐完車不給錢，你說是什麼人頭兒！我剛交了車，一看掉點兒了，我就往家裏跑。沒幾步，就滑了我兩大跟頭，您不信瞅瞅這兒，還有傷呢！我一想，這溜兒更過不來啦，怕掉到溝裏去，就在劉家小茶館蹲了半夜。我沒睡好，提心吊胆的，怕把我拉走當壯丁去！跟您說吧，有這條臭溝，誰也甭打算好好的活着！

拿「京片子」一念，這段台詞不但完全適合蹬「三輪兒」的身分，而且活畫出那個苦難的年代，又是最標準的北京地方色彩。《龍鬚溝》被譽為真正的現實主義的作品。

《神拳》寫的是義和團的題材，本來老舍打算寫一本小說，但沒有實現，却在這個事件的六十週年寫了這個話劇。老舍對義和團起義有特別的感情。雖然當時他只有兩歲，對曾經發生的事無從記憶，但是他清楚地知道，當「護軍」

（保衛皇城的旗兵）的父親，是在抵抗八國聯軍中死去的。其後，「母親當時的苦痛與困難，不難想像。城裏到處火光燭天，槍炮齊響，有錢的人紛紛逃難，窮苦的人民水斷糧絕。父親是一家之主。他活着，我們全家有點老米吃；他死去，我們須自謀生計。母親要强，沒有因為悲傷而聽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報酬，使兒女們免於死亡。在精神狀態上，我是個抑鬱寡歡的孩子，因為我剛一懂得點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⑦親身的體會結合了廣大民衆遭受的苦難，使老舍强烈地覺得要給義和團運動以一個正確的評價，這就是創作《拳神》的指導思想。他的夫人胡絜青說：「……《神拳》和老舍的身世有密切的關係。他的父親是被八國聯軍殺死的。他的童年是在窮困中度過的。」（《老舍劇作選》再版後記）這大概是老舍最後的一個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劇本。

老舍是一位勤快的作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他還有在抗日戰爭時期寫作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三部曲：《惶惑》、《偷生》、《饑荒》，還有在抗戰時期的短篇小說集《貧血集》、《火車集》、《東海巴山集》。他也寫詩，包括了新詩和舊體詩，有長詩《劍北篇》。童話劇、文學語言的論述，以及相聲、鼓詞等通俗文藝，也應在他的作品中佔一席位。他寫得多，而態度嚴肅，多改，多聽取別人意見。據說，他的一部話劇《春華秋實》的手稿便達五十萬字，相當於十部話劇的字數。就這種精神來說，便足以為後人的楷模。

老舍不幸逝世於一九六六年，不過六十七歲。他是不應死而死的，使他的若干腹稿竟不能面世，確實是很大的損失。但是他到底得到了應有的崇高評價，他的精神將長久活躍在他的一切遺作之間。

註：①最近發現老舍未完成的自傳式長篇小說遺稿，題為《正紅旗下》，約八萬字。「正紅旗」是滿清時「八旗」的一旗。
②老舍：《老牛破車》·《我怎樣寫〈趙子曰〉》
③老舍：《老牛破車》·《我怎樣寫〈牛天賜傳〉》
④《老舍選集自序》
⑤老舍：《開話我的七個話劇》
⑥《老舍劇作選》自序
⑦老舍：《吐了一口氣》

老人與野兔

(澳洲)威爾弗雷德·麥理利
李　昕　譯

看來，留在島上的唯一動物似乎就只有老人和野兔子了。因為，現在再沒有人會把羊羣帶到島上去放牧的，島上的草地實在少得可憐，誰會這樣做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野兔子是何方神聖，從何而來。也許，在島的另一面還有像牠這樣的動物；也許，牠是在大島上被狗追逐，游過海而來的；也許，牠被鷹一把抓起然後又拋了下來，僥倖沒摔死。在島中心的山岩上不就有一個鷹巢麼。

老人可不管野兔子是從哪兒來的，他所關心的是，牠該滾蛋。

老人有一片園子，這園子可算是島上唯一的一片像樣的土地。這園子距離老人的石屋有四分之一哩，這樣的距離使得老人在春天難以保護自己的作物。

只花一個晚上，野兔子忙忙碌碌地就可以消滅整整一畦生菜或捲心菜，吃掉所有的蘿蔔苗，而把整個園子搞得一塌糊塗。

老人並沒有多少工具可以反擊這樣的偷襲。他用繩子綑上破舊罐頭罐子，但野兔子很快就習慣了罐子的響聲。老人一早就起床，可是野兔子總是老遠就看到他，一下子就溜走了，直等到安全時才回來。老人甚至設了陷阱，但野兔子對那些電綫套索却很警惕。事實上，從某方面說來，老人倒感到高興，因為他實在不是有心要殺死野兔子的。

嚴格說來，老人已經很老了，而用官方語言來說，老人是不存在島上的。根據官方紀錄，四年前老人已與其他人一道搬離小島了。老人的孫子和妻妹一家先搬到大島上，然後，大部分人再遷至內陸的奧斑或格拉斯高。

對老人說來，就算是大島也像是外國一樣，他只過了幾個星期，就搬回小島，再住進石屋，生活在別人所丟棄的家園和小小的墳地所組成的環境之中。

就肉身而言，他在這裏生活是並不困難的，地裏可以種植他需要的馬鈴薯，小島南端的峭壁之下深水裏總是可以捕到魚的。他把鱈魚和其他的魚用鹽腌了再曬乾，那麼一年到頭他的屋頂上就總是掛滿了魚。他有一桶麵粉和一袋糖，如果他想享受一下，品嘗茶、煙和果醬的話，他有的是退休金。事實上，他很少花掉自己的退休金，他把這些錢都用在供孫子唸大學上去。

老人還有另一種收入。這個島子的龍蝦很出名，而他對龍蝦的生活環境瞭如指掌。他會用電綫造成一個長鈎，跑到噴泉的底部，用長鈎往裂縫深處探，往往一鈎就是一隻大龍蝦。一個洞裏永遠不會有多於一隻的龍蝦，但奇怪的是，一個洞空了，馬上就有另一隻龍蝦進駐，就像政府房屋申請名單一樣，永不會有空的。

每隔一個月左右就會有人駕着船來小島收貨，老人把龍蝦放在一個大箱子裏，箱子則浮在一個小海灣上。這裏的龍蝦個子都很大，所以老人的這筆買賣，收入很為可觀。有時候，一個月的收入竟可達一百磅，這實在也叫他吃驚，要知道，他年青時還得養家，那時候，他兩年的收入還不到一百磅呢。

老人絕大部份的錢都是寄給孫子用的，他自己實在不需要花錢。來小島的船會給他帶來麵粉，一桶煤油，有時也會帶來煙絲、果醬等別的什麼東西。就算沒有船來，他也用不着担心的。

他並不想念同伴和友人，他一直以來都是個寡言的人，他孤獨到這種程度，連結婚這事也叫人警奇而成為大新聞。總的說來，小孩子離開小島他確實感到高興，因為

小孩太嘈吵，太難管了。每次有人來收取龍蝦時，總會順便給他捎來週報和一些信件，有時孫子們也會給他寫寫信，特別是讀大學的那一個寫得較多。不過，多數都是官方來函，而又都是與退休金有關的。

每隔一定的時間他就得填寫一份公文，說明自己還活着。有時他拿着公文就會想着，如果自己寫上自己已經死了，他們又會怎樣呢？

他的日子都花在維持生存這一件大事上，不過並沒有任何壓力，只是每天幹一點他自己感到有興趣的工作：從岸上揀回來一些漂浮來的枯枝作柴火，拿起長鈎釣龍蝦，在園子裏鋤鋤地，刈刈草，從岸邊揀回垃圾作肥料，還有，有時得趕趕野兔子。

老人從來不使自己過分緊張，從來不幹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實在是沒有這個必要嘛，明日復明日，明日多的是，又有什麼事需要急着趕的呢？

在冬天的夜裏，老人看很多書。他把聖經讀過四遍了，他可不是像聖徒那樣，尊而敬之地讀，他只把聖經看作是一本書，書上有的是詞，講的是關於人的事。一般說來，他對於細節的描寫是採取懷疑態度的，他特別討厭《約伯》這一章，他覺得上帝以折磨不幸的約伯來刺激魔鬼的這一行動，實在是太過小氣了。

當冬天的寒風刮過屋頂的烟囪時，他有時也會想起野兔子。他很想知道，野兔子在冬天幹些什麼。這時，園子裏什麼也沒有種上，野兔子吃些什麼呢？天這麼冷，它在哪兒藏身？

老人在冬天釣魚時總會帶上一大塊凍結了的麥片粥，他故意在野兔經常出沒的路上留下一些碎粥片，為的是讓野兔子不致挨餓，可是，如果有人問起他，他是怎麼也不肯承認這一點的。

老人想，自己遲早都會變得衰老而不能再獨自生活的，那時候，他們就會把他帶回大島去等死。那麼，鄰居們就不會議論紛紛了。也許，他會就這樣死在床上，也可能摔了一跤，跌斷了腿或脖子死掉。不管怎樣，只要自己還有能力，他就會獨自生存在島上。生活的基本任務就是生存，他八十年來都過得很好，從沒有想到要放棄它。

到了春天，老人又重新收拾園子了，到了一定的時候，生菜、捲心菜和胡蘿蔔都長起來了。

到了一定的時候，野兔子又來了，於是戰役又開始了。老人用長長的網把園子包圍起來，可是野兔把網綫都咬斷了，還是爬了進來。老人又搞了一種可乘風力轉動雙

臂的稻草人，而野兔子却特別欣賞這種轉動所發出的響聲。老人想起了煤油的臭味能趕走畜牲，於是他在地上灑上煤油，可是野兔子一點也不感到難受。

後來，到了春分漲潮期間，竟有一天不見野兔子到園子裏來，這件事叫老人很担心，因為生菜到現在已長得很高了，而野兔子昨天還來過劫掠一番。難道牠們找到別的什麼新鮮食物嗎？也許，它在小島的另一面找到愛人呢？要知道，這是春天啊！可是，老人從來沒見過別的野兔的影子。

因為是漲潮，老人又持起長鈎下懸崖去鈎龍蝦了。就在半路上，老人發現了野兔子。野兔子躺在岩石上，四週圍着海鷗，海鷗就等着老人走開了。看來，野兔子是淹死的，但真死的奇怪。

因為野兔子的舌頭被一隻大帽貝緊緊地夾住了。看來很清楚，野兔子就像許多動物一樣，跑下岩石來舔海鹽，可是倒霉透了，舌頭舔進大帽貝殼的邊緣上。大帽貝自然出於反射作用馬上把殼緊閉，這樣就把野兔子的舌頭夾牢了。海水漲了，就把野兔子淹死。

老人在沉思，野兔子再也不會來偷吃生菜了。老人有生以來第一次產生了一種孤獨的感覺。

來自世界之巔的作品

馬利

《尼泊爾短篇小說集》（Nepalese Short Stories）收集了尼泊爾最優秀作家的十四篇作品。正如耶魯大學的阿爾伯特·羅森伯格（Albert Rothenberg）在該書的前言中指出，在世界之巔，像在其他地區一樣，人們心靈的變幻和律動，同樣富有人情和藝術性。

在契塔哈爾（Chittalhar）寫的《希望的小屋》（The Hut of Hope）中，一對夫婦因颶風侵襲而失散，丈夫在外面花錢酗酒，妻子單獨回到破爛的小屋，心裏充滿憂慮和煩惱，覺得全乏生趣。爾後，經過一番波動和折磨之後，夫婦重新回到一起，男人成了一個很好的家長，辛勤耕耘田地。可是，有一天，在他面前展現的不是他的田地，而是奔騰襲來的洪水。在一片汪洋中，他那孤獨的小屋，好像狂風惡浪中顛簸的小舟，將快沉沒。小屋——是他們打算用作渡越貧困的海洋的據點，而今什麼也沒有了……。他只好長嘆一聲，斜倚在一棵樹上，沒有標的地向前呆望。

本書所收作品，多以剖析人們的焦慮、憂傷和幽默爲主調。作品的主人公總是受反復無常的神靈們的擺佈。

紙盒裏的秘密

海辛

圓圓的一張濶臉。兩撇修整得甚為別致的八字鬍子，和那副架在鼻樑上的銀框眼鏡，不多不少地描出了他的職業和地位——一個銀行主任，身穿時款大反領西裝，花綠綠的船槳領帶，足踏捷克皮鞋，還有那占士邦式的公事皮篋，都在告訴人們：他是個文件永在身邊的大忙人。

他是個大忙人嗎？

現在，正當下午五點半。他不差分秒地從銀行下班了。最近，他隨身多帶着這樣的一個紙盒，裏面放置了什麼東西？銀行裏好幾個下屬，都在議論紛紛：是大電鐘？是迷你式枱燈？是女性化粧品？還是計時炸彈？抑或是護身武器手槍？

最奇怪的就是主任每天都把紙盒和公事皮篋一起帶來銀行辦公，然後又帶着下班。在辦公之時，他把它鎖入抽屜裏，很神秘，連自己也從來不掀開看看。等到拿着紙盒走出辦公室之際，他小心翼翼，生怕把它碰壞似的。

——九成是計時炸彈，或者是護身武器之類東西了？這是同事們所得的結論。那自稱「油脂女郎」的安娜菲比，百無禁忌地跑去問：

「李主任，你紙盒裏放着的是什麼東西？」

主任先是一楞，然後拿開眼鏡，用絲絨布片擦了擦，抬臉笑望：

「你以為是什麼？」

安娜菲比舉起右手掠一掠髮，做了個天真爛漫的「油脂」模樣，說：

「自衛的手槍！」

主任凝望安娜菲比，發出哈哈笑

聲。銀行裏幾個豎起耳朵聆聽他們對話的男女職員，也忍不住哈哈地笑。

安娜菲比可得意啦！她聳着油脂肩，雙手握拳放在胸前，說：

「最近匪徒猖獗，好幾家銀行被劫，你身為主任，帶樣自衛武器，好應該的。」

主任側臉欣然注視安娜菲比：「你這人，真細心！」

安娜菲比被稱讚，更加得意洋洋。「做銀行女職員嘛，不細心觀察，怎成？」

主任伸出手來，拍了拍菲比的胳膊：「好吧！你說是手槍，就當它手槍吧。」

安娜菲比呆站在主任面前，一臉的訝異與不滿足：「既然是手槍，怎麼不掛在身上？却用個盒子藏起來！」

「我認為放在盒子裏比較安全！」主任神色淡淡。

「遇上劫匪，要掀開盒蓋，多不方便？」安娜菲比說。

「傻菲比，掀盒蓋，比從身上拔槍快速得多，我試驗過啦！」主任神氣十足地說。

安娜菲比無話可說，她總算像記者般——向主任採訪過有關那盒子的新聞了。至於正確與否，就不得而知。她要親眼看過盒子裏的東西才相信。

李主任從中區海邊的停車場，駕駛那輛老爺車，馳過繚繞的山坡路，回到居住的海邊新邨大廈區，在停車場他買定的車位停下。走出車子，他看看手錶——六點鐘。

停車場外，暮春的黃昏，太陽尚未西墜，天邊有雲霞掩映，它仍在竭盡餘力透射最後的光輝，製造一個美好的晚景。

李主任看了看挽在手上的公事皮篋，和那個秘密紙盒。他雙眉飛揚，心情愉快，噓噓地吹着口哨離開停車場，脚步走得多爽快。

兩個巡哨的青年警察，見到那八字鬍子，挽公事皮篋和紙盒的銀行主任，並沒有沿着長滿長青樹的寬濶水坭路——走回自己居住的大廈去，他們有了跟踪的目標。

李主任仍吹着口哨，快步穿過林蔭小路，向山下的海灣走去。兩個巡哨警察亦步亦趨。

那高個子警察邊走邊說：「那傢伙每天帶了電子操縱器去海灣，躲在樹叢裏玩把戲，到八點多鐘滿邨燈火，才施施然回家去。」

矮胖個子說：「在這無人海邊做壞事，容易避人耳目。」

高個子說：「我懷疑他在海灣接應偷渡的難民，那才好撈哪！」

矮個子說：「可能接應毒品上岸？」

高個子伸手用力打在矮個子的胳膊上：「如果人贓並獲，哈哈，你我都升級啦！」

矮個子噓了一聲警告：「他媽的，你笑得打鑼般響，別打草驚蛇好不好？」

長青樹下的水泥路，跑着一雙神色倉促的母子。母親是個皮膚白皙，穿白毛衣，膠布褲的時髦中年婦人；兒子，是個十三四歲的胖都都少年。他拉着媽媽的手，朝通向海灣的林蔭路跑去。

兒子跑得臉頰通紅，且有汗濕，他像發現什麼大秘密似的說：

「我至少偵探七個傍晚，才發現爸爸的秘密！」

「他下班連家也不回，究竟去海灣幹什麼？」母親邊跑步邊焦灼地問，有點喘氣。

「到了那裏你便知道啦！」兒子說。

「還以為他搭上別的女人，他……不是那種人呀！」母親說：「他原本很顧家的嘛！」

兒子說：「爸爸蠱惑，我也不蠢，只花七個傍晚躲在樹叢裏，就發現他的秘密啦！我應該得獎。」

兩個年青警察，終於跟踪到海灣。他們機警地找到個蘆葦叢，鑽進去，伏下來。高個子盯瞄着，搜索那主任的一舉一動。矮個子按了按袖珍傳呼機，小聲說：「派出所，注意，注意，一〇七與一〇九在沙石灣查案件，隨時聽我的報告……」

海浪衝擊着岩礁，發出沙沙拉拉聲響。兒子和母親終於在灣頭的野樹叢藏身，兒子拖拉母親，讓她蹲伏下來。他往那山邊岩礁指去，低聲說：

「瞧，爸爸開始玩把戲啦！」

黃昏的灰光籠罩，幾柱屹立在海灣的瓦斯路燈亮了。遠處海面，有一艘巨大的貨箱船在緩緩航行。

李主任站在臨近海邊的礁石上。他脫掉外衫，解掉船槳領帶，在石上跳跳蹦蹦，張手，縮手，做着晨操動作。然後，他打開公事皮箱，很鄭重地拿出個電子操縱器來，檢視着，很滿足很愜意的樣子。

蘆葦叢中。

高個子警察小聲向同伴說：「我沒說錯吧？電子操縱器！」

矮個子看了看那艘緩緩開行的貨箱船說：「他可能跟那貨箱船聯絡？」

野樹叢裏。

兒子興奮地向母親說：「媽咪，你看，爸爸真肯下本錢，那麼貴的電子操縱器都肯買！」

母親憂慮而惶惑地說：「他在搞什麼鬼？」

「耐心看，很有趣哪！」兒子舉手拍了拍媽媽的胳膊，很神氣。

那堆讓浪濤不斷拍濺的高聳礁石上。

李主任正在打開紙盒，得意洋洋地拿出一艘精致的模型小船來，自己玩弄一番，拿着走下岩礁放到海水上……

小船，在海面蕩蕩漾漾。浪濤在沙灘邊上捲湧。

他再攀上岩石，拿起電子操縱器，屹立在黃昏的灰光和路燈的藍光中，開動操縱器。那浮在海面的模型船，忽然像有了生命般發出喳喳喳的聲音，開始在海灣上馳行，兜圈……沉靜的海灣似乎忽然有了生氣。

他的臉上漾開童真、快樂的波紋，銀框眼鏡映着波光，一閃一閃的，他的雙眼淌下淚水。

晚風掀動蘆葦叢，它們也像波浪似的起起伏伏。

矮個子警察一臉迷惑：「怎麼搞的？四十幾歲人了，還在海邊玩電子操縱玩具船？」

高個子怎麼也不捨得放棄自己跟踪多時的疑案，他說：「一〇七，耐心點，我懷疑那傢伙藉玩具船做不可告人的事！」

躲在野樹叢中的母親和兒子，觀看好一段時間，她們終於忍不住橫過沙灘，走近礁石。胖兒子發出高拔的笑聲，嚷叫：

「爸爸，我終於發現你的秘密啦！原來你天天傍晚來這裏玩電子模型船！」

李主任轉身，見到妻子和兒子，像小孩做了什麼壞事被拆穿般，臉上堆滿難為情與別扭。

「爸爸好自私！我央你買電子模型船，不肯；自己却偷偷買來這裏玩！」

做爸爸的怪難為情地呆望礁石下邊的妻子。她沒好氣地說：「有沒有搞錯？你不數數手指，自己多少歲數？竟偷偷來玩玩具船，要不要我帶個奶嘴給你？」

李主任指了指那些橫七豎八地躺在海水裏築壩填海的大石塊，和那艘停泊着的運泥船，感嘆地說：

「這裏要填海了！」

「填海又怎麼樣？」妻子說。

「填海後，海灣消失。」他痛惜地說。

「所以你就像孩子似的來玩船，玩個飽了？」

「我生長在這海邊，父親母親就在海那邊木寮養豬養鷄供養我。我沒有快樂的童年。孩子時我多想在這海灣玩船，但是沒有機會。在它快將消失之前，我來補償，找回一些失去的東西！」

「找到嗎？」她好像已了解丈夫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我不知道。我總算為自己失去的童年填補一些遺憾了！」

一胖兒子急不及待攀到礁石上，搶過爸爸手上的電子操縱器，開心地玩船。他發出哈哈的笑聲……

暮色蒼茫中，兩個高矮警察，神情失望地朝斜坡路走。他們的升職美夢，也做得太短了。

文藝書訊

■外國文學縱談　高翔著。這是作者發表在《海洋文藝》的一系列有關外國文學評介文章的選輯專集。包括近代和當代著名世界的文學作家，如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蕭伯納等等，敘述其生平，探討其創作道路，對他們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價值也作了若干具體的分析。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粗咖啡　張君默著。作者去年一年間在報上所寫專欄文章的結集，經過了自己比較謹嚴的一番挑選，保留下了一百七十多篇簡短文字，其中不少是雋永可誦的散文與頗有獨到見地的雜感。作者說，出書最大的願望，在於通過這些文字，同讀者們做點思想感情上的溝通，以結交朋友。明窗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八元。

■魯迅小說選註　周文選註。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基本特點在於揭示上流社會的墮落，或者表露下層社會的不幸。由於貫徹着創作上的現實主義精神，作品雖遠隔數十年，仍然輝耀着它鮮明的社會特色。但作者生當一個黑暗統治的時代，處境險惡無比，他的作品，時常不免於採用曲筆或反語，今日青年讀來，不容易領會，因此有必要做一點註釋的工夫。本書採選魯迅小說六篇，從註釋方面若干地適應了當前的這一需要。大三十二開本，橫排，道林紙印刷。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四元五角。

■冷眼集續篇　伍良之著。輯錄雜文七十餘篇，讚美正面形象，針砭反面形象，對於社會世情有一定的洞察力。泛亞圖書（馬）有限公司出版。定價馬幣一元六角。

獲得諾伊施塔特獎的

波蘭詩人米洛施

米一葦

一九七八年度的諾伊施塔特國際文藝獎得獎者爲波蘭詩人傑斯勞·米羅茲（Czeslaw Milosz）。

布洛特斯基(Joseph Brodsky)是米洛施的提名人，他稱米爲當代波蘭最傑出的詩人。多倫多大學教授路易斯·伊里彭(Louis Iribarne)在頒獎典禮上也認爲米洛施作品人生經驗之豐富是現今西方作家中難有足以跟他相抗衡的人。施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努力於考驗個人的潛能，考驗他了解人生經驗（真諦？）的智能和描繪這個經驗的語言能力。

在致答詞中，米洛施說他很慚愧地承認他的詩作中有着太多的虛無的東西。在歷史事實上，這個世紀人類經歷不少戰亂和政治迫害，於是人們把人世間看成是由許多黑暗的力量所操縱。可是，他說，人類的頑强鬥爭，人的善與美也就在最黑暗的時刻顯得更偉大。他說善與美的一面一直都在他的詩作中出現着。最後他說，回顧那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歷，他並不對人類感到失望，反之他更堅信人類有能力担當更大的犧牲，用更大的努力去愛人類的。假使他再能多活幾十年，他將要更好地去表揚生活中無數的無名的勇敢的男男女女。

米洛施是第五位獲得諾伊施塔國際文學獎的。第一位獲獎者是芬蘭詩人安卡勒迪（Giuseppe Ungaretti）。第二位是馬克奎（Gabriel Garcia Marquez），哥倫比亞詩人。第三位是法國詩人本茲（Francis Ponge）。第四位是美國女詩人伊利莎白·畢索（Elizabeth Bishop）。

這個文學獎於一九七〇年設立，其初命名爲《外國書刊》國際文學獎。是由於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發行《外國書刊》（Books Abroad）季刊而設立的。該年率先把獎金頒給安卡勒迪。以後每兩年頒獎一次，獎金一萬元。迄七二年，名稱改爲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是因爲在該年俄克拉荷馬州埃特漢市工商鉅富 Neustadt 獻捐二十萬美元作爲基金。隨後《外國書刊》季刊也在七七年易名爲《今日世界》（World Literature Today）。

米洛施於一九一一年生於立陶宛。童年在俄羅斯渡過。少年返回出生地維諾（Welno）就讀；在該地讀完中學與大學。獲法學碩士。三三年發行第一本詩集，三七年被迫去華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與地下抗德工作。四六至五〇年任波蘭外交官。五一年自我放逐到巴黎，跟波蘭政府決裂。六〇年到加里福尼亞大學（巴克來）担任波蘭文學課程。六一年獲得永久聘書後一直留在加大。他是以詩名見稱，但也有數量不少的散文集和評論集以及翻譯英法文學作品。

中篇小說

垃圾西施

依金

現在可以說一說阿宜這個「垃圾西施」雅號的來歷了。

阿宜的母親叫做「仔媽」，也是倒垃圾的，由阿宜懂事開始，就知道母親是倒垃圾的，而且跟了母親一起倒垃圾。

別看阿宜年紀小，她會從垃圾堆裏揀出許多有用的東西：鐵皮罐、玻璃瓶子，破爛的塑膠用品，成疊的舊報紙，書刊，和許多說不出名堂的東西。這個城市真夠浪費，那些揀出來的東西，都是可以賣錢的。

阿宜揀出來的東西，拿去賣了，夠她讀夜學有餘。當然，所有這些所得，都是由母親支配的。

阿宜自小沒有父親，母親仔媽，終日和垃圾打交道，養活他們這一羣兄弟姊妹。阿宜的大哥叫做阿仔，所以母親叫「仔媽」。阿仔在男童院長大，因為跟母親到商店倒

垃圾時，在垃圾堆裏檢出一批「金筆」，沒有歸還原主，失主報了案，阿仔拿筆去賣時被捉去了，判入男童院「感化」，豈知越感越不化，反而學會了很多「謀生技倆」，往後一直成為男童院的常客。

這件事影響了仔媽的信譽，險些失去所有的生意。

仔媽倒垃圾的地區，是近上環一帶的批發商號，不少是做大生意的，除了阿宜揀出來的破爛，那些不要的「貨尾」也不少，清理倉底貨，或者重新裝修時，仔媽就帶齊孩子們去搬東西。經阿仔這一次的事故，不少人對仔媽有些戒心，換了別人來做，仔媽因此很恨阿仔「不爭氣」。

阿宜的二姊叫阿女，阿女比阿宜大許多年，而很少跟母親去倒垃圾，阿宜由懂事起，就看見女姊拿母親檢回來的化粧品化粧，搽指甲油，塗口紅；穿那些檢回來的舊時裝樣辦，也不怕打扮得古古怪怪的，到處招搖。母親常罵阿女虛榮心重。阿女十五歲就失了蹤，有人說，她去做了酒帘女。

阿宜的二哥最乖，阿仔和阿女都墮落了，仔媽就把希望全寄托在二哥身上。二哥叫阿弟，仔媽永遠不讓阿弟接觸垃圾，只要他用心讀書。

阿宜呢？就成為仔媽唯一的幫手了。

阿宜年紀小小，就幫着母親，除了檢拾「有用」的東西以外，每日上落樓梯，搬動一籮一籮的垃圾，和母親一起推動小山一般高的木頭垃圾車。

許多街坊都看着阿宜長大，阿宜跟她母親一樣，老是穿着灰黑的衣服，穿一雙黑色的水鞋，用橡筋束起頭髮，默默地推着垃圾車，一點也不引人注意。

但有一個同樣沉靜的人，却早已默默地注意着她了，特別是阿宜十七八歲的時候。

這時候的阿宜，雖然還是穿灰黑的衣衫，着黑色的水鞋，用橡筋束起零亂的頭髮，這麼裝束，是一點不引起人家注意的，但長大了的阿宜，瓜子口面，筆直鼻樑，明眸皓齒，彎彎的眉毛，紅潤的双頰，白皙的皮膚——有人說是一白掩三醜，況阿宜還長得那樣明艷照人。每天不停的勞動，雖使她身量不高，却骨骼勻稱，肌肉結實，身段玲瓏，發育成熟的阿宜，灰黑的衣服，掩不住她强烈的青春氣息。

首先那個注意她的，那個默默的人，就是阿正。

阿正，當他在那批發商號做後生時，就注意阿宜了。那時的阿宜，還沒有發育成熟，還是個手長脚細，臉尖身短的「灰姑娘」。阿正比她大許多年，時時逗她說

笑，幫她拆開和摺疊那些紙皮箱。

當時，誰也沒有注意他們之間的動靜。

但就在阿宜十七八歲，發育圓熟，「忽然」漂亮起來的時候，就引起街坊的注意了。

那時，也更引起阿正的注意。

當日，阿正是友誼式的，幫助這個瘦弱的「垃圾妹」——因為那時候，仔媽身體不好，年紀也漸大，倒垃圾的重担，都壓到阿宜肩上，阿正年青力壯，幫她一把，街坊也以為他「夠義氣」而已。

阿正常常來幫阿宜，拆開和摺疊廢紙皮箱。

但當阿宜像一朵花蕾「忽然」綻開了的時候，阿正和阿宜的親近，人家就以為那是一種追求了。

事實也是如此，阿正心裏也有了變化，他也「忽然」發覺阿宜由含苞到怒放，「忽然」變得如此可愛。

於是，有人說，阿正在追求「垃圾西施」了。阿宜的「雅號」，就是這樣來的。

阿正也升了做坐櫃，他們的生意是「拆家」，把成箱的貨物拆給零售商販銷售。

阿正出身寒微，但勤勤懇懇，有人說他如果娶得「垃圾西施」，也算門登戶對。

但仔媽却不以為然。

原來，阿宜的二哥阿弟，早已中學畢業，成績不錯，考得一名衛生幫

辦。

二姊阿女，也找回家來了，並且結了婚。原來她雖做過酒帘女，但却很幸運，被一個做猪肉枱的熟人發現，把她領了出來，「金屋藏嬌」。這賣猪肉的又不知什麼機緣，做了「來路猪雜」生意，發了達，說是阿女帶來的好脚頭，把阿女寵得如珠如寶，倒把個糟糠之妻氣死了。阿女「爛褪改背心」，正式做了「填房」，而且是老板娘身份，珠光寶氣的「衣錦榮歸」，帶了母親弟妹到她的豪華寓所，炫耀一番。

雖然這一位老板娘没給母親弟妹很大照顧，但仔媽畢竟覺得捱出頭了，除了阿仔當少生一個之外，阿女有了驕人的境遇，阿弟也總算有個出處，但她和阿宜，還是去倒垃圾，因為她不願丟棄這一件「爛棉衲」，同時她也因兒女「發跡」，恢復了聲譽，更加得人尊重，一切都順利得多。

為此之故，仔媽以為，區區一個舖頭伙記阿正，不配當她的女婿了。

仔媽一邊叫阿女替阿宜物色「好人家」，一邊在阿宜面前說阿正「不中用」。

「阿正只有很少人工，別看他斯斯文文坐櫃面，比你還賺得少！」

「打舖頭工，没有一技之長，做生意又没本錢，你不看見那些老伙記，在一間舖頭打一世工，庸庸碌碌，有什麼出息！」

「這個阿正，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好，書讀得不多，朋友也少，相貌又不英俊，聽說連香烟也不會抽，麻雀牌也不會打，這樣的男人，只是個傻瓜。」

還說了很多很多。但阿宜都默不作聲。

女姊果然給阿宜介紹一個男朋友，這人跟她丈夫有生意往來，做飲食業。阿女的丈夫早年曾交貨給他。這人年少有為，人也斯文英俊，到過阿女家吃飯，仔媽也見過，十分喜歡。阿女叫妹妹打扮好些來見他，阿宜從來未打扮過，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打扮。母親迫着她，買了新衣服給她，硬要她去見人。那人駕了車子，載她母女姊妹，到山頂爐峯餐廳喝茶，也十分有禮貌。但只此一次，没有第二次，後來阿女對母親說：「你們別去倒垃圾了，人家怎能娶一個垃圾婆做老婆？」

這話阿宜聽見了，並没當什麼，她根本不準備跟那人交朋友。那人嫌棄她是「垃圾婆」，但她去倒垃圾，街坊都對她好，半點也不嫌棄她的。阿正就是最好的一個。

阿正沉實，勤謹，沒有不良嗜好，又做事負責，熱心助人，並不像母親所形容的傻瓜。

難道，這樣老實、不嫌棄她的人，倒不能做朋友，而要跟一個虛偽的、嫌棄她的人做朋友嗎？

而且，人家也不要她。

女姊又給阿宜介紹另一個男朋友，是她丈夫的得力伙計。這人似乎並不嫌棄阿宜，但第一次，他買了兩張票子，帶阿宜去看電影，在戲院裏，他一手把阿宜摟得緊緊的，另一隻手先是拉着阿宜的手，後來，這隻手伸進阿宜的衣服裏面……

阿宜沒有再應這個第一次就上下其手的人的約會，也不去女姊家了，她覺得女姊和她是不同的。

想起那兩個人，她覺得阿正真好。阿正不僅不嫌棄她，還很尊重她的。

阿正也約她去行過山頂，去看過電影，都使她很愉快的——當然，母親都不知道。

這樣，密密實實地過了兩三年。

阿宜是更加成熟了，她和阿正的愛情，也漸漸的成熟了。

仔媽得了病，是肺氣腫，沒法去做工，也不再倒垃圾了。做了衛生幫辦的阿弟，和一個女同學結了婚，那女同學也是個公務員。他們搬出去住了。

仔媽常常住醫院，阿女和丈夫，阿弟和妻子，都很少時間看她，多看她的只是阿宜，還有阿正。

這一來，仔媽也就知道阿宜畢竟跟阿正「行」得很密切了。

她很生氣，埋怨阿宜不聽她的話，沒有眼光。在病床上，還當着阿宜，叫阿正不要誤了她女兒，不要「纏住」她的女兒，要「自量」一點。

從醫院出來，阿宜却安慰有點頹喪的阿正說：「你不要介意，我不會跟媽一樣想的，如果我跟她一樣想，那有這幾年快樂的日子？我跟你一道，最開心了。」

阿正很感激阿宜，仔媽其實也是阿正的老熟人，阿正沒有介意她說了什麼，還帶老街坊到醫院探望仔媽。

仔媽出了院，回家休息，阿正也到處去討藥方，問療養方法。收工後，還配了藥，叫阿宜煎給母親服用。

這些藥，雖然不能徹底治病，有時也可以略減痛苦。

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阿正的心事，仔媽算是領略到了。因為發了達的女兒和女婿，兒子和媳婦，都沒有阿正的這種孝心，雖說他們實在也「沒有時間」。

仔媽病重，奄奄一息，在醫院病床上，辛苦的對阿正說：「你要發奮，有些出息，讓阿宜過些好日子，不要令她像我這樣，倒一輩子垃圾。」

阿正只會點頭。

仔媽得了併發症死了。

阿宜頭上插了白花，繼續她的垃圾生涯。兄姊都不大理會她，她自己住在舊樓的老家，舊樓也要拆卸改建了，她就和阿正兩個去築新巢。阿正用他多年的積蓄，在高士打道一幢舊樓的天台上搭了一間木屋，買了些家具。阿宜也用她的積蓄，交給阿正，擺了幾席酒，歡讌親朋戚友，包括他們的老街坊，算是結婚。兄姊不理她，便「自己嫁自己」。

阿宜拿出積蓄，交給阿正，結婚歡讌親友和老街坊們。

老實的阿正，終於娶得這個「垃圾西施」，在老街坊中傳為佳話。

阿正仍然打那舖頭的工，坐檯面；阿宜仍然去倒垃圾。只是上環的店舖漸漸拆建多了，她的老主顧搬的搬，散的散，而她又生了孩子，於是，轉到灣仔她住處附近倒垃圾，不到上環了。

這時的阿宜，已漸漸多了疾病，生了兒子又生下女兒，「兩個夠晒數」，但她身子却越來越差，時時要看醫生、吃藥，用去很多錢。

孩子漸漸長大，未到三十歲的阿宜，已不復當年「垃圾西施」的明艷了，變得乾枯、瘦削，雙眼無神。

阿正入息微薄，家累重了起來，因此阿宜扶着病，仍然去倒垃圾。她像螞蟻啣起比她大幾倍的東西那樣，推動沉重的垃圾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有時她回到上環，老街坊見了她，却驚詫地說：「怎

麼又是一個仔媽！」

阿正聽了，心中不免十分難受。他記起仔媽那番吃力的遺言：「你要發奮，有些出息，讓阿宜過些好日子，不要令她像我這樣，倒一輩子垃圾！」

但他能做什麼呢？

他在舖頭裏取了些貨物，晚上收工後，到灣仔街頭擺賣，以多賺幾個錢。

他希望把錢積起來，將來做些小生意，使阿宜生活過得好一些，不再去倒垃圾。

女姊丈夫的生意越做越大，做了凍肉批發商。阿弟環境也很不錯，但阿正夫婦和親戚很少來往，在喜慶場合，他們帶孩子去赴宴會時，人家都白眼相加。

一次，女姊算是關心，她問阿正：「你們還住天台嗎？」

「是的，到拆樓時，可能有徙置。」阿正說：「或者有點補償。」

「那有多少？」女姊冷笑道：「為什麼你不供一層樓？最近你襟兄也做物業，你買樓，去求求他，多給你些折頭也可以。看阿宜捱成這樣，不到三十就像個老太婆，你忍心嗎？」

回到家，阿宜却對丈夫說：「你別去求他們！」

但阿正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插圖：阿立

（中）

南斯拉夫詩人米赫爾的新詩集

明華

《困境的追憶》是南斯拉夫克羅地亞(Croatia)作家米赫爾（Slavko Mihalic）最近出版的一本詩集。詩集內涵表達了作者對暴力、賣國、決鬥和幻覺等問題的看法。作者運用克里地亞區的流行語與自創的語言，使本區讀者引起共鳴。

詩集包括的作品有：《困境的追憶》（Trap for Memories）、《真的，有些人是不可理解的》(Indeed, someone, uncacthable)、《冷戰的一代》(Cold War Generation)、《笑意——這些已經足够了》(Silently laughed, and this was enough)、《令我們忍受可怕的時刻》(to make us endure the terrible threat of time)等。

米赫爾被認爲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喜用本體論(Ontological)去透視人性、事物，有其獨特的風格。

外國文訊

晨雞

林雨印

離開被窩，離開床鋪，輕輕推開一隙窗扉，便見這個早晨被鳥聲叫得微亮。屋外那羣鳥兒叫著叫著。雖然只是細碎的喁啾，卻美得像琴鍵上滑出的聲音。家鄉的早晨就是有如此叫人喜愛的情趣。

屋前微成彎曲的街道，飄浮著稀疏的晨霧。街景像羞澀的少女用薄袖掩遮一張秀臉，猶可微見笑意。街道角落的那端，一家雜貨店的招牌兀自默默，使我猝然憶起沉默純真的少年時期有一些不更事的經驗，不知道那個美目盼兮的女孩是否已嫁作他人婦？

太陽騰出山頭後，早晨已在細細碎碎走動的脚步聲裏大亮了。上路的上路，幹活的幹活，大家都是忙碌地生活著。而這個早晨，我卻靜默地沉思著；這個早晨是一面小小的方窗，堆疊著許多少年時候的風情。

當另一個早晨再醒過來，也許已經置身異鄉，已經悄悄地離開庇蔭著我的少年的屋宇，而在一個遠方的小鎮，那樣的早晨將是另一種風情吧。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二月號）

那雨

陳煌

我冒雨到巷子口給妻寄信。信是長長的信，雨是不歇的雨。我走出去時，一些燈開始在雨邊的屋檐中亮起。

捏捧在胸前的信，被雨打濕了，我急急地走，三步併兩步，幾乎想一脚越過那陣雨。沒有撐傘，我才發覺自己不知該把信藏在那裏而感到手足無措。雨很恣肆，總是打在信封妻的名字上。我落在地面的影子，也濕了。

那雨，已延續了整個下午，在窗邊寫信時，雨滴就疏疏潑進屋而落在密密的字跡信箋上，不覺在信中提到那雨的種種了，還包括一個雨的舊事。舊事是舊，但恍若昨日的明晰，常在有雨的一刻想起。我們不都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裏，讓記憶去擦拭心靈的塵埃，且越擦拭越亮？

妻在我離開時，注視著我說：

「上臺北，別忘了寫信，好好上課、好好工作。」

短短的一句話，我不能忘。從那時起，我把它藏在重重衣裏的心中，深深地。

那雨洗著巷子的夜晚，燈更亮了。

我低首疾行，冷冷的雨，沾在頸部上，然後涼涼地滑入背脊。四周響著沙沙的雨聲。最後，我把信塞入胸前的衣服裏，但仍然濕透了。

我抬頭看看巷口邊的郵箱，趕緊加快脚步。

那雨，不歇。

（原載台灣《幼獅文藝》元月號）

各地報刊佳作選介

雙魚樓隨筆

好字好畫不論筆

鄭家鎮

偶然拿了枝山馬筆來作畫；雖是不習慣，也產生了一些特殊效果。這是一般羊毫狼毫所沒有的。

山馬毫是硬毫，比豹狼毫等筆要硬得多，因此寫出來的效果比較枯澀硬朗，可補筆力之不足。但這等筆的缺點是含水量少。「乾裂秋風」是綽有餘裕，「潤含春雨」便不容易。

一個善於書畫的人，是不會為筆所囿的。善於用軟毫的人未必不能用硬毫。「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最主要還是用工具的人，而不是工具本身。

山馬筆是日本產品，因此中原畫家用的不多，甚至全沒用過。但嶺南畫家，多是擅用山馬筆的，雖然不一定用。中國畫以渾厚華滋為尚，山馬筆便不容易做得到，但寫樹木枝幹，它却有獨到之處。

用什麼工具，每一位書畫家有他的習慣，不一定局限於用什麼筆寫什麼畫，比如用「蘭竹」，便一定寫蘭竹，如此斤斤計較，拘泥於工具，一旦沒有心目中那一種，便

連作畫的信心也沒有了。

山水筆，乃是用狼毫製的，羊毫筆便不會作為山水筆，但是許多功力深厚的畫家，他們從不計較，手邊有什麼筆，便用什麼筆，用「蘭竹」來寫字，用「山水」來寫花鳥，用羊毫來寫山水，他們信手寫來，也無一不佳妙。由此可見，斤斤計較的不過是初學的人，到了某一階段，便不必為筆所限了。

這是筆的本身，但是用筆，却馬虎不得，不管手上拿的是什麼筆，要用中鋒便是中鋒，側鋒便是側鋒，一點也不含糊。

當然，使用「蘭竹」筆來寫蘭竹效果更好，為了這種筆是為它而製造的，用起來，得心應手，但用別的筆，也不見得就大大不如。

至於墨，却非精細選擇不可的。墨，乃包括了顏色而言。用劣墨，墨色枯淡，毫無光澤，膠質重渲染效果差。你縱然有通天本領，也不能把它改變過來的，枉你花了許多心力，到頭來畫成了却是大失所望。

所以，畫家們對於墨，是很講究的，必定要用好墨，這才可以寫得淋漓盡致。墨汁還是少用為佳，雖然使用方便，總嫌它膠重，有礙行筆。

至於紙，也要講究，劣紙，使筆墨浪費，得不到所要求的效果。每一位畫家的習慣也不盡同，有人愛用生紙，亦有人愛用礬紙，要是寫意筆，用生紙較好，寫工筆，則用經過了礬的熟紙較好。

畫風不同，用紙也不同，但是作為一個畫家，應該什麼紙都可以適應。一般來說，生紙是較難處理的，對於初學的人來說，常會下筆心驚，為了它吸水强，筆才下，筆上的墨便馬上溶滲了。但只要多一點練習，也便掌握到它的性格，也便會覺得「斯亦不足畏也矣」。

我是主張從難入手的，習慣了用生紙，其他紙質的便都難不倒你。

以紙筆墨三者來說，我的意見，紙與墨是要講究的，不能用劣質的東西，有不少人，畫了多少年畫，總覺得不是模樣，後來改用好紙好墨，便馬上改觀，同是一畫，給人的觀感大不同，自己也覺得，以前要求不到的效果，現在都找到了。

筆，是不必如其他兩者那般講究，可以隨便一些，靈活使用一些。

俗語說：「好字不論筆」。好畫亦然。黃賓虹先生的畫筆是十分隨便的，小學生習字筆也會用到。

洪荒

香江景物

太平山

自碧波千頃
拔起青峯百仞
觸天的巨浪
凝固在半島之南
海的掌心
環視樓影參差
有綠樹綠草如茵
清風滌淨人間煙塵
晴嵐隔斷十里市聲
脚下悄悄流白雲
人倚碧天近
願借蒼鷹雙翼
飛渡縹渺滄溟

尖沙咀

當年平沙古渡頭
換作廣厦重重
剩一個鐘樓老態龍鍾
依然看船來船往
馱一抹夕陽紅
隔盈盈一水
煙靄空濛有無中
變幻海市蜃樓
搖漾水底龍宮

星月更朦朧
向維多利亞海峽
長長伸出手去
握不住一個夢

沙田

山伸出强健的臂膀
去擁抱蔚藍的海灣
白花花的波濤

浪調皮地轉身
閃一串誘惑的微笑
向遠方奔跑

漁夫駕起小舟
追逐起伏的浪花
在茫茫海洋上尋找

孤獨的望夫石
留在山坡上
離大海越來越遠了

城門水塘

誰遺清風
拂拭水面塵埃
平湖如鏡台
映四面青山如黛

深澗幽泉潺潺
可曾將桃花漂來
密密叢林蔽天
漏幾圈清涼日光
斜照水邊青苔

有人靜靜垂釣
在碧玉湖中
釣天上的雲彩

告預目篇分部期下

召魂・火把（圭山風情詩）　沛良
純情（短篇小說）　瑞東
湖畔（短篇小說）　明瞿
小孩的素描（譯詩）　耕林
海的國度（譯詩）　祥兆
奶瓶尿布之外（長詩）　牧韓
生命（隨感三則）　平東
老C的新居（散文）　帆千
寶石的文學・文學的寶石（比較文學）　書歌
雕飾奇偉的雲岡石窟（遊記）　川錢

戀歌

伊娃

序

這是當今兩個身世極不尋常的青年的一曲不幸的愛情。（你不要在你周圍的青年男女中猜測，這樣的人，實事求是地說，全世界怕也只有他們兩個）那少女把她這段經歷詳盡地給我講了三小時。她走了，我久久沒有睡意。這時已半夜。在暗黑中，我眼前老是出現她那一眼看上去就燃燒人心靈的影象。她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繞着濃黑的睫毛，一如兩束麥穗橫放。麥芒上掛滿淚珠。我一面聽她講，一面想，我真誠地願望，永遠不要碰落那兩圈美麗的麥芒上挑着的動人心弦的露珠。滴滴淚珠，映着一排小精靈，它們的名字是：憂傷、熱切的思戀、深沉的無望。她的皮膚淺褐色，厚厚的唇十分大度；她的濃密、烏黑而微微彎曲的頭髮有如奔瀉的瀑布，從面頰兩邊散開，再從兩肩滑落下來。她的心，也像她這人，深沉、强烈、濃郁。總之，從她熱切而悲傷的歌唱中音裏，從她被思戀壓抑的低垂的眼睛裏，從她全身所散發的那股精神裏，無不使人感到這是一團熾烈燃燒而又無依無憑的光輝。

她的少年離去了。把這樣一對不尋常的、難分難捨的朋友扯開的原因，有可能永遠不爲人知，然而我相信，他們必定成爲最富有者，從此他們擁有無比的財富，在他們心靈的殿堂輝煌長明。

在這樣不斷地思慮中，深深打動了我。於是從床上起來，開燈，隨手寫下了這三十二行。文字沒什麼好，但似乎在字裏行間繚繞着歌曲的旋律。無疑，這是故事本身的魅力。

以血與淚編織美的少年人，當我寫到這裏，無盡的歲月正在流逝，我正向着我的終點前行。行程中，我在心裏默默祝願你們，祝你們在各自的路上有哭泣的幸福。

親愛的，
我的好人，
當要離去，
請把那句話兒
再說一番；
請再看我一眼，
請把你的戀歌
再唱一遍。

把你的心，
留給我，
我要每天和你在一起，
合着你的歌聲，合着你的心，
唱出最和諧的音；
從清晨到中午，從中午到黃昏，
傍晚有星星照耀我們，
夜半的圓月是見證。

夜鶯什麼時辰唱？
勿忘我花什麼地方開？
人生竟有這樣的差錯？
命運為何不早說？
請把那句話兒再說一番，
請再看我一眼，
請把你的戀歌再唱一遍。

不要攪亂我的心，
你為什麼把它搶走了？
啊，也請把你的留給我；
請把你的那句話兒
再說一番，
請再看我一眼，
請把你的戀歌
再唱一遍。

（一九七六年七月）

人

原甸

一

我常常這麼思考——
究竟什麼叫着人？
它的筆劃如此簡單
兩撇却拖多少的內涵
二百零六塊的骨骼支一個架
密如蛛網的神經佈知覺於全身
一勺腦漿神奇如阿拉丁的神燈
空間裏從此立一尊尊的人

說是一個卵子與一個精子碰撞
便能迸一顆生命的火星
從此普天下的母親都是藝術家
十個月便能造一個生命

人間從此擾攘不息
人創造一切音響包括一切嘈音
一股股的巨流必然遇一股股的阻力
一頁頁的歷史才一頁頁地翻新

正義與邪惡貫穿着每一個時代
歷史向至善鋪一級級的天梯
而人類每一步的行進
都要踢翻多少的垃圾

二

我常常這麼思考——
究竟什麼叫着人？
有沒有一種萬能的顯微鏡
鏡片下把人照得清晰透明

你說這是多大的浪費
為了認識一個人
我們要付多少的時間
又要付出多少的精神

在日常的生活裏
虛假只能造成小小的損失
或者是一筆小小的或大大的錢財
或者是一筆小小的或大大的感情

但在嚴肅的事業裏
它却是蠹心的毒白蟻
它可以腐蝕一個時代
逼歷史痛苦地喘息

我作為一個熱誠的歌唱者
常常為這個問題苦惱着——
究竟什麼叫着人？
人呵，你們當中誰能告訴我？

一九七九年三月
廿四——廿八日

海上

（外一首）

古弦 寄自雪梨

四晝夜在海上
擠滿着人的木船只是一個搖籃
搖着我的暈眩，搖着我的飢與渴
憂慮與恐懼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禱詞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讓我有一個安靜的時刻吧！神哦！
剎那間死去
或者讓岸出現在我的視野
是最後的二百咧油了
水已溢入船艙
岸呢？岸呢？
是奇蹟？或是夢？
迷失方向的木船在茫茫的海上
遇到了捕魚船
供應了油，指示了方向
岸在望，棄船涉水
珊瑚礁割傷我的脚掌
海水淹及我的胸膛
浪拍擊我衰弱的身軀

非常疲憊，但仍然活着

未有答案的問話

有誰知道？
多少艘破舊的漁船沉於東海？
多少人已經被海浪吞噬？
有誰知道？
多少艘漁船被洗劫？
多少人被殘暴的海盜殺害？
有誰知道？
多少家庭被失散？
多少骨肉生離與死別？
有誰知道？
多少人已獲接往第三國定居？
多少人仍留在孤島裏飢渴的等待？
有誰知道？
置生命於線外橫渡重洋
為的是什麼？
——是問題也是答案

《海洋文藝叢書》新二種

愛情的俯衝（小說）阮朗著 港幣六元
名流（小說）李輝英著 在印刷中

思嚴

第二十五講：唐宋古文八大家

一

韓、柳、歐、三蘇、曾、王，稱為唐宋八大家。韓是韓愈，柳是柳宗元，歐是歐陽修，三蘇是：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另有曾鞏和王安石，一共八人。這八人都是能文能詩，這裏所說的八大家，是指他們在古文方面的造詣而言。

韓、柳是唐代人，其餘六人都是宋代的人，在談及唐詩的時候，筆者曾介紹過韓愈與柳宗元，這裏講的，就着重談他們在古文學方面的成就。

在《文起八代之衰》一講中，對韓愈在古文運動中所起的倡導作用，已有涉及。為了講述的方便，這裏就把韓愈和柳宗元一起來談。

韓、柳是古文運動第一次揭竿而起者，所謂古文運動，是唐、宋期間學者反對六朝以來的綺麗駢體文，主張恢復魏、晉以前的自然的散文體。這是一種文學革命。從對當時流行的駢體文來說，是一種革新。但從文體來說，它是要恢復魏、晉之前之古，所以稱為古文運動。

古文與今文，是相對的名詞，在魏、晉之前，自然的散文體是今

文。魏、晉之後，到了南北朝時候，盛行四六句的駢體文，自然的散文便成為古文，而駢體文就是今文了。《舊唐書》中說，李商隱從令狐楚那裏，得到了「今體章奏」。所謂「今體章奏」，就是指用四六句的駢體文來寫奏章。可見，「今體文」在唐代還延續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儘管經過韓、柳的大聲疾呼改革之後。

唐代繼承了六朝的文風，駢體文深入社會各階層，這種文體是好是壞，不能簡單地一句話下斷語，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作為一種文體，駢體文有它存在的價值。譬如說，它的文章公式謹嚴，詞藻華麗，講求對偶，就好像寫詩一樣。文學可以有多種多樣的形式，詩詞可以存在，駢體文當然也可以存在了。

正因為駢體文過於嚴謹，到了後來，便成為矯揉造作，徒事工飾。這種文體，深入到社會各方面去，便成為一種拘束，失去了古代散文那種自然發揮之美，也阻礙了散文自由發展的道路。所以，它必然要受到摒棄了。這正如清末時候，白話文興起，文言文就要成為革命的對象，道理是一樣的。

其實，駢體文之受到反對，固不自韓、柳始。早在六朝中葉，北方淪陷於少數民族之後，少數民族對漢文已經不甚明白，何況對當時流行的駢體文，簡直是不知所云了。所以，在六朝末期，北方各省已有反對駢體文的傾向。隋文帝時，李諤上書論正文體，大罵齊、梁文風，說：「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這一段話，對當時的駢體文，可謂擊中要害。

儘管在唐代之前，已有人看到駢體文的弱點，也有人提出非議，但還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運動，不能喚起大衆的共鳴，所以駢體文照樣流行下去。初唐的文壇，除了詩外，還是駢體文的天下。

二

到了韓、柳，特別是韓愈，他大力鼓吹古文運動，排斥當時的駢體文。加上他的宣傳才幹，並有相當長的時間和一幫太學生接近，終於滙成了一股反對駢體文的巨浪，使他獲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雅譽。

柳宗元的處境和韓愈不同，雖然他也是古文運動的支持者，和韓愈同以古文馳名。可是他不善吹噓，而且久謫遠地，自王叔文失敗後，他即被貶永州，後改移柳州，死於任上。他刻苦為文，寫下了不少後人傳頌的好文章，但他不可能像韓愈那樣，對古文運動做出較大的貢獻。

「文以載道」，是韓愈提出來的口號。他的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他是以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繼承者自居，而竭力排斥楊、墨、老、莊、佛家的學說。在《原道》這篇文章中，這個觀點是十分突出的。

柳宗元和韓愈不同的地方，在於他不求誇張，也沒有以正統的護道者自居。這也許因為在仕途中，彼此的環境不同有以致之。但是，柳宗元的一些論文，很有見地，能夠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駁復仇議》這篇文章，就是如此。

武則天時代，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韜所殺，元慶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的諫官陳子昂，主張把徐元慶誅戮，然後在其閭墓旌表其孝。誅戮是因為他殺死朝廷命官，必須正國法；旌表其墓是因為他為父報仇，這是孝。這樣矛盾的處理方法，還要編成法令，以便後來遵守。柳宗元上表，駁斥這一處理的不當。

他說：「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坯禮甚矣。」賞罰必須嚴格區分，不能亂用，如果應該誅的，就不能旌。應該旌的，就不能誅。為什麼誅旌並用，是非不分呢？

他更進一步說明：「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韜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韜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這是對刑賞的正確觀點，問題不在於固執犯上或是孝道，而在於是非問題。元慶之父，如果沒有犯法，縣尉殺他，那是假公濟私，殺害無辜。上級州司，不知其罪，已經不對了。元慶能夠以凜然大義而懲罰惡吏，是守禮和行義，有什麼可誅呢？當然應該旌。反之，如果元慶之父，是犯法之徒，縣尉殺他，是嚴守法律。元慶殺縣尉，是悖逆犯上，誅之

可也，又有什麼可旌？

從上面所引的例子，可以看到柳宗元的為人，是務實之人，乾脆利落，而且很有見地。這樣的人，長期被貶謫遠方，是朝廷的損失。柳宗元後來在永州、柳州，都做出政績來，受到當地人民的愛戴。

他的《捕蛇者說》，就是在永州寫的，充份反映他關心人民的疾苦。

永州有一種毒蛇，可以治病，太醫以朝廷的命令徵募捕蛇者，每年能獻兩條，可以當納租稅。但是這種蛇非常毒，捕捉的人很危險。有蔣氏者，三代以捉蛇專利，他的祖父父親都死於蛇，他自己也險死幾次。柳宗元聽他訴說，就告訴他，如果捕蛇太過危險，他可以改變他這份差事，依舊種田納稅。蔣氏不但不接納，反而說出一段道理來：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命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通篇不僅行文流暢，且深意感人。通過蔣氏子一番話，將當時橫征暴斂的黑暗面，完全揭露出來。柳宗元的散文，值得後人稱譽的，就在這裏。

又如《郭橐駝傳》《永某氏之鼠》等篇，都是富有諷刺性的散文。他慣用譬喻的手法，將當時的民生疾苦反映出來，這又是柳宗元散文的一個特點。

至於他晚年的一些遊記，都清雋可喜，讀其文如親歷其境。如《鈷鉧潭西小丘記》之類，善於把山水的奇趣，集中反映出來。過商侯評他「於眼前境幻出奇趣，於奇趣中生出靜機。」

三

古文運動經過韓、柳的一番努力之後，逐漸地取代了駢體文的地位，雖然晚唐時候駢體文還不至於完全讓位，但到了宋代，它就不得不被排出於文壇之外了。

北宋是古文運動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以歐陽修、三蘇、曾、王輩為代表，都是發揮韓、柳的文風，澈底地摧垮了駢體文。經歷過千年生命的駢文，到此完全衰老，一蹶不振了。

歐陽修是北宋的有名詞人，也是古文運動的擁護者，他以宰臣的地位，着意於古文運動，經他登高一呼，整個文壇的氣候也為之改變過來。後來的三蘇和曾鞏，都是他的門下士。

無論是歐陽修或是蘇軾，都對韓愈的文章恭維備至。歐陽修有《書韓文後》一文，對他傾慕韓文敘述頗詳：

「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適其家，見其敝篋貯舊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於世。」

這段敘述，可以說明在歐陽修之前，古文運動還不是怎樣深入人心，而是經過歐陽修和當時一幫文士的努力，韓文才大行於世的。

韓文大行，標誌着古文運動已經取得成功。這之後，就是三蘇和曾、王的繼起。

蘇洵二十七歲始作憤讀書，雖然學有所成，但不及其子蘇軾，名氣之大。蘇轍是蘇軾之弟，性沉靜，能文能詩，但也不及乃兄蘇軾之才氣。三蘇之中，蘇軾是最突出的一人。

蘇軾堪稱是文壇的一位奇才，詩、詞、文都負時譽，他一生之中，詩寫得最多，但也因為寫詩得罪了最高統治者，幾乎連性命都不保。他是一個天才橫溢的詩人，也是古文運動的健將。他的文章，富有詩意，隨意發揮，最著名的，無過於他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這篇文章，是他應試禮部進士時的作品，主攷官就是歐陽修。梅聖俞參與攷試之事，

以蘇軾文章進，歐陽修驚為異才，欲取録第一，懷疑這篇文章是他的門生曾鞏所作，所以取録第二名。及考試完畢，蘇軾來見，歐陽修詢以文中的一段：「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陽修自認是博學之士，可不知道這一段的出處，因此詢問蘇軾。豈知蘇軾微笑應道：「想當然耳。」歐陽修不禁為之錯愕。

蘇軾這個人，無論作詩作文，都富於幻想，也敢於大胆發揮，道人所不敢言者，這是蘇軾的長處。但正因為這樣，終因文字得咎，一生坎坷，被貶到南疆的海南島，也到過廣東的惠州等地。

蘇軾的文章，一些對應的策奏，或是論人論事的，都有他獨特的見解。譬如《荀卿論》，對荀卿的「人性惡」的觀點，直指其非，說他放言高論，逞一時之快，貽害無窮。李斯是他的學生，秦始皇焚書坑儒，李斯是參與其事之人，蘇軾認為就是受到荀卿錯誤思想的影響。這樣的論據，也頗有新意。又如《留侯論》《范增論》，對歷史人物的評判，有他自己一定的見解。

曾鞏與蘇軾同時，也是歐陽修門生。嘉祐二年登進士，早期與王安石很友善。後來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知遇，逐步高升，曾鞏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同，彼此才逐漸疏遠。從文學方面來說，他的文章，不過穩妥紮實而已，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和王安石、蘇軾比較，都有所不逮。不過，他圍繞在歐陽修左右，同樣是古文運動的支持者，所以也被列入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的文名，不在歐、蘇之下，蘇東坡對王安石的博學，也表示心折。王安石的詩名也很大，文章方面，遒勁有力，就像他的為人一樣，一部厚厚的《臨川文集》，可以看到這位新法的變政者，在詩文方面都有他剛健過人的地方。一篇冒蘇洵之名寫的《辨姦論》，這個姦者，就是針對王安石而發的。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是不近人情的姦慝。

其實，所有古文運動的擁護者，從韓、柳以至歐、蘇、曾、王，都是孔孟的信徒，也都是護道者。從這一點來說，他們相同之點甚多。王安石只不過因為政治見解和他們有所不同，就受到一些人的譏議，目為異端，目為不近人情的大奸慝，這有點過份了。撇開新政的成敗不談，王安石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不在他們之下。

羣樹飄雪

林楓偉

初夏來臨，淺水灣的紅影樹開花了。

南方的夏天裏，火一樣的紅影樹，玉一樣的大海，寶石似的蒼穹……

這就是夏天的全部了麼？

不！

還有夏天的飄雪。

這雪是從火化出來的，三月是火，五月成雪。

仲春時候，火升的更旺了，有如紅燭，有如火炬，也似紅艷艷的明燈。綠野燃起了野火，半天升起了紅光。

這時是火樹的季節，紅燭火炬不過是火樹的影子，如果說石榴花紅似火了，紅影樹的火不是更鮮妍嗎？紅影樹不是更稱得上火樹麼？

由仲春的野火，化爲仲夏天的飄雪，這是木棉的生長規律，也是事物的矛盾和變化的規律，熱的復冷、紅的變白，由花到果，木棉就是這樣的變，到了仲夏，紅花雪落了，代替它的不再是耀眼的火紅，而是不容易爲人察覺的棉絮。外皮綻裂了，露出白色的棉絮，風吹到那裏，棉絮飛到那裏。如果是一棵百年的老樹，堤岸，像一彎月兒，像美人的眸子。

雨，飄着，飄着。

我撐着淡黃的雨傘，微風掀動白點藍花的裙角，穿過堤上一排老樹，這些樹像美人雙眼上動人的睫毛。葉子上沾了雨水。

新葉

阮妮妮

春雨，葉芽吐出一片片新綠了，它長在灰黑色而蒼勁的樹幹上，潤濕了的枝幹和新葉，使色彩的層次鮮明起來，蒼勁的更深沉，嫩黃的更柔媚。

新葉在枝幹上幌動了，海面吹來的一陣輕風，已經把它吹得東顫西抖。

「它不會被吹掉的！」我安慰着自己說。

心裏却老在担心剛出現這點新綠，會毀在風雨之中。

新葉，你多麼像那初生的嬰兒，蘊藏最旺盛的生命力，但又不免時時令人操心。

它長在枝幹上，就像依偎在父親粗壯的肩膊，在庇護中渡過了陰晴，冷暖和風雨。像每個人喜愛嬰孩的感情，我對新葉是非常喜歡的。春天，使我感到樹木的生命在運行，充沛得向外迸發。我常常走到有樹叢的

泰國果香

張　茅

泰國，現在是果香的季節。

市上的果攤，榴連越來越多了，還沒有走到它的面前，它已經在遠遠的地方散發誘惑的果香。

榴連，熱帶的象徵，生長在熱帶的人是分外熟知的。榴連的濃郁，像熱帶人的感情。

在外來水果的攤檔上，與榴連同時擺放在一起的，是外貌和顏色都勝於榴連的杧果，這個時節也大量上市了。杧果色香味俱全，榴連的外貌是比杧果吃虧的，有些像粗獷的漢子，不以貌取勝。榴連味濃郁，杧果在熱帶水果中算是清香，比廣東的荔枝龍眼還是濃得多。

泰國的住宅幾乎家家有院子，院子裏種植了杧果樹，每年夏天，綠色的樹蔭掛着鮮黃的果實，在很遠的地方已經吸引途人的注意了。如果讓它長到成熟，院裏院外散發了杧果的清香。

香港的夏天，街頭巷尾到處是賣西瓜的果攤。有些西瓜也來自泰國。但泰國設在公路兩旁的西瓜棚，比香港的生果檔更有特色。

有一回沿快速公路往曼谷東北部的小鎮，路邊的西瓜棚伸延幾近兩里，相隔數百呎外便見一棚，西瓜堆起在木棚架上，然後，把幾個西瓜一開爲二，排列在一條向外橫斜的木柱間。賣西瓜的很多都是女子，撐開太陽傘，坐在一張高高的木櫈上。過路的司機或乘客口渴了，停車下來就吃一大塊。

泰國的水果，公路的西瓜棚，回想起來，還是令人留戀。

或者不是孤獨的一棵，而是一叢簇的木棉，飄蕩的棉絮就不是一絮一絮的游絲，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雪浪，這就使人產生了夏日飛雪的想像。但市區的五光十色，常常蓋過了所有自然界淡素的風情。好比這種羣樹飄雪景象，試問能有幾人經見！

地方，看嫩芽和新葉。這堤岸的老樹，比新樹長出的嫩葉動人許多。

過了綿連二十日的雨天，我又穿過堤上的樹下，嫩黃的葉子染上脂紅了，它再不是使人操心的嬰孩，像穿了紅裙子的少女，矯健起來了。

玻璃碩士

（西班牙）塞萬提斯 著
朱葆光 譯

為了解除他這個奇怪的幻想，有些人不顧他大嚷大叫和祈求，一下子衝到他跟前，把他抱住，這樣向他證明他絕對不會碰碎的。然而，結果是這個可憐人連嚷帶叫，一下子昏倒在地，過了四個小時才醒過來，又央告又祈求，千萬別再挨近他。他要求人們跟他說話的時候，離他遠遠的，想問什麼就問什麼，他能給予最有風趣的答覆。因為他是玻璃的，不是骨肉的，玻璃是一種精細，雅致的東西，他的靈魂比那笨重的世俗的肉體要靈敏有效得多。有些人想試一試他的話是否真實，就向他提出許多難題，他

一一對答如流，而且用詞十分尖銳巧妙。這件事驚動了大學裏大部分學者、醫學教授和哲學教授，因為他們覺得患有自己以為是玻璃造的這樣奇怪瘋病的人，怎能富有如此大智，居然會用確切的俏皮話解答一切問題呢？

托瑪斯請求人們弄點什麼東西包住他那一碰就碎的軀體，因為他担心衣服太緊會把他勒碎；於是人們給了他一件深灰色的衣服和一件很寬綽的大衣，他小心翼翼地穿上，又用一根棉繩繞起來。他絕對不穿鞋，也不穿襪子。他既然不許人挨近，他就叫人們給他東西吃的時候，把新收獲的水果放在個小草籃裏，拴在桿子一頭，遠遠地遞給他。肉、魚他都不吃。他渴了時候，就到泉水或河流跟前用兩手捧水喝。他在大街上走的時候，總是走在正中間，不斷瞧着兩邊房屋的瓦頂，生怕有塊瓦掉下來把他砸碎。夏天他在野外露宿，冬天他住進一家小客店，睡在稻草裏，渾身上下蓋着稻草，連脖子也蓋住了；他說對於玻璃人，這是最合適，最安全的床。打雷的時候他嚇得好像一片樹葉似的發抖，跑到野地裏，以待雷雨過去才敢回村。

他的朋友們把他關了很久，但是看起來他的病越重了，就答應他的要求，不再關他，讓他自由行動。他在城裏蹓躂着，引起了所有認識他的人們的驚訝和同情。這時，孩子們立刻圍攏來了，他用桿子攔住他們，請求他們離遠點兒說話，別把他碰碎：因為他是璃玻造的人，嬌脆的很。這羣孩子十分頑皮，不管他怎樣央求喊叫，開始向他扔破布爛紙，甚至扔石頭，試試他到底是不是玻璃造的；他拚命喊叫，以致過路人不由得斥責這羣孩子，威嚇他們不許再扔。有一天，孩子們把他攪擾急了，他轉過身來說：「你們要把我怎樣呀？你們這羣孩子像蚊蚋一樣纏擾不休，像臭蟲一樣髒，像跳蚤一樣胆大妄為。你們莫非把我當作羅馬的破磚爛瓦，管把磚頭瓦片向我扔嗎？」

為了聽他的責罵和回答，他後面總跟着許多人，還有許多小孩，都認為聽他講話比用石頭打他好得多。有一次他走過薩拉曼加的服裝店門前，服裝店的老板娘對他說：

「碩士先生，您的不幸，真叫我心裏難受呀；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又不會哭。」

他轉過臉，用拉丁文對她鄭重地說：「你這個耶路撒冷的女兒呀，哭你自己和你的兒女吧。」

老板聽出他話中的惡意，搶着說：

「玻璃碩士老兄（他稱自己為玻璃碩士），我看你不是瘋子，是個小滑頭。」

「什麼瘋子，滑頭，都一樣；反正我不是個傻瓜。」

有一回，他路過妓院和小店，看見門口站着許多住在裏邊的女人，他就說她們是魔鬼部隊的駄馬，是地獄客棧的住客。

有人問玻璃人兒，他的一個朋友因為老婆扔下他，和別人跑了，他很傷心，該怎樣勸勸、安慰安慰這個朋友呢？他回答：

「告訴他，他要感謝上帝允許把他家中的仇人領走了。」

「那麼該不該把她找回來呢？」那個人問。

「連想都別想」，玻璃人兒說。「倘若找到她，那就等於給他自己找到了一個真正的，永久的恥辱的證據。」

「既然如此」，那個人說，「我該怎樣才能和我老婆過個安靜日子呢？」

他回答：「她需要什麼，你就給她什麼，家裏的一切，都讓她支配，但是絕對不容忍他支配你。」

有個小孩子問他：

「玻璃碩士先生，我想從我父親家裏逃走，因為他常用鞭子抽我。」

他回答：

「孩子，我告訴你，父母鞭打兒女是兒女的光榮，創子手的鞭打是恥辱。」

有一次他站在教堂門口，看見一位很有名氣的信仰基督教的老農民，後面跟着一位名望不如前者的農民，碩士對這農民大聲說：

「喂，多明戈（星期日）先生，讓開點，把位子讓給星期六。」

關於小學教員，他說小學教師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整天跟天使們打交道，但若小天使們調皮搗蛋，小學教師就是最不幸的了。又有人問他對皮條匠如何看法，他說皮條匠不在遠處，就在你鄰人中間。

關於他的瘋狂，他的答話和他的言談，傳遍了加斯提亞，連首都的一個顯赫的大官也聽到了，這個大官想派人找他，因為他有個友好的騎士住在薩拉曼加，所以把這件事托付給這位騎士。有一天騎士遇見了他，對他說：

「喂，玻璃碩士先生，你知道宮庭裏有位大人物想見你，正派人找你呢。」

他答道：「勞您駕，請轉達這位老爺多多饒恕，替我謝絕吧。我這個人不適合宮庭生活。我胆小，又不會阿諛逢承。」

但是這位騎士仍舊把他送到首都瓦利亞多里德。他想

了一個稀奇古怪的辦法，把碩士裝起來——把他裝進稻草編的筐子裏，就像運玻璃一樣，為了保持重量平衡，筐子的一半空隙塞緊了石頭，稻草中間塞了些玻璃，讓他知道跟運送玻璃容器一樣小心謹慎。

到瓦利亞多里德時，已經入夜了。人們把筐子抬進派人找他的那個老爺的宅院，然後把他從筐子裏拔出來。那個老爺對他親切接待，說：

「玻璃碩士先生，熱誠歡迎，你一路怎樣？身體好嗎？」

他答道：「哪條路都有個良好的終點，除了走向絞架的路。我的健康是中等的，不好也不壞，因為我的脈搏和我的腦子是情投意合的。」

第二天他看見栖木上站着許多鷹隼和其它獵鳥，他就說：「玩鷹只是適合公子老爺的娛樂，但是他們該想想這種娛樂的支出和收入是兩千比一。」他又說：「獵兔是很有趣的，尤其是在租用獵犬的時候，越發有趣。」

這位老爺很喜歡他的瘋說瘋道。老爺許可他在城裏到處蹓躂，還派了一個人保護他，防止孩子們對他傷害。過了六天，整個首都，整個宮庭都認得他了。每條街，每個角落都不斷有人向他提問題，他有問必答。在這些問題中，有個大學生問他是不是詩人，因為那個大學生覺得他什麼都精通。他答道：

「直到如今，我還沒有像詩人那麼傻，也沒有像詩人那麼幸福。」

大學生說：「我不明白，那種傻和幸福是指什麼說的。」玻璃人兒回答：「就是說我還沒有傻到當一個壞詩人，也沒有好到配當一個好詩人。」

另一個大學生問他：「你對於詩人怎樣評價呢？」他回答說，「對於詩，我評價很高，對於詩人，我就評了毫無價值」。兩個大學生反問他這是為什麼呢，他回答說，「詩人無數，優者寥寥，這無數的詩人幾乎是不配重視的，所以我尊重的詩人幾乎是沒有的；但是我讚美，敬仰詩，因為詩包括一切藝術；因為詩利用一切，用一切裝飾自己，用一切美化自己，詩使驚人的傑作出現，從而使世界充滿美德，快樂和奇迹」。

他還說：「我很清楚，好的詩人是該尊重的，我想起奧維德的幾行詩句，其中寫道：

（拉丁文）『我也絕沒有忘記詩人的高貴品質，柏拉圖稱詩人為神的意志的解說者，

而奧維德更進一步發揮道：

（拉丁文）『神就在我們中間，神用火焰激勵我們。除此以外，他又添了一句：

（拉丁文）『於是人們稱我們為神聖的歌手和詩人，神無微不至地愛護我們』。

這都是指好詩人說的，對於壞詩人，——碎嘴子，該怎麼說呢，那就必須說他們是世界上地道的，愚昧無知，狂妄自大的人」。

他接着說：「你應該見識一下這種羽毛未豐的詩人，就在他給圍着他的聽衆朗誦他的十四行詩，聽衆給他喝采之後，他說：「恭請諸位聽聽我的小小十四行詩，這是我昨夜的即興之作，我覺得縱然無大價值，也多少有其精致之處。」於是他就撇起嘴，皺起眉來，把手伸進衣袋裏翻找了好久，終於從無數的汚穢破爛紙條子裏找出了又是無數的十四行詩。又從這無數的十四行詩裏挑出他想朗誦的。最後他用極端嘶啞的聲調朗誦，倘若聽衆出於機靈或愚鈍而不給他喝采，他就說：「諸位沒有了解我這首十四行詩，也許是我朗誦的不好，最好是我再朗誦一遍，請諸位洗耳靜聽，因為我的十四行詩，真正值得諸位洗耳靜聽啊。」於是他又跟前一次似的，佐以新的手勢和新的抑揚頓挫，朗誦起來。你看他們怎樣互相攻擊吧，你瞧瞧狗崽子和小狗兒怎樣向古代的嚴肅的猛犬亂吠吧，牠們怎樣背地裏漫罵那些著名的，傑出人物，這些人物用詩作射出純真的光輝，這些人物把詩作視為他們嚴肅沉重勞動中的慰藉和歡樂，他們的詩作表現出他們才智的美妙和思想的崇高，縱然那些愚昧無知的笨伯予以抨擊和憎恨，也無濟於事，這些笨伯想把愚昧高抬身價，置於華蓋之下，把無知安在光榮的寶座上。

有一次，人們問他，詩人為什麼大部分都窮呢，他回答說就是因為他們自己樂意窮。其實他若想富，隨時都能富。可是他把財富都給了詩中的美人，於是美人成了最富的：你瞧，美人的頭髮是黃金的，前額是亮銀的，眼睛是綠翡翠的，牙是象牙的，嘴唇是珊瑚的，脖子是透明晶體的，她們哭的時候，眼淚就是滾滾而下的珍珠；若非地太硬，寸草不生，否則她們的脚踩到哪兒，哪兒就會隨時長出茉莉花和玫瑰花來；她們的呼吸散發出最純的琥珀，麝香，麝香牛的氣味。這些都是詩人的巨大財富的標誌和證明，關於壞的詩人，玻璃人兒說了些諸如此類的話；關於好的詩人，他經常讚揚，而且稱之為至高無上。

（二）

朝氣（彩墨）　　黃孝達作

3 1761 119270353

海洋文藝

第六卷　第五期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利源書報社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俊大厦壹樓A座
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一・——
港幣二元 H.K. $ 2.00

119
no.5
79:May)
NADA_HK